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野棠軒文集

與良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文詩詞史亭識小錄  
撫言獻酬集游戲集

野棠軒全集

吳興吳永書



本	北	奭	歲	荒	屠
斟	宋	氏	吉	落	維
印	槩	仿	林	之	大

wt30/04

全集之一

野棠軒文集

吳興吳永書端



本	北	奭	歲	荒	屠
斟	宋	氏	吉	落	維
印	槩	仿	林	之	大

序



聞之詩人窮而後立窮則無

事也無事而為詩為之多

則工矣於文何獨不然

召南先生吉林舊族少年

為吏宦游三十年手治官  
書不假記室其在徐淮有大  
議論大是非多削稿侃  
而爭不為威屈歲一匡  
悞志  
付劫灰獨爭葦蕩營一事

一爭於省會再爭於部議  
累教千言卒得不廢准之  
人至今謳思焉辛亥退居聘  
入史館時有建議或申或絀  
退而筆之於書以待論定於



性古之事發其獨得言人之  
所難言館中唱和詩詞君在  
僥與之列詩多酬酢之作有  
時微露其卓犖詞則原本  
家學矜慎下筆竅心折於片

玉玉田六間流入辛蘓余嘗  
笑君受命在豐與畱之間  
涉世在通与塞之際生世不  
幸負之無可言者獨其文字  
之興至老猶豪君曰吾豪也

歟哉吾有事假文以昭其義  
吾無事用文以行其鬱是  
以月計之而積稿又逾尺也  
同人  
德惠付梓  
既成君問曰  
吾  
文猶有不足者乎  
余曰  
有之

古之文疏君之文密古之文  
簡君之文繁古之文含蓄以  
索解君之文深刻而無餘古  
之文浮泛以微中君之文刻  
畫以求似君進矣不欲多上

人而返求諸不足其猶行古  
之道歟吳興吳永并書



野棠軒文集總目

卷一

春秋卽史論

修史有筆無削辨

讀孟子

讀孟子二

諸葛瞻傳書後

王白田集書後

卷二

伯羲先生傳

易實甫傳

誥封資政大夫江西贛南道趙公墓誌銘

海寧王忠愍公墓表

王其昌傳

朱鑑堂義墓記

銅官感舊圖記

後記

不學無術釋義

卷三

趙氏四代殿試策記

清史館館長前東三省總督盛京將軍趙公年八十四歲行

狀

遂園記

送日人川島風外歸國序

肅親王遺摺代

兵志馬政序

卷四

馮子哲先生全集序

邵太史五十壽序

吳漁川六十壽序

夏閏庵太史七十壽序

莊得之六十壽序 第二稿

致沈期仲函



與夏閨庵論詞書

答夏閨庵書

再覆夏閨庵書

氏婁說

卷五

冒節母傳

馮母俞太夫大誅辭

代沈期仲擬亡室陳夫人墓誌

代駱女士祭林畏廬文

答或問

跋詞辯

丙申謁淮陰侯祠詩跋

記莫愁湖樓題聯

記先泐縣公詩聯

七十日志而傳說示序兒

書侮

目責髯翁文

鈕節母傳



野棠軒文集卷一

吉林爽 良

春秋卽史論

春秋經也卽史也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春秋者魯史之本名也非孔子名之也蓋是時國各有史或曰史或曰乘或曰檮杌或曰春秋惟魯之春秋聖人修之而益著其別爲經者後人尊之也猶是史也是以後之修史者莫不奉爲憲章遞相祖述劉歆敘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莫不附於春秋惟荀勗分四部史入丙部阮孝逸七錄經與史始分之耳非區春秋與史而二之也是以唐藝文志蕭穎士之言曰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法乃依春秋義類爲史傳百卷至宋人討論史策益復發明經旨模以典型歐

陽氏因之以修五代史是以春秋者史之祖也唯詩亦然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上溯於風詩下通於詩人之詩昌黎云詩經聖人乎議論安敢到溯其源也楊升庵箴切杜陵詩傷而辭直也歷舉三百篇以規之謂詩經也與詩人之詩二也可乎唯禮亦然辨等威明上下一心志禮之教也議禮如聚訟莫不本於三禮歷代朝章國典罔不根於禮罔不攷索於禮其間有不同者猶必存其微意蓋禮也者人道之所從出也而曰禮經也後代之禮不可引也可乎唯春秋亦然春秋明世道正人心大法大戒嚴乎褒貶寓乎筆削其於綱常名教禮節賞罰之間尤慎之益慎後之爲史者罔敢不遵其不遵者由於二之也昔人云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諸史作而亂臣賊子喜蓋義理之不精而筆削之不當也其於春秋之

旨失之遠矣離而二之曷其可哉

修史有筆無削辨

春秋大法筆則筆削則削館中博議史例或曰修史不與春秋同當有筆而無削余初怖其言退而思之史不能無削也史記於夏不載羿浞之事於周不載商容之事於管晏傳不載霸君顯君之事於賈誼傳不悉載痛哭流涕之疏於越世家不盡採越絕書於昆崙不取禹本紀其言曰荒遠難稽縉紳難言之擇其言尤雅者則其所刊落者多矣此太史公之削也漢書不載宣帝君卿悖進之詔不錄王嬙嫁呼韓之事此班氏之削也范書多採風俗通義而於東觀記遺落甚多陳志不及裴松之之註昔人以爲皆所棄而不取也此則三史之削也晉書至爲繁蕪一篇之中褒貶互見

一人之傳廉汙迭陳由於迫急刊行而無勘正此正無削之失也  
通鑑錄取唐一代之事最多而新舊書往往不載則劉氏宋氏之  
削也歐陽氏五代史名以春秋爲法而乃韓通無傳淮南張大將  
五百人死戰遠抗田橫近儕張許而竟失書是則歐史不應削而  
削者而不可謂非削也凡削之大者削其人削其事削之小者削  
其瑣細削其辭句一皆削也他不具論卽以館中所修之史言之  
或削其人或削其事或刪其事或易其辭高郵王氏三世清官不  
登一名周嬰唐甄狂中之文不登一簡豈非削哉一客問曰然則  
有筆乎筆亦不許也史貴三長識居其一有識然後有筆筆也者  
申大義正往失誅奸邪昭法戒不可無也而主者諱之甚至如前  
史宋志唐志微文見義亦不許也盜臣攘竊之謀匿而不舉輔臣

典禮之慢忽而不揚咸豐樞臣疆臣相爲朋比之迹誤國覆軍之實已著之矣夫已氏取而刪之蓋筆亦不許也筆不知筆削不知削是鈔史耳非修史也不智之言易爲鈔胥所悅余故考其崖略以譬之焉

讀孟子

孟子之爲書也以闢楊墨爲功唐韓子尊之皮日休述之迨宋尊者大盛至削荀楊以奉鄒嶧而國朝袁枚之言曰孟何能拒墨墨自若也豈惟墨哉唯楊亦然蓋墨氏崇儉自禹而來近乎佛者也而非佛也楊氏爲我自黃帝而來近乎老莊者也得老莊之微矣自其粗者言之爲我之說行則無昏夜叩人之門戶者矣兼愛之說行則無殺越人於國門之外者矣孟氏不云乎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蓋獨善者爲我也兼善者兼愛也義實相通天下大勢生民日眾窮者恆多達者恆少甘乎其窮從容乎爲我庶幾無心於求達矣彼簡練揣摩出其捭闔縱橫之學以金玉錦繡以干世主而取卿相至於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皆求達者也一旦車裂羣刺求其爲我而不可得若夫墨氏以明鬼薄葬崇儉之說以詔其人無藉乎達而求其兼善其志亦大矣故依其說者至眾夫此氏者何畔乎聖人之道而干明王之誅哉而孟氏顧謹謹然關之以爲功也蓋聖人之道含宏光大天無不覆地無不幬門弟子至三千人聖人沒微言絕大義乖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其上焉者敦詩書說禮樂純乎爲學其下焉者至於堅白異同莫不本乎尼山之教是故聞乎汎愛眾者則曰兼愛聞乎行已有恥者則曰爲

我昔人曰儒有八道之不同也孟子以道性善以稱堯舜以說齊魏亦各行其志也不相謀也毋相尤也又何拒焉明乎周秦之間之載籍者必不河漢斯言

讀孟子二

孔子一車兩馬轍環天下孟子者學孔子者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說齊說魏顧其時不同也春秋之世猶秉周禮王道未絕其下有匪風下泉之思其上有西方美人之望子故曰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而猶不行孟子之時則戰國矣列強並爭兵連禍結武力相勝權詐相乘王道之說見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而猶說於魯滕退而著書七篇宋儒以爲自著之書是已顧讀之不能無疑焉魯自頃公以來弱如小侯昇於三桓之家雖棄臧倉而相

樂正亦何足喜滕截長補短五十里孟子猶以爲善國滕則自知小國也故齊人築薛則恐告以避狄往事古公有岐下之可至也滕文將何之乎尊孟者以爲淮徐千里滕可闢草萊而立國真昧昧也夫差東至於徐故魯有百牢之奉楚摧越滅徐已踞全壤滕之君臣受一塵而爲氓斯可耳若以之成都成聚殆不可也君子之言如響不可罔以非道善國之言其易言乎茲不能無疑焉孟子之言曰善戰者服上刑爭城爭地罪不容於死是以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以行王道使民親其親長其長考之於時則方枘而圓鑿矣夫儒生之學與游士異而旣爲遊士之爲自必言遊士之言遊士之言何言也易言之也危言之也牽合言之也歛動言之也使民執挺以撻秦楚易言之也苟爲不義不奪不饜危言之也好

色好貨之可以王靈沼之可爲明堂之勿毀牽合言之也耕者皆欲耕於野商賈皆欲藏於市歆動言之也且夫兵危事也仲尼之所未學而孟氏易視之謂民親其上斯死其長矣可以制堅甲利兵矣是以不教民戰也吾聞秦圖大行絕韓之上黨上黨之民不甘事秦而歸於趙韓之民非疾視其長上也直不善戰耳使孟子用於齊魏以與白起廉頗之徒遇勝負果何如也茲不能無疑焉孟子之言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何其盛歟然吾嘗讀周秦間書以求楊墨之言不可得也蘭陵漆園大儒也勿論鄒衍騶奭淳于髡之屬不聞爲是言也縱橫家蘇秦范雎蔡澤之流自不爲是言遊客多矣其上者如魯連樂毅其下焉者公孫衍張儀皆不爲楊墨之言也孟子之弟子陳代萬章公

孫丑公都子頗不滿其師說而要丕爲楊墨之言也楊墨之言安歸乎凡人之以言語欺世者不得雄傑閎辯之士無以揚其波而助其燄若僅付之傭保廝養之儻直等諸夏蝸秋蟲可耳庸足拒乎且夫事之可以言拒者皆其易拒者也何以功不在禹下而又許以聖人之徒也茲不能無疑焉讀其書論其世孟氏之教也吾是以論其世而求釋吾疑焉

諸葛瞻傳書後

蜀志諸葛瞻附父傳鄧艾入陰平遣使以瑯琊王誘降瞻怒斬其使督師臨陣及子尙死之宋人張栻論之曰瞻任兼將相不能去黃皓之奸又不能奉身而退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朱子爲之說曰欽夫以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責之於瞻不薄矣

愚謂讀書論世當考其是非究其成敗不必參以厚薄必也綜其時之安危事之利鈍身世之疏戚詳考而論定之始可以借鑑而垂法此論古者之通義也古人往矣奚煩爲之決讞注考而况參以厚薄之私哉異哉栻之論瞻也爲去奸耶黃皓之奸陳志不詳未知視宋黃潛善秦檜何如度亦不過會觀龍大淵之流耳此數奸者栻之父子皆儼然與之同列去之否耶退耶更荐之耶栻等宜自知之而乃舉以責瞻瞻之於蜀匪可奉身而退者也一言以爲不智無當也抑責其兵敗耶瞻倉皇受命在敵兵深入之時無大將爲之佐雖有智者莫與謀矣於是拒敵斬使慷慨併命報國甚烈是謂世臣栻不哀其死事之烈而反咎其立朝之不退意者立朝而退者可以掩覆軍殺將之罪也富平符離之事亦有動於

中乎宋人立論輕於以死責人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比其人之能

死又差薄之靳而不予

荆軻書盜岳飛只是粗

夫殉國之與生降

至不類也生降之與賣國又遞劣也比而同之果春秋之義乎哉  
莫便於仕宋之官初爲外吏頗知盡職一經論薦百方矯拂被召  
可以不出受職可以不赴官又有爲之大書曰某人歷官數十年  
在朝不過數十日以斯爲美其於鞠躬盡瘁之義固已遠矣其人  
又甚憚死講心學則不死託著蔡則不死盱衡往古忽有人焉斷  
脰穴胸一往不顧臭味殊少差也則訾議之而已矣拭之情亦猶  
是也吾又怪夫諸葛自有佳傳何取乎拭代之妄作冗贅連牘有  
益友者當規其失不必從而爲之辭薄與不薄豈尙論之義哉

王白田集書後

王白田編修修定朱子年譜凡語錄中自相違反者皆刊削之名  
之曰定示有功也然有不及削者三一議祧廟北宋太廟正祀僖  
祖嗣位者太宗子孫也以示宋之天下非太祖所得專也及南渡  
孝宗嗣服則太祖子孫也於是議祧廟祧僖祖而正祀太祖朱子  
獨持異議議不遷議絀退語其人曰爭此坐虛向空之位何爲者  
宗廟議禮大典不應參以堪輿家言如使僖祖不遷不猶是坐虛  
向空乎而又以何爭乎此一也朱子爲浙東漕司劾嚴州守唐仲  
友其疏云仲友動庫錢刻所著書臣向受其一部今附疏繳進夫  
朋友則受之僚屬則却之不大愛憎乎疏上而朝廷淡置之則親  
按嚴州訊其營妓嚴蕊蕊不承刑之蕊泣曰儂雖賤民不敢誣賢  
郡將也乃罷夫大吏彈劾人爲其不肖也其人果不肖歟吾劾之



天下知之足矣何必求事以實之然則無其事卽其言非歟宋之  
轉運提刑均視後世疆吏灌位爲輕而猶如此無責乎後世疆吏  
以愛憎爲黜陟也此又一也朱子爲張浚表墓事至四萬餘言欽  
夫猶以爲歉迨欽夫歿朱子語人曰近看國史魏公事多不實昔  
爲南軒所誤此非長者之言也凡爲人子者狀其親之行莫不增  
美釋回以多爲貴要在秉筆者有以裁之卽如所書刺客一事此  
乃襲取韓魏公之事韓事本在疑信之間元昊不畏韓也金人尤  
不畏張富平敗矣符離又敗使如公等落落數十輩以蒞戎行金  
所樂也何畏而刺之且此非美談也重閉之不戒干擻之不謹環  
衛之不親皆於是乎見之漢文帝謂灞上之軍兒戲其將可得而  
虜也豈美談乎似此轉相附會而猶不審則不審者多矣惟旣落

筆於前卽當分咎於後奈何喋喋焉談諸死友哉此又一也配哲  
大賢匪敢輕議唯不安於心者不能無言願讀白田之書者有以  
詔我也



野棠軒文集卷二

伯羲先生傳

公諱盛昱字伯羲號韻蒔肅恭親王永錫之曾孫協辦大學士戶部工部尙書文愨公敬徵之孫工部侍郎恆恩公之子舉庚午鄉試第一覆試詩題雲無心以出岫有句云在山原比石及物便成霖侍郎袁文誠公得之曰大器也特置一等第一丁丑成進士自公出試自錄科至會試覆試無不第一者殿試仍第一越日檢出誤字寘二甲改庶吉士庚辰散館授編修遷侍講朝鮮不靖李文忠遣吳提督往按以大院君李應昱返拘之保定大院君者國王之本生父也公上疏言朝廷舉措當重倫常勿以權宜而乖大義應昱得歸國歲甲申醇賢親王入領樞垣公疏引祖訓爭之與錫

庶子趙御史疏同日上朝端屬目焉彭剛直勦浙賊金滿以撫訖事公疏言不可以朝廷優禮勛舊之盛德而啓戎臣驕抗之見端法事起孝欽召見問曰吾欲使左宗棠赴閩何如公頓首曰是皆以其名也其實則槁矣曰新人何如對曰新人未歷軍事臣不敢言遷祭酒考課南學諸生儼然大師之於弟子文字取其平實說理者嘗手其文曰此文如顏氏家訓此文似韓詩外傳諸生爭自濯磨南學大爲世重戊子典試山東直省秋試巡撫觀風所取第一人類高材生每得中式至是同考官以故事白公曰何由而知其爲第一人曰進卷時自知之公瞿然曰是關節也關節吾不敢闡中得之吾卽不易是科第一人竟不售闡中閱卷務求詳審間有削改又博搜落卷神爲之傲歸京微病己丑再疏解官始公初

上疏也未授講官例呈掌院代奏竇文靖曰生不畏得罪人乎公曰不畏也政府因是憎其嗜名其所上十數疏除阻醇王一疏外或用或不用率以中旨行之雖以劾彭之疏持義正而慮患深皆不發鈔人間遂無傳者甚矣其伎也公亦不自收拾其後中表楊太史爲刊鬱華閣集皆甲午以後作以前之菁華鮮矣而奏議不傳尤爲憾事公生長華腴而喜與文人遊所交王可莊續莊周蕙生黃仲弼皆與厚善討論文字顧余兄弟尤厚家有園亭高高下下儼具邱壑喜蒔花庭前牡丹四畦朱欄繞之助其名貴宜晴閣後奇石四五朶雜以名花饒有野趣自去官後交遊日稀公賦詩云顧曲無人王粲死舊歡渺渺隔山河蓋傷之也甲午日事起余草邊事數則就質於公公曰亟焚之此國與國戰當視乎其君奈

之何僥言余嘗不快中興將相之所爲公不謂然旣得方略讀之曰是誠明昧參半丁酉入京公迎謂之曰今日之事於君云何余曰殆難著手公曰買山而隱乎已而曰不可爲也相與唏噓已亥余出京公病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徂逝余於次年始聞訃未幾余左遷先是爲祭酒也同官有構余蜚語於潘學士者潘舉以問公公曰吾至友也潘曰公至友耶卽折棄其函不顧逮公之歿而余遂被劾信乎不可一日不依倚公也辛丑入京候謁兀魯夫人登其堂悵望久之公生於道光庚戌二月二十九日二子早夭二女適人而歿後八年夫人亦歿晚得一子名善寶

論曰陸申甫與祭酒與余皆骨肉生死之交也向在蘇州與申甫話及祭酒余惜其才不見用壽不永年申甫曰第誤矣使其多延

一年目睹義和拳匪之亂大臣主之深宮惑之殃民而辱國其必忠憤填膺死矣大命用傾天心難挽即使見用不過爲劉向之唏噓耶律大實之奔走而已矣又何若早逝乎申甫後開府山右與其子太史同殉國難蓋已露於言論間焉

### 易實甫傳

實甫易君諱順鼎湖南龍陽人父佩紳字笏山壬子優貢生歷官山西四川布政使移江蘇未任乞歸始從軍以知兵名特詔防守陝南時官知縣陝吏輕之奏罷其軍會賊至軍不戰失其長子卽君也賊置君軍中北竄山東爲僧軍所敗軍人得君錦衣花帽以爲賊王子也獻於僧邸抱置膝上而問之言若不達君請紙筆自書某人某省某縣父某人問其年五歲矣邸大驚以爲神童屬其



邑令湘人李君善視之必以歸其家李君馳告方伯遣人取歸歸之日空城往觀神童之名滿天下未冠舉乙亥鄉試累試禮部不第試官河南檄辦沁工工竣乞假上臺留之不得笑曰詩人固不耐官也君聞之曰吾以一官博詩名足矣歸省笏山公于廬山遍游佳山水得詩盈寸侍養事畢會有荐於朝者授廣西右江道總督岑春煊公之夙交而卑視之至是君以公事電爭岑竟劾罷君君入京都察院白其枉授廣東惠潮嘉道改肇陽道國事變棄官避滬上久之入都當道廢以一職公依違視之日以看花賦詩爲事詩境愈奇詞藻益麗大抵看山賞花懷人賦物各闢一境必工必切必典必雅間涉俳易一歸工整篇文千數百言立就清絕滔滔意盡而止余與君遊十年月恆數見君甚篤誠意之所之卽行

無迴顧而口訥訥然人或狂實甫余曰非狂也癡也君亦曰我誠癡也辛酉得微疾或以爲風余往視之於椅中徜徉不似有疾者問何苦君曰非病也才盡耳無才不如死余聞之瞿然九月竟歿病中檢出舊稿叢殘手爲編次卽付聚珍印局字有訛脫必爲訂改覘於神明果非風也

論曰梅伶名未盛時君賦萬古愁詩張之名遂鵲起梅深感之病中饋珍葯旣歿致重賻哭奠極哀以是爲君之晚遇可矣

誥封資政大夫江西贛南道趙公墓誌銘

丙辰七月七日燕孫趙公以微疾歿於瀋陽寓館越日電至垂涕曰善人亡矣余之舊交亦零落且盡卜葬有期公子等以貞石之文來請誼不敢辭按狀公趙氏諱臣翼字燕孫繫出宋裔自常州

遷鎮江隸丹徒世業莢鹽淮北改章易商而儒會祖祖潛德弗耀  
父某績學能文江南停科徒步入京試復被擯鬱鬱卒命二子世  
守儒業長子臣弼蓋平知縣公其仲也岐嶷肫篤幼而好學深爲  
舅氏蔡觀察逢年太守嵩年昆仲所器弱冠舉乙亥京兆試授中  
書癸未成進士丙戌殿試歸本班蓋平君攝金州廳迎母就養仰  
體太夫人意盡室以行同人曰將補官矣公勿顧蓋平君移攝奉  
化再移蓋平促公入京應官每束裝太夫人輒泣不食公由是一  
意奉母暇則助兄理官書蓋平君循聲鶴起而清廉自矢虧負日  
重辛卯歿於官負帑萬六千同人曰故宮雖劾治無害也公不忍  
奔走南北號呼乞貸卒完官課莫不欽其孝義旋奉太夫人憂將  
軍裕公祿招之入幕服闋改知縣留奉省攝錦縣未三月以程德

榮案調省公固主平反者欽使來按卒如原讞攝甯遠補鐵嶺在甯五年值庚子俄人之役在鐵三年值乙巳日人之役公一以誠坦相與隨方周應內以安撫士庶外以杜戢侵逼竟獲靜甯蓋忠信篤敬之效如此或謂公爾時倣擾何不少避公曰命官也我雖欲走其如人民何嗚呼公所持貞毅爲難及也抑亦天性之厚爲其茲也是時公積資勞已至道府丙午卸縣事將軍趙公先以循吏薦舉復奏以道員留省補用筦礦務局官制改佐度支司理財政己酉將軍錫公良疏薦簡授東邊道移駐沙河日人交涉日繁賴惇德風昭絕少違忤有奸民依恃彼族罔利竟剷除之辛亥調贛南道會國變不行張將軍督直招之遊津移奉以財政相委受事逾年遂巡謝罷強之筦本谿礦務亦涉及日人者也未幾謝去

優遊邱舍蒔花賦詩蕭然儒素以丙辰年七月七日病終潘寓遺命隨葬公子鵬第等卜葬鐵嶺縣之帽峯山禮也公自入官以來節衣縮食力求完蓋平之逋積十餘年而始畢之復以餘力爲猶子謀饋粥卽蓋平君子也三世俱以公貴贈如公官娶陳氏封夫人三子鵬第奉天知事頤第駿第女三均適士族余獲交公三十年見其和而有守不競而好施禊躬澤物立政以柔去後常見思易世後每寓離秀之感足徵本源之厚而其篤天顯以盡孝思尤犖犖大者足以風世於法宜銘銘曰

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曰循吏觥觥趙公肫肫其仁沈敏勵學澹靜凝神龍門射策鳳池徐步奉母東遊言不及祿旣易粗官報以高騫盤錯相逼溫克而堅民之遇之百戶安堵遺愛謳

吟召父杜母襄平峨峨公之桐鄉視此高阡億萬允臧

海甯王忠愍公墓表

嗚呼風塵傾洞之季猶有人焉捐妻子殘生命孤行其志一瞑而不顧如吾海甯王公者悲夫其可敬也公以諸生上書天子言宜崇德講學講東西之學當去其偏重會歸有極天子嘉焉召直南書房備顧問甲子之變避地津門茅茨充數幸舍無多公退處清華時時縈念黻座兵爭益急燧燧時聞公心憂之自維受特達之知可晏然而已乎造陳太傅而請之曰乘輿長此水濱將虞不復有仍難得宜就有巢吾爲此懼盍早爲計乎陳曰吾將入言之久之無耗再就問之陳曰力未能也公憤甚奔告於柯學士柯唯咎公詣陳而無他語公益憤自念諸公索索無真氣猶吾大夫顧自

念隻影空拳殊無能爲役歎曰吾行吾志而已會友人金宮尹來訪公忽問曰頤和園尙屬之朝廷乎曰有之公歎曰此國家一片乾淨土也五月三日沐浴至頤和園沉於昆明湖衣帶中有絕命詞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天子聞之悼焉賜金祭葬賜諡忠愨公諱國維字靜安號觀堂海甯人先世在宋靖康中有副都總管禦金而死於洛水名稟諡忠壯者公其裔也世守儒業公幼通敏嗜書治詩古文辭有聲補州學生兩渡東洋研其學術與上虞羅氏善羅藏金石古文公爲抉疑明微古學益顯羅與金與公同直內廷同惓惓者投分特深金過公之日頻言及於家累金後始悟遷其孥內城完諾責焉著書十餘種已刊者觀堂集林蒙古史料餘刊於羅氏及清華學校別有目公生於丁丑

殉於丁卯得年五十一厝葬清華之旁金公屬余表其墓余維古  
之仁人志士當閔默之世求無負於君父常以一死明其志弘演  
之納肝屈原之沉沙萇宏之藏血不計成敗不顧非議不甘澳認  
以求全者也乾坤正氣無時或息亦唯人至大至剛之氣參育撐  
柱其間始可祛邪沴而復光化公之死也與三閭同其悄悄乎楚  
懷入秦之辱猶之乎前人也當夫西狩之歲歲終詔求變法識者  
憂之謂變法則舊制隳新進財力耗民心渙也顧無有言之者  
嚮使公立於朝必能剴切疏諫出九死而不顧以迴深宮之聽警  
國人之夢庶幾國祚少延惜乎公之識高而遇晚也撫今思昔垂  
涕泣而道之用以表公之墓

王其昌傳



王其昌順天通州廩生成豐三年特旨許廩監考試教習其昌考取景山官學教習期滿以知縣用咸豐六年援例分發河南捕蝗衛輝晝夜在野五月而蝗盡守令上其績歷署涪川延津題補鄜城十年移署閩鄉界鄰陝西地多插花賦以不完其昌按畝履徵連歲完賦軍用方急大吏嘉之奏獎同知升銜同治元年陝賊陳得才藍成春自潼關逸出四月破盧氏糾虜數萬其昌聞警募民團籌城防或謂家眷曷避諸其昌不可屬第奉母還里留妻子衙中示無去志民感其義踴躍圍集五月賊窺閩鄉其昌乘隙巡守請援靈寶靈寶圍遇賊敗告急陝州知州王詒兵不時至賊附城城濱河庫薄賊超距登城其昌手刃凡十輩翼日賊大至合圍東門陷其昌率丁役巷戰殺數賊死之賊恨甚燔其尸紳民從死者

二百有九人典史程世濟同死事聞賜卹勅建專祠二年閩鄉人建祠祀其昌及世濟紳團及家人蕭慶楊印皆祔焉子兆崧爲幕友掖出與母妹俱得全襲雲騎尉

朱鑑堂義墓記

吳縣鑑堂朱先生以商業起家發大願力建學堂收族葬旣購葬地於莫釐山王舍村學字圩方七畝而羸縵以垣牆植以宰樹手訂條章具備不幸中道殂逝令子鈺秉其遺訓益拓地而建宗祠先人睦族之誼於以大顯書來請予爲碑以俟嗚呼世風之不古也吾於茲事重有感焉自宗族之法廢周卹不聞於里閭日用飲食之細猶且淡泊相遭遑計及於身後朱君本其仁撫諸季之心推而益遠用意抑何厚也牛鳴雉鬪靴山笏山騰於史策述於學

人之口中於求福之心富者以延師相地爲能貧者以力不足爲解於是淹葬之習涸而日久暴露之害生朱君有憂之獨能捐除世俗之見遠循中古之制使不足者無所藉口而有餘者亦絕其倖心此其見理之明慮事之密爲可法也古人有言葬於不食之地意亦良厚顧地安有不食者惟儉用之斯可耳所訂規則於是尤兢兢焉嗣君喻其指所購之地幾倍於舊用以昭明先德繩繼勿替斯其善承堂構者歟余與朱君交十餘年甲寅丁巳兩來京師昕夕過從循其鬢而歎早衰因言所以籌置家事者甚備學堂之設重經師崇古學驟難得人規撫粗備蓋其慎也惟族墓事克以有成余亟稱其仁施之正且朱君非生而富厚也童卯服賈艱苦營殖於貿遷則自闢畦徑於遠商則將以篤敬數十年聲譽騰

播營業大振築宮室儲車船上奉二母旁撫諸弟下課幼子勤施於族鄙而於自奉尤儉舉凡游冶服食皆無所措意刻苦織齋行乎其素惟其儉於身斯能仁於人歟宜乎有令子爲之報也旣爲之記並錄規例碑陰以諭來者

### 銅官感舊圖記

咸豐四年赭冠由金陵分股上犯湖南迫長沙陷湘潭踞靖港湘鄉曾文正公奉詔治軍居於省垣亟遣塔忠武公以游擊督陸師楊恪勇公以把總彭剛直公以試令督水師合擊湘潭之賊而靖港紳耆告急至省省吏以請公公私計銳兵已悉出新集兵勇千餘不任戰而無辭謝省吏則曰往耳時幕客餘三人陳君士杰李君元度章君壽麟言於公曰銳師已悉出新集之兵不任戰戰必

敗公曰是言出自官吏則可出於吾則不可吾治兵者也何厚於  
湘潭而薄於靖港哉吾往矣客請從止之夜分草疏告闕草家書  
謝父以付李君李喈曰公死矣陳亦呼曰公死矣爲之奈何章君  
年少好奇潛隨公行至港與賊戰兵勇俱潰公踊身赴水從者不  
敢前章君自後艙突出從砂石中扶公起掖入漁舟公張目曰爾  
何來曰來報捷也湘潭兵勝矣聞之兵法兵有所不救公寤不知  
之而乃冒死出戰者蓋將以一死謝靖人而塞當事也取義蓋隘  
故左文襄出視直言卽死於義無取是則章君之爲非獨免公於  
難並免公於不義又以完兩君之屬此行蓋亦偉矣翌日捷音果  
至靖賊亦遁公於是知賊之不足平而湘人之果可用諸捉搦公  
者亦少休公建旗鼓西上克金陵滅赭寇中興功第一位使相爵

通侯督江直十餘年陳後仕至東撫李至滇藩皆在公歿後矣章君竟以假守老於蘇方章君援文正於水也賊矢及於公舟舟小風逆急駕乃脫蓋亦危矣文正公嘗語人曰李少荃拌命作官俞蔭甫拌命著書如章君者亦可謂之拌命拯人者歟余敬其事參蒼諸說而拜手書之

### 後記

李次青方伯之言曰湘軍之興上自將領下至廝養率致通顯而章君卒不得與斯言也有爲言之也非獨爲章君言之也然而非是之謂人情當貴極富溢之餘恆不願聞失意敗興之事損其樂趣至齷齪褊隘之輩護前而矜己尤其本懷昔侯生爲漢高說歸太公遂屏不見季布甯厚禮曹邱生而不一顧朱家劉文靜首畫

晉陽之策終不見容於神堯人世事大抵如是矣善乎漂母之言  
迺由審機察變而來所以喻王孫者甚厚馮煖之諫孟嘗廉將軍  
之客之對皆此物此志也章君知之其在皖蘇偶出絃歌淞柳委  
吏閉門課子澤畔行吟俯仰甚寬蕭然無與以視杜陵野叟白頭  
趨幕府者差不侔矣昔人有言天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天  
且勿與而况於人乎試持此說爲方伯誦焉

不學無術釋義

班書著此語宋人用之湘人王壬秋又反其語用之義各  
有別余爲釋焉

光緒癸卯趙尙書撫湘湘人王壬秋先生不悅其所爲語人曰史  
言不學無術趙次珊乃不學而有術人傳以爲笑斯言也以擬尙

書固非其倫而求之事理猶可尋繹蓋有術恆由於不學抑不學  
乃足以有術可析言也夫不學者薄詩書而安卑陋之人也一旦  
乘時得位其德不足以感人也則挾術以致之其才不足以使人  
也則挾術以馭之用之於網利則益工用之於規時則益巧是非  
學者之所能也其不能奈何文義之拘牽也名教之束縛也進退  
之求安也簡書之可畏也用是遜避瞻顧或至稽時失會而終於  
無術彼不學者安知是哉故其悍然而不顧者每暢然而滿志冥  
然而罔覺者恆悠然而自得皆術爲之也人以爲其術之卑猥也  
而可博庸眾人之歡心其術之苟且也而可收僉側人之效用其  
術愈廣其用彌精惟其不學也乃自以爲能也若尙書者讀中秘  
書者也家傳忠孝人也行不踰方言不失矩學者也夫安得能之



卽能之亦不屑爲不敢爲也故曰唯不學者唯能有術

然則班氏何以譏也曰班氏非是之謂謂其無德術非謂智術也

夫霍光之不學也武帝固知之矣知之而屬以幼主望以周公蓋

以其出入殿門不失尺寸小心謹慎人也故終以大任授之然而

履居高位之人其在學者尙多所畏顧其不學者久且失其本心

光固小心而又詳審人也及其殺燕王廢昌邑所與居者使樂成

楊敞蔡義之流心日侈而德日墮嚮使丙吉所荐儒生蕭望之王

仲翁數人朝夕左右使不學者與學者處如以火濟水也猶可以

免而何能矣故夫夫人參語者則相貌如老嫗者則相豔妻處乎

內校童處乎外迨至淳于獄上直署勿論則並其小心而忘之矣

是以班氏惜之謂之無術者無德術也

然則宋人以諷寇公何也宋人讀書不求甚解况在乖崖其可勿  
責推乖崖之義蓋指丁謂也諷其防之不早也然而前之王欽若  
何如哉爲相之道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如是而已矣安得人人而  
防之且宰相也而何無術有術之云斯益非班氏之指矣夫言豈  
一端而已故爲分別而求其義焉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野棠軒文集卷三

趙氏四代殿試策記

表叔襄平无補趙公於舊庫中求得殿試卷四本皆公家先德之墨寶也以示爽良受而讀之一道光癸未科經圃公應殿試對策卷公大父也列三甲第六名一道光乙巳科公父魯齊公殿試卷三甲四十一名又一本觀潮公卷爲公從叔父與魯齊公同祖兄弟同成進士列二甲六十名一同治戊辰科欣甫公應殿試卷列三甲七十八名公之再從叔父鳳侶表丈之尊人也經圃公試令沔陽一不合改樂城教官長公通籍就養濟南賃屋課子怡情著述蕭然布素莫識爲封翁迨遘陽穀之變茹痛泚筆叙事如繪可歌可泣他著有行世者有藏笥者以高壽終觀潮公幼撫於經圃

公當其釋褐而謁宗祠也相謂曰使吾二人而同懷兄弟者其樂更何如不三十年同治甲戌科公與長兄鐵珊公同入翰林願此二卷及公弱弟嘯廬公已丑殿試卷皆求之弗得其又一本延川李藹山公應嘉慶甲戌科殿試卷取三甲十六名則公之外祖也考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明殿試卷有批甲第有判今茲五策皆硃書某甲若干名獨李公卷有批條用墨筆讀卷大臣書也讀卷八人刊其姓於卷背以圈點寓軒輊或漢六滿二或漢五滿三先朝意重掄才初無岐視其批李公卷云語誤字尙可語誤不可詳字之挺秀類桂文敏公不得高選當事似亦惜之然年登大耄重宴恩榮與兩外孫爲先後同年足稱盛事鐵珊公甲第最後適東撫報陽穀建祠落成遂得聯蹕館選世德作求

褒忠之微意也天水始以武功顯其後奮迹科名繩繩繼繼蟬媯  
勿絕吳縣潘文恭公顏其廬曰祖孫父子兄弟叔姪科第至公四  
兄弟兩翰林三進士而益大然而皓首窮經而不遇者族中頗復  
有人當時故家遺俗惟知誦詩讀書以守名教以矜式子弟不沾  
沾於利祿也伏讀經圃公大廷應制之文直抒胸臆不染膏辭根  
柢深醇貽厥有自魯齋公對策奮筆直書略其錯落忠肝古誼乘  
城大節於茲兆焉以視魏公之笏魯公之誥可以相輝映矣爽良  
先曾大父先大父再聘高門百年姻好見聞差爲詳近宅相無成  
瓊璣已老幸贍典冊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記

清史館館長前東三省總督盛京將軍趙公行狀

曾祖寅賓 直隸山永協副將誥封光祿大夫

妣王氏 誥封一品夫人

祖達綸 道光癸未進士陝西沔縣知縣改樂城縣訓導誥

封光祿大夫

妣張氏 誥封一品夫人

父文穎 道光己巳進士山東陽穀縣知縣殉難贈知府誥

封光祿大夫

妣李氏 誥封一品夫人

本貫鐵嶺隸漢軍正藍旗年八十四歲狀

公諱爾巽字次珊號无補趙以旗族入關仕宦相嬗至山永公而始大由鑾儀衛雲麾使累遷至協鎮生八子椒實蕃衍樂城公以名進士作宰秦中不樂為吏告降教職居樂城八年訓迪羣士無

異家塾子成進士就養山東而終老焉葬於萊州著有臺灣風土  
記棗花軒稿經圃日記記陽穀事極詳陽穀公治商河陽信惠民  
有聲移陽穀被檄至省同官駭曰此賊窟也陽穀公曰奉命爲吏  
義無可辭况有防兵在曰防兵駐無賊之地不爲君守城也歸而  
謀諸婦令留省侍養李夫人曰君向以眷自隨今忽獨往大人怪  
而問之柰何有命焉不如往也遂行既至學官獄官駭曰公何以  
來公曰君輩何以居此曰吾等皆難民耳公來則難以伏處矣越  
三日賊果大至乞援兵不應公驅數十人登陴猶守一晝夜黎明  
城陷公死之二官皆從死焉事聞贈官優卹邑人義之爲建專祠  
曰文公祠大吏疏請列入祀典適公兄弟成進士工部公雖以後  
甲猶得偕入詞林蓋褒忠也陽穀公生四子公其仲也年十一遭



難母女兄弟四散一日而會集東昌公之季父龍門公司權其地以爲神相歸於濟南依祖庭誦讀年二十四中丁卯舉人甲戌與兄工部公同成進士同入詞林時公老母在堂而外大父李霸山公以前甲戌進士重赴恩榮適與彌甥先後同年士林傳爲嘉話丙子授編修己卯典湖北鄉試是歲嫡配張夫人歿於濟南張夫人有賢德事姑盡禮遇築里有恩意食貧有年及夫貴而歿續娶於李涿吾之各族也李夫人親風雅而工繪事閨闈之內相敬如賓壬午改御史巡北新倉屏其例規甲申朝廷有大黜陟醇郡王領樞廷公上疏力言不可與錫聘之盛伯熙二宮庶三疏同日上朝端屬目焉詔舉人材江督左文襄舉左副都御史曾嗣侯紀澤公疏言三品京堂例不保舉以疆吏而舉風憲長官殊爲失體况

其鄉人尤宜引避詔下吏議文襄爲奪俸丁亥京察一等外補貴州石阡府知府廷謝召對孝欽問汝尙有欲言者乎對曰有之但由本院代遞請勿露封許之其言秘不得聞也黔疆絕遠公之赴官資斧屢絕沿途告貸旣蒞任其地瘠貧而民凋殘乃進父老而問之曰耕山地而苗時出擾也公輕騎時巡喚苗之頭人而訓飭之苗皆懾服民之治田也鹵莽公檢農書凡宜穀助穀之毗於山澤者布之條教民乃力穡黔中郡守恒有自領之土職其獄訟公不憚煩勞并其不自領者而併治之露車所至應時判結不令赴郡受詞仁聲流於省會移貴陽首郡接近臺司傳達意旨有面諱無面從潘蔚如中丞常曰趙太守寡婦面孔不可當也斯語也公常舉以語人唯爽良亦時時得聞之而今而後不可得矣始公至

黔司臬李次青公迎謂之曰君讀書中秘亦耐吏事乎對曰天下之理一也束髮受書敢不明理李曰讞局有一疑獄君試觀之公爲剖晰大致李稱善笑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矣就遷貴東道普安妖匪作亂公捕誅之大吏上其功賜二品章服乙未擢安徽按察使入覲是時公叔第季和公由鹽官選山西靜樂知縣移權永濟季弟小魯公己丑進士作令山東補官夏津而伯兄鐵珊公與公同時散館爲工部主事者己進官至郎中充寶泉局監督迎養太夫人居於京邸七八年矣太夫人顧而樂之斯公極爲愉快之時也皖省地小而訟獄繁公積勤治之囂訟少息省垣濱江地隘民稠時患赤眚公庀具集徒昕夕警備火起公單騎先至民從火光中望見謹呼曰臬台來矣藩司輿至寂然某公不懌曰嘻趙公好

名之至於斯也戊戌移陝西按察使未任遷新疆布政使行次肅州李夫人道卒公悼之甚使人以其柩返新撫饒公雅相敬重使其二子學焉在省楚兵不靖將俟外兵至而作亂其時通省皆楚軍也饒公懼公曰附近有某某兩軍可調入城助防中丞鵬燧曰此時尙益兵乎公曰嚮與其人情話具有血性可使也亟檄召之及闔而譁兵遁饒大歎服公之隨在留心不以非其任而膜視也已亥奉太夫人諱公戴星奔返徑由北路騎駱駝歸冰天雪地中日馳數百里既入居庸知靈輜已發乃至泰安會葬陽穀公安魄已久而萊城無餘地也乃卜葬於泰安鐵珊公先歿祔焉守墓不出明年庚子聞拳匪之變微行市廛中偵北來者探其消息憂憤無已辛丑服闋入京授山西布政使謝恩宮門傳旨問是曾任御

史者乎公卽書片敬陳履歷入對養心殿慰問備至至山西權巡撫前撫毓賢以袒奉得罪絀誤者多公擇其無罪者一一瀟雪之復其官公之從弟爾頤在其中公不顧也咸奉俞旨公之敢任艱鉅無所瞻顧自此始壬寅擢湖南巡撫癸卯莅事首重州縣詞訟詳爲條教刻爲成書寄示爽良較之李敏達聽訟日程則爲精比之曾文正教誠淺語則加密蓋公在石阡實兼守令之職故言之親切著明非如蕭縣湘鄉之洙親民事也是時朝廷方驚變法公知時局之未可蹈故而庶務之不可驟更唯擇其可變者而變之湘紳自咸豐以來久干吏治公禮其賢者而遠其不肖者政不旁撓鳳皇熊太史非罪繫獄則表而出之召入署戶部尙書日日入署遇事研其本末非止籍稿尾而已裁斷明決滿尙書旁睨受成

有彭郎官者言吾輩今日如入學堂也賜紫禁城騎馬孝欽賜福壽字虎字御繪摺扇條幅德宗賜御書春聯條幅其他珍幣不可殫紀及其履奉又賜治裝銀五千兩一時慈眷之隆無與倫比甲辰日俄闕於遼南我留守官吏貌以中立爲名而陰受戰勝者驅策朝廷憂之謂如是則國權且盡失也會戰事將結乃特授公盛京將軍瀕行兩宮面諭曰爾儘其當爲者爲之勿拘常例不中制也公受命感激徧徵羣策以乙巳之秋視事大加更革盛京陪都也自唐宋明以來謂之分司官備而不事事國朝祇設五部侍郎官少沿用滿族常撓留守京尹之權前經崇文勤申明定章少易官制而其風未熄公一切汰除之軍民心志乃定於一又文勤奏設總督本意督署治民事軍署離而二之久之軍署人競進仍合

而爲一公之屏除旗員爲其一也於牧民之利病知之尤晰益其公費而杜其濫取蓋以親賢樂利之心而行綜覈名實之政財政出納謹持其柄櫛垢爬痒務底於平日俄戰息中日約成日兵言退而不退公與之周旋不吐不茹經營亦頗慘澹會其新相西園寺來勞日軍公賦詩贈之有云攜手河梁高處望神州咫尺莫參差西園謝曰治軍者固不識外交也由是日兵徐退居人安堵公之功也公蒞奉期年勵精圖治百務具舉警學新政以籌辦畝捐根基始固而失職怨望者詎謗不已幕客或獻策曰盍請欽使一臨察之庶息眾喙旁一重客愆與之公本先事慮事先患慮患遂拜疏朝廷命貝子銜載公振尙書徐公世昌往按隨員三十餘人供億甚繁周章三閱月無所短長而徐公適罷直樞廷項城亦有

違言丁未正月以徐公總督三省竟罷公然朝廷終念之授四川總督旋改湖廣總督八月至鄂與張文襄爲代文襄督鄂幾二十年其所設施製造局織布局機器局兩湖學堂皆規模宏大而絀於財賦應付不繼公循其規畫而密其條理籌度益詳事以不匱文襄語人曰人言趙次珊好改舊制而變新法吾不信也明年戊申仍遷四川總督公將陸行或曰川峽輪舶已通水路安適公曰施萬皆吾疆索人迹鮮經吾將一攬其形勢遂逾施南入山靡旋而上傳舍餘閒猶伸紙作字寓書所親曰萬山之顛望天無際江聲峽影紛接耳目愈遠愈靜信壯遊也權川督者邊務大臣侍郎趙公卽公第季和也兄弟爲代並轡入衙路人嘖羨凡公所至皆先諮公家利病及民間疾苦然後按部動作明試有功至是聯牀



對話情事益晰蜀號難治公治蜀最久皆不煩刃而解蜀中自國  
初入版圖獻亂殘破之後地廣而荒招民耕種民不時至更輕賦  
以來之雍正中曾有清查之役事竟不嚴故其賦課最爲闊略契  
稅尤多乾隱公於是有經徵局之設始於契稅及於田賦終於津  
捐慎擇幹員分縣經理行之期年收入逾倍而新政經費愈推愈  
廣公上疏曰迭奉明詔舉行新政清釐財賦按年排比以次觀成  
臣維理財之要其端有四通考歷年出入總數以審盈虧盤查司  
道局庫以驗實儲通計一年正支雜支解京解邊各項款目靠實  
彙編以資綜覈預將元年以後新增經費次第料估以資預算臣  
蒞任以來奏明開設經徵局先辦契稅次及地丁釐稅津捐計自  
上年十月開局起迄於本年十月止契稅一項據報經徵二百萬

有零比較常年四十八九萬兩徵數多三倍用以開支解京解邊  
經費及奏明州縣之公費及各局所雜支各費外尙餘銀三十五  
萬餘兩實存局庫然此在十月分計之則然若預計年終開支則  
已不敷甚鉅他日糧捐三項辦有成效或可少增設遇天時之不  
齊人事之不利亦許不至此數而新政之費按年遞加愈推愈廣  
殊艱籌付聞之善爲國者量入以爲出慎始以圖終勿以移緩救  
急之謀而蹈時絀舉贏之失此微臣所爲鯁鯁過慮也疏上不省  
是年有涼山猺夷之役涼山屬寧遠與滇接壤處川極邊上年英  
人卜樂克游歷至夷地馬料河言語不通購食不得怒以手鎗擊  
殺夷人夷目阿侯勒博糾眾搏擊併其隨者皆斃外務部行文嚴  
緝地方官誘夷目之弟挖鷄至郡監禁夷人大憤糾合淺山二板

房猥夷五十三支眾逾萬人分股內犯其地界連馬邊廳會理州  
三處告警公卽檄飭建昌鎮田振邦帶兵迎勦并調巡防營統領  
董南斌益以練軍營三路會往將士用命拔隊卽行夷地山勢穹  
峻深溝複嶺夷械強弩淬毒伏聽狙發我軍騰蹕而前槍械猛銳  
得以深入夷境奪踞險隘殺猥夷五百餘人夷人懍懼先後縛兇  
乞降公念起岫之曲尙不在夷暴動之罪又能及早悔悟乃爲奏  
請收撫改土歸流先設平夷局以通夷漢之情次於交腳地方設  
立縣治名曰昭覺縣選官撫治因仍其舊俗自會理至於甯遠通  
道七百餘里聲勢相聯夷勢益縮收回曩佔民地百餘里地勢瀕  
河灌溉沃衍夷人微訴漢人常相欺詐不得相安公使人告之曰  
爾若化爲編氓是亦民也曷不可受廬者夷人大悅會理有五土

司者皆祿氏世襲土千戶也祿氏嗣絕餘一二寡婦親族相凌奪至是聞風斂關內附籲乞改流公亦疏陳立案凡公之治夷不盡以兵力威之亦不遽以漢法繩之故輕而易舉未期年而畢事所謂攻夷攻心者歟乾隆木果木之役嚴緝逃兵而兵不能緝嘉慶教匪之役多用民練事平而不能養二者均流爲匪在川最多其黨自名曰鍋口官名之曰幟匪久之莠民隸役入其中滋蔓日眾雖以丁文誠之精強不過問也公曰以大吏治之則迫之聚耳聚則孽矣當以州縣治之化解而渙散之其可惜乎奉行之不力時日之淺近伏患未能銷萌也辛亥召入京重以奉督見屬公曰吾治蜀未竟奈何政府內定以侍郎公繼之公遂不得辭時易留守爲東三省總督吉黑巡撫皆受節制帶欽差大臣銜權勢爲益大

矣留守之制亦漸漸滅公之舊績塵有存者而公無容心前政之  
可循者循之其不可者改之鐵路國有之議興川中首申抗議侍  
郎公不忍拂民情時爲請命政府責之公電奏引咎受譴解職而  
微言變更之始幸勿用輕狷不曉大體之人漫與其事均置不省  
是時擴置陸軍所在一不關照督撫督撫新削部銜兵柄盡失公  
又羅致官吏英傑與士紳之特出者任爲腹心共維大局鄂亂起  
假託革黨者以議會爲窟穴以新軍爲鱗爪在奉藍天蔚等擬刻  
期舉事公以東省處特別地位強鄰眈視岌岌可危一有動搖禍  
且不測乃與巡防暨陸軍將領之忠義者謀所以保境安民之術  
諸將領感於公之至誠爭矢不貳至日羣聚議會號於眾曰吾將  
盡逐官吏而立會長何如將領在座睨視曰吾知有趙大帥而已

他吾何知藍黨相視失色以奉軍有備咸悚息不敢動時各省蟻沸而奉都晏如將領之力也公之德也當亂機四伏外交棘手公竭智殫精不遑寢饋鞠躬盡瘁數月如一日共和詔下浩然有去志明年解組隱於青島是冬公子世輝生人曰種德之報也項城屬人招之公徘徊久之乃至清史館開屬以總裁公曰是吾志也公深念一代有一代之事始有一代之史有清關內外垂三百年事績既多於往代變遷亦甚於前朝列帝精勤爲治手批章牘成爲家法又與歷代垂拱者有間又史以昭法戒必當據事直書遠年之遺事或待野史而後詳兵戎之方略或繙中旨而後備公近取翰苑名流遠徵文章名宿廣搜密檔博采圖經開館之日魚魚雅雅禮容極盛爽良屬以事辭未能趨蹌將事而耳熟猶能詳也

始公請於項城曰往代修書卽以養士欲援曩例以繫逸賢可乎  
項城諾之公按籍而求聞名而致其人或久之乃至或竟不一至  
或數年得一文或竟不著一字公皆禮貌有加餼廩勿絕公日一  
到館校視已成文史間有勒削嘗一日閱至二萬字精力滂魄如  
此宏納士流士有一技之長一言之契無不錄之廡下其有悉心  
攷索矜慎下筆刻期成文者尤深敬異庚申三月有西館編比之  
舉丙寅九月又有修正紀傳志表之舉兩月一交課二年而視成  
較之前事少嚴少密比及數月而公病矣本年正月遭嗣子之變  
耄年哀悼神爲之傷三月在館急病忽作亟回調治五月漸有瘳  
先是項城歿後館中經費驟減十萬其後遞減月至三四千此三  
四千者猶不時至或參以國庫券公債票之類損折難計括局日

形公知司邦賦者不足與爭乃乞援於諸軍帥諸軍帥慕義樂善而重公之名德如龍江吳將軍山東張將軍皆慨輸鉅款山東發棠之請至於再三其他義助甚眾今大元帥主持於上爲之籌畫料撥尤詳以鉅公念祈請不可以屢爲修正刻期尙遠卽修之亦未必果正也莫若速付剞劂告一結束旣而曰吾不能刊清史獨不能刊清史稿乎會袁京卿潔珊自遼陽來公夙契也慨然以身任之卽就館發刊七月十日以瑞學士所修宣統本紀付爽良修改且迫促之十日而畢呈稿於公少有增刪送稿館中八月病復作自知不起七日亟覓袁君至付以刊資曰有不足者君任之是夜加丑公遂長逝矣實民國十六年九月三日也距生於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五月二十三日辰時享年八十有四大元帥聞訃馳



至伏哭極哀賻以萬緡以助歸葬九月十六日葬於泰安先塋之左公夙志也葬前三日雨葬之日初日軒朗日中下窆泥溼皆乾會葬賓客莫不嗟異公天性仁厚精力縝密少而端慤老而不衰冬不披裘夏不持扇終日不飲水行路剡剡起屨從者恆後睡云則睡食云則食自然中節晚年性尤和易接遇子姓霽然如賓政局六七易公虛與委蛇亦莫不以耆舊賓禮合肥執政特以事羈縻之公坦然受之旋亦冰釋其在治安會所夕焦勞歸市不止不私一人不鳴其豫自丁巳以來每至越甲有鳴館門輒閉公恐成書受燬護持維謹極勞神思故其急於發刊者亦欲少釋危責也至於皇室尤極惓惓力所能至必圖安全本年鄉舉重逢拜燕桂重榮之額躬詣天津申謝事君盡禮淺人不知也趙氏入漢軍久

自公高祖延安公洵與兄龍門公淳同以舉人起家縣令同著循  
夏延安公仕陝值教匪之役能以民兵殺賊見於國史方略仕至  
延安太守官不讎其德兄弟先後告歸始各購屋以居繳其契於  
官示子孫世守里人謂之南城趙家北城趙家比於唐之韋杜北  
城多成進士出仕於外南城自龍門公有令子阿林弱冠入翰林  
授編修校書三館未遷一秩中年不祿其後入仕者希困窮守志  
庚子之變自膏艾至於孩幼捐生殉國者十有三人故家之遺俗  
也公不以疏遠異視爲葺其老屋瓦甍百堵爰居爰處歲時餽遺  
續其飭粥本旗以贍族事聞先朝御書誼篤宗族匾旌其門公仁  
心爲質晚而益溥三黨戚友莫不霑漑每至冬月煮粥食人恆三  
四處間以棉衣北城之遂園爲著有屋十數楹來食者入居春末

乃去鑿井一口鄰里爭吸猶憶乙丑五月公於其地置酒招客微  
雨夏涼賓客歡樂或爲作贊賦詩奭良爲作記所謂遂園記者是  
也今夏病中猶賦七言律四章以示客蓋公耽於風雅如此公三  
娶始張繼李繼孟皆無子嗣弟子世基爲子前卒爲置嗣七十得  
子小字曰天賜志慶也公不以晚年得子少與姑息五歲入塾使  
其生母楊孺人踞案聽之字不清聲不貫隨以呵叱公顧而樂之  
迭聘名師講解文字公亦時自教兒天賜今年十六已解屬文賦  
詩性識通敏庶幾能繼志者奭良世姻年少從公遊最久略悉行  
概招入史館遜謝再三始入執事同人以行狀責屬誼不可辭謹  
就睹記所經述其德美未能詳也唯大人君子更有以教之

遂園記

地安門之北鼓樓之西入舊鼓樓大街北距城闔不數武有巷名大石橋遂園在焉无補尙書於此煮粥食人蓋四閱歲矣始公施粥於大興之巷以食飢者躬蒞其事集眾而講孝弟忠信之教聞者咸悅然其地東偏西來者猶缺望乃於大石橋得廢圃一區老屋數椽院宇頗寬促期舉行遞年增拓比及上年食者至二千人起於冬訖於春仲以其暇日傭募園丁剷除污穢平治途徑劃爲數畦雜蒔花卉蔬菜禾黍之屬鬱鬱蔥蔥然於其旁掘井及泉泉甘用汲以供鄰里西牆之陰有古槐偃臥向北四五尺挺起枝葉輪囷架木承之支竹爲幕削石爲梁清風徐來可以偃息南嚮築室五楹以待賓客一皆樸素不煩雕飾城市而有山林之趣者其在是歟其北屋廡三重本以蘊火冬生菜茹花果屆時則弛爲煖

廠既飽而煥窮人如歸日引月聚巷之人呼爲粥廠今年始名之  
曰遂園尙書之意若曰遂者成也詩不云乎鴻雁于飛集於中澤  
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盤庚曰若農服田力穡  
乃亦有秋凡吾之所羸者皆詩書之澤也旣以遂人之生亦以遂  
吾之志本仁以爲植樂善而不倦吾之志遂矣尤望後人之遂吾  
志也於是榜額特令介卿蔗初兩公子分書之微旨蓋可覘矣  
夏世姻末屬久聞盛舉近侍觴宴趣述其緣起疏其崖略撮舉宏  
綱以待吉甫奚斯之賢爲作頌焉

送日人川島風外歸國序

東瀛有畸士焉曰川島浪速嶽奇磊落人也聞其名久矣壬戌季  
春由家第尹良爲介見於豫邸賓筵是時肅忠親王之喪至自旅

順返葬先塋終始其事調護而扶持之者川島君也義聲暴於宗  
戚舉觴引醕賓客間起從叩締交始末君喟然曰言之長矣庚子  
之冬余游燕京有闖門而投刺者肅親王也方遜謝間已攝衣冠  
而入音吐極偉磬折極恭微及時事其應如響真信陵之於夷門  
生也翌日報謁窺其室甚仄陋什物甚窳敗怪之王笑曰蓬廬也  
舊廬燬於盜天子哀憐予之崇文權稅使以其餘營居室顧脂膏  
多窟穴吾將抑搔之是年溢徵數十萬益心識之數數過從上下  
其論議仰視天俯畫地交日以深嘗與論寰海大勢海東吾兩國  
東瀛之富庶不如中國中國之智巧亦不如東瀛吾兩國誠能通  
謀合作捐不急之務以經武而植實業庶可有爲也王曰吾兩人  
者當分任之而徐圖之辛亥之冬中國大亂王過余喟曰君猶未

去乎余曰雖王亦宜去也彼夫已氏耽耽視王矣卽日逕行家累數十人或從或否一不之顧抵榆關余意不可陸行乃乘國船至旅順次日果有關外炸橋之事彼知王之行不知王之以他道行也王遂戢影僑居其志幾申亦終不得申侘際以歿旅順者中國東海隅也一名大連辛卯于役一履其地自金州乘陸至柳樹村易舟至大連島嶼濼洄水波滄湧是唐徐英公所臨治也豐碑屹然歷代守險或通之或塞之不一其方夫知進取之爲進取不知退守之爲進取則他人入室矣忠親王乃得棲泊於此要非川島君之力不至此始川島君有金錢十餘萬悉用以周旋患難供頓旅食淹歷十年且爲裁量身後家計無愠歎無謫言友誼之肫中國百十年來未之有也其諸賢王禮士之報歟川島君之言曰吾

與忠親王所盱衡所籌議皆關家國利病犖犖大者一不獲申而今已矣奚暇問此  
萎萎者嗟夫個儻非常之士高蹠遠視慮患於未睹見利於無迹平居深念日往來於胸臆語人不見省暴所蘊蓄反招怪侮宜乎西州之逝引以爲深感也君留燕市凡二十日挈其夫人愛女與偕王之季女也孩提時以乞君夫人極愛憐撫之十年將及笄矣豐髯後語明靚端重此亦足見友誼之一斑也於其行也節括其語書以送之

肅親王遺摺代

奏爲竇恨哀鳴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幸託宗枝長霑門廕拜爵之始遭值拳禍廬宇盡燬荷蒙先朝哀憐畀司崇文權務臣梳剔積弊課入驟增猥因見知管理步軍統領充御前大臣補民



政部尙書調理藩部尙書辛亥兵變各處蠶應卒以召用非人潛  
移國祚疾首痛心莫此爲甚臣力爭不聽挽救無術更不能與盈  
廷泄沓共戴三光遁之旅順偷延視息潛抱艱貞之志恨無開濟  
之才每伺再造之機終乏一成之寄瞻望觚稜瞬逾十稔憔悴就  
死臣罪當誅伏願我皇上蓄德養晦祈天永命重光郅治比隆康  
武微臣雖在泉壤蒙袂含欣臣有子十餘人率皆駑下不堪負荷  
况臣久誤覲賀罪過實深敢請納還爵土卽日停襲少贖臣愆以  
畢臣志伏枕嗚咽不知所云

兵志馬政序

詩云秉心塞淵騶牝三千牧政由來舊矣清世疆圉廣邈博設牧  
坳孽畜益修一洗漢唐括馬有明俵馬厲民之政用是錫馬蕃庶

以彰弧矢之利咸豐軍興疆吏猶請徵發西丹佐軍餘烈斯在然  
至光緒中葉穆圖善練兵至黑龍江求馬不獲愀然曰地氣其盡  
乎此亦先幾矣今綜馬政著於篇

野棠軒文集卷三終



野棠軒文集卷四

馮子哲先生全集序

從古文人恆多厄遇然或靳其遇而不能靳其才詩書之澤深而英華之蘊厚篤學深思足以貞其遇也年伯子哲馮先生名門舊族夙慧挺生趨庭之暇無常師而善自得師所著詩古文詞真放精微落落出人意表早歲領鄉薦不得志於禮部一試宰官俄改京秩客遊西蜀徜徉終老令子早逝與孫爲命所遇抑何窮也而先生天性坦蕩蕭然物外夷險一致嘯歌自若飲酒則終日溫克喪偶則中年弗娶其得於性情之正如此故其爲文也醇而後肆以奇以葩駢體沈博絕麗掩映風華樂府詣力最深導源於溫韋納軌於周秦每當遠道懷人深宵憶內長吟曼咏低徊欲絕迄今

芟落之餘猶存百數十首富矣哉而先生之才猶未盡也曩癸酉甲戌間先生自蜀來京假館寒舍課諸弱弟侍坐餘閒飶聆緒論先生精於漢書提挈宏綱搜尋支義如瀉瓶水如觀掌紋漢聖之目並時頰首偶及軼聞舊事叙述典則敷佐繁縟使得隨筆記薊儼然晉唐小品蓋先生戢影衡門耳目接近無高文典冊以助其發皇無清廟生民以恣其涂竄僅僅閨房惆悵之辭人事牽率之作雖復殘稿盈尺實不足振暴其蘊蓄聊於酒闌茶罷之餘資爲嗚嚶咳唾落九天隨風成珠玉天才之橫溢也錦官城外浣花草堂杜老之所遊也與之爲鄰差不寂寞而况賢宗阿買謹栴椽焉九原而作其或啓顏爲笑乎

邵太史五十壽序

伯綱太史入列詞林出領學校博聞彊識震褻一時及乎國體既更隨流遷化重入史館從事編摩日月不居忽焉已五十矣太史名家之子孫也大父位西先生以薦紳家居殉咸豐辛酉杭州之難清風峻節與鹿床居士並垂不朽方先生以部郎僦樞垣也數建宏議賽相國督師粵西先生力陳七不可此尤犖犖大者湘鄉慄乎引爲畏友投劾而歸終以節顯亦越十年太史始生孤露童牙奮迹科第世方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而已垂垂老矣孟秋之吉同人稱祝下走儻一言曰易不云乎隨之時義大矣哉易代之際惟晉之陶靖節身世雍容俯仰甚寬白衣送酒陶然徑醉遭時有不同也太史舉止雋雅被服甚都藏度彝鼎之屬甚富有秦川貴公子之風紹聞家學作爲文章原原本本相與探討秘籍斟酌

乎今昔損之益之條貫猶備以其暇日笑言晏晏引醕上壽奚不可也昔山陰祁御史之言曰清歌漏屋之中酣舞沈舟之內今之時或猶不至此淵明所謂委心任運樂夫天命者庶幾近之太史氣充而神王由是而六十焉七八十焉皆意中事也獨至其時爲何如時則弗可知吾輩設筵緝席及茲行樂時乎時乎亟爲太史舉一觴焉

吳漁川六十壽序

光緒二十六年秋七月天子奉皇太后西巡狩出國北門至昌平昌平門閉至懷來懷來令吳永出城三十里至榆林驛道旁跪迎孝欽望見垂涕曰吾行三日不見一人尙有朝服道迎者耶願謂帝曰吾母子可無凍餒矣至城供張隆備進御袍氅之屬數十事

庖人上食啜而甘之駐蹕三日特詔令扈蹕而西筦理前路糧臺  
天語春溫晝日三接凡督撫大吏所不易得者獨以一縣令得之  
亦奇矣哉當是時天下無不知吳令君者令君字漁川吾友也吾  
悉其生平鮮不以奇得之君甫冠偕兄著唐從鮑忠壯軍入滇南  
徧遊黔西山水之勝深歷滇邊冒犯瘴癘越事平鮑軍罷君兄弟  
返至長沙困逆旅中用書畫篆刻易食郭筠仙侍郎過肆奇之禮  
致至家資之入京爲作長函薦曾惠敏惠敏一見稔其才妻以愛  
女夫以勳閥高門而能盼睐寒賤曾夫人來歸實具少君孟光之  
美善喻親愜燕婉相莊雖其家人不免內黃富人之態而君猶得  
從容甥館者數年惠敏旣逝試令司州張樵野侍郎議日本商約  
招治官書愛其楷隸進而與語益奇之特疏薦於朝詔以知縣卽



用凡以試用令到省者恆不得補官而君補官速補官又不易蒞任而君蒞任速罔不用奇以成其遇者奇矣既至太原徵運蘇鄂爲張文襄公所知亟登啓事首列君名次乃及於梁節庵太史其欣賞何如也訪余於荊州於沙市流連匝月入關覆命召見奏對溫諭踰時超授廣東雷瓊道疊拜上方之賜扈從到開封將啟蹕敕令之官入謝面賜御書壽字一幅金條脫一雙珠珥玉釵各一事俾遺老母恩誼如家人不啻也在瓊數年某督至本同事也驕暴嫉君才彙疏劾之孝欽識其名得免然亦因是不得遷奉內諱歸戍申入京遽遭國恤每言先朝恩遇未嘗不涕泗橫流也改制後君移官膠東一不合意棄去入京依故友某君司文牘余調之曰迭爲賓主有餘味乎君曰余乞食之淵明也某君者落拓海上

君之粵東禮爲記室特愛重之不以常客視誼之若昆弟重之以  
婚媾卽其得隴海也亦頗得君之助乃遽作方明面相向程功督  
課時時譙讓竟奪其餼而某君之局差未幾亦罷鄉人知其事者  
始爲不平繼而拊手稱快引爲嗚噓某君坐是逡巡不欲見人夫  
報施之理不講久矣何獨至於君而顯赫若是無亦蒼蒼者有意  
助其奇耶適君六旬介壽之辰宜可酬一觴也嚮者辛亥之變余  
荷罪行久之眷屬就道至東境而困踣君在濟甯聞之馳一介齋  
白金皮裘濟之乃得入京此在公振恤故舊平平不足道而余交  
遊數十年英雋頗可屈指數及其艱屯僅乃得之於君亦一奇也  
君其醕酒余將躋堂而引卮焉

夏閏庵太史七十壽序

胡文忠公嘗言吾丙申科乃間氣所鍾宜有偉人出乎其間語次  
輒掀髯大笑蓋謂自明開科以來五百年乃一值丙申也斯言也  
唯公實允蹈之而楊太年伯簡侯先生則謂吾同榜中自瀾芝外  
牢落殊甚明德之興其在後人乎爽良循是以求譜誼中伯叔兄  
弟至於今乃得江陰夏潤庵君君固是榜會元夏百初太年伯之  
文孫也君以名翰林疊司文枋出爲良二千石家傳治譜奉以周  
旋始百初先生觀政禮曹十年乞外歷宰河南汲縣直隸饒陽咸  
同之間蛾賊蠹起饒邑剽劫先生以老師宿儒躬督督郵三者之  
屬與相馳逐百室安堵移權畿赤遷牧易州以老世叔范卿先生  
繼起牽絲永年久道化成鋤強飭紀歸於愷悌君生長衙廡獨無  
子弟之過而食廉吏之報方其返葬而南千里航軌風雪艱阻亦

既勞止已而入承明領著作校禮闈乘嶺輅三典雄郡政平訟理  
一不快意投劾卽歸史館肆開幣聘亟至君發凡起例一循馬班  
而於嘉慶之教匪咸豐之粵匪攷訂尤詳魏氏之記李氏之事略  
皆爬梳而證明之身雖不獲仗鉞秉節而於先朝仗鉞秉節之佐  
莫不求其真蹟表彰顯微功罪是非一不淆惑其他所纂定者又  
不下數百篇每著一篇探原夫方策博攷乎羣籍旁稽於眾論賢  
如循吏微及藝術去取尤慎終不肯苟焉而已孳孳屹屹無間寒  
暑是時館中儒艾羅列英俊畢至雖以曠良粗官譴材亦獲僭與  
從事始以通家之誼從容諮度獻疑攷異益求邃密積日既久得  
以備窺君之論著大凡攷古之勤任事之篤名山不朽之業於是  
乎在先達之言蓋信今茲丙寅之歲逢君古稀之辰同人將於孟

夏下旬舉觴上壽君之言曰滄桑之感孰則無之杞隍之秋恆不自保詩不云乎夙夜在公在公明明今之職也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今之時也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所望於君子也日復一日奚必汲汲於此日乎爽良老矣獨以其私言之揚清芬述舊聞慨身世託文字君其啓顏而進一爵乎

莊得之先生六十壽序

春申江上有磊落英多之隱君子焉曰莊君得之梓里稱其孝交游重其信輦遷服賈之豪服其勤卓流離傍皇無告之民被其蒸粒遠而鮫人島客莫不高其行誼環黃浦白茅迤袤數百里歌誦之聲羣萃而戶比君殆隱於市乎而不知君固自宦游中來也君生而岐嶷讀書封翁榮祿公永嘉嵯署六歲授以爾雅琅琅成誦

少長爲詩古文詞操筆立就榮祿公患咯血君昕夕侍醫藥不解帶者半年禱於神而獲愈出試南闈一不售慨慕古人負米捧檄之誼橐筆而出爲張文襄任書記爲譚中丞挽運湘糧過濟南謁張勤果一見垂青適李文忠大閱北洋海軍君晉謁有國士之目遂留東叅戎幄辦海防修礮臺辦學堂累以成勞獎敘州牧司馬郡守福中丞李鑑帥均留任軍事李勉帥司權東海極相契重事訖以銷算謁王文勤於津門文勤謂此少年岸異未可處以常流乃奏派試辦吉林三姓金礦馳謁長鶴亭軍帥與宋觀察共事採取金沙漸有成效而延軍帥接任則毅然去之丁酉南旋乃始婚娶澄江談氏年二十八矣昔唐白文公二十七而娶著於年譜古人必先成名而後授室蓋猶行古之道也君之宦游所遇連帥一

無援繫率相傾倚君惟解其盤錯而不甘其醜醜抑或振其輅輪終不受其羈絆其三至吉林也達馨山軍帥以多年舊交稅駕之日卽以吉林首道相委任而君復婉辭之達乃特疏密荐鄭重而別君之神觀超然高蹠遠視如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及爽良浮沉宦海之日久矣不自覺其寄慕之深也第君之際遇則有奇焉者辛丑以道員在畿輔恭辦廻鑾典禮道旁跪安特拜二品銜江綢荷苞之賜甲辰以李勉帥明保入都恭逢萬壽慶典綴班祝嘏恩賞壽字一幅御繪牡丹一軸丙午以達馨帥明保赴部入覲特蒙召見頒賞御筆壽字一幅御繪芍藥一大軸內府霽紅瓷瓶多件三覲龍光錫賚稠疊此在外而台司內而卿寺所不易得者而君以疏逖散吏渥茲寵錫莫不詫爲奇遇傳爲嘉話方盛侍郎之

修路吳淞也事本創設羣情疑駭路有荒塚題曰湘皖昭忠遷之不可弗遷弗能侍郎焦束無措舉以相屬君因勢利導如理亂絲如斲斷木以舍直就曲爲名收默化潛移之效識者以爲難未幾庚子東南互保之約起洋艘麇集吳淞大府嚴檄屢下保護鐵路實以保護洋人君曰無難也言語通則情事易洽廣募舌人束爲部伍循行周視先事彌縫和議告成相與晏然信乎君才之可大用也累以籌辦賑捐奏獎道員傳旨嘉獎詔賜三代從一品封典於是君顯揚之志少伸登進之念益澹昔范少伯一用於越二十一年而功成退隱於陶妙於行意君之遺大投艱亦幾二十年矣與商滿達禮在滬設信義洋行邀君主肆事壹以中法部勒之履行峻潔滿不能奪數年謝去壬子以來行吟無事乃於滬埠設立銀



行標曰儲蓄蓋亦視爲菟裘云爾適所延經理陳君光甫精於計  
研之學遐邇信慕輻湊茁發分行幾徧寰宇君業益定而願益宏  
君配談夫人佐治內政井井在綱不以膏腴易其樸素因以佐成  
君宏濟之願中國紅十字會壹再推爲理事長歲不在吳災害並  
至疆場之多事萑苻之劫越耆孺號呼銳身履及援厝瘠而躋之  
衽席匪飲食之又藥餌之平日施衣米散暑藥弭火災設醫院凡  
利於人者無不爲糜費金錢無慮二三十萬尤殊異者日本地震  
大災君仗忠信涉波濤遠至異域殫其揅睦洵足爲邦交之光而  
啓大同之化漢書之頌丙相曰恩及四海矣孰意千八百年後乃  
有施及海外者盛矣哉語曰爲善最樂又曰活千人者有封二者  
君必居一於此矣己巳正月五日爲君六十稱觴之辰同人咸預

製嘏詞張屏爲壽或曰無庸也萬家生佛之祝自毘陵以至歐浦  
迄今洋洋盈耳豈不超於祈釐介壽之辭乎北荒僂然一叟聞之  
曰有是夫爲作頌曰

蘭陵高門遠有代緒清芬之餘崛起午胞與恢宏用光簪組瞻  
望觚棱拜賜天府塗墍祝融澹災閭伍擊楫重洋同仁異族惠而  
顧我義聲尤褭昔涉滬濱託友寄帑其人叵信幾欲竊攘君曰何  
哉終捐蝸蝻援手窮途遺嬰逢乳語其德茂更僕難數是大陰功  
資賢內助澄江名淑丁年來續萱闈色養慈訓是循和於築里洽  
於族姻教女婉婉教子恂恂茅椽八九籬菊庭筠鹿車偕隱鴻案  
爲鄰屠維之春陬月在寅獻歲五日滂喜良辰綺筵廣設彩勝肇  
新頌聲四作萬悅千欣抑詩召誥遞年賡陳是日善壽錫福銑銑

答沈期仲書

期仲仁三棣臺禮次再展手箋語長心重千里相睽恍如晤語深  
慰渴忱惟聞年來多病右臂生瘍爲之不憚久不得覆曾慮及之  
吾弟自遭閔凶搶呼毀瘠積久弗渝其徵至性肫篤禮法謹嚴第  
以踰六望七之人宜有弗勝之懼急望引禮節哀以妥先靈而臻  
康復切所跂佇前函所謂人子盡職難得之遭者弟家於吳而官  
於吳聽鼓應官之秋卽晨定昏省之日也二十有餘年矣此人子  
不易逢之事兄所深羨者故請公勿過哀也海上之事彼人狡賴  
異常迨兄到滬始能將彼盜押之契備資贖出而購契之資彼又  
遷宕不還莊君得之杖義執言挺身涉訟兩蒞公堂乃得原款以  
次歸趙兄交遊頗盛而終能得益者唯吾公與莊君二人殆天假

善人以舒其喘息此餘生之幸而沒齒難忘者也以公相關之厚故贅言之手此卽奉素履不一

與夏閨庵論詞書

閨庵世先生道履昨奉賜柬滯相之說期期不謂然一題到手必當發揮正面力破餘地長調不能無關合映帶要須親切方見真實非可泛填僕謂公掃韻之佳者今年春寒本劇也草長始鶯飛草初生則鶯聲自小也草字韻旁犯本題大都推開說而能作本色語自然佳妙下闕尤佳愁根三語卽野火燒不盡之意而又此題之微旨也到字韻觸景生情行文順境惟肖惟妙以此爲滯乎情韻不甚響第參軍賦在語自典飭少韻關合自然吾輩生世不諧賦詠不能無寄慨亦須語不離宗用之尾聲尤爲恰當宋人詩

云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公詞盡畫中態矣非第曉曉作護法也公不憚煩手錄俞詞見示而盛譽之則亦未敢仰同詞家者流動言不說盡不說出以爲超詣按之柳周王張諸家已不盡然又爲避淺顯則替代以申之爲叶四聲則扭捏以中之其按切本題與否所不計也真氣貫注宛轉關生則不知也俞詞頗近此病第之學詞也謹守家學未能深造苟求文從字順切題而已要不敢自欺經經之見寧爲公之滯相不欲爲無邊際之空相也汲生又妄發矣願終教之

答夏閨庵書

閨庵世先生侍右昨奉手教所以勸勉期望之者甚厚且至皇悚無以克任學力卽所不論衷臆間猶有甚難安者敢爲明達約略

言之凡史之大綱據事直書是是非非無匿隱無溢美昭垂法戒  
期於傳信生世不同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或傳聞而知之定  
哀之間多微辭爲其近也辭微而義亦隱所不得已也弟生長三  
朝見聞較切竊於咸豐朝軍事之徵調同治朝樞相之蕙忝光緒  
朝東朝之持柄當路之依違皆嘗諮攷而參詳之往往在野史謗  
書之外彼其草茅玩豎任情譏切所苦不能盡知若於其不盡知  
者一一披露是助之薪而揚其燄也所不敢也卽以榮文忠公言  
之爲郎官則獨忤肅相任右翼則親撻內監管內府則兩諍內廷  
徵求一受穆宗厲色呵叱遂閒廢十年犖犖數大端皆宜傳述然  
而喜延攬而乏鑒裁引董福祥以成庚子之禍援袁世凱以釀辛  
亥之變已亥在京私語諸弟曰已用董卓矣又有貴某者貽穀以

又用袁紹可奈何曾兩言之不見聽

之兄

候選知府超授盛京副都統

行文結銜繪書候選府正堂駭昧如此

中旨勅將軍諸

與商辦義和拳事起貴以禦俄爲名募軍八十營庫存軍器盡以

付之八月俄將至而貴逃

其後遷戍四川

八十營盡潰流而爲賊利械在

手縱橫滋蔓如某某是也苟欲書此三事是暴文忠之私也沒而

不書則非信史也文忠於第待遇最厚禮貌最隆非惟不忍抑亦

不可凡此者皆私臆所難安也慨吾旗籍本以武功顯迨科目既

興競趨文學然實鮮沉潛好學之士並鮮沉潛好學之時一由進

取之寬一由交游之隘乾隆以後更尙文藻而自英協揆桂文敏

外殊鮮表見盛伯熙祭酒八旗文經序中反覆言之舉以相示相

與太息咸同以來則並文學之不知茅鴟伏獵觸目皆是

觀於謝煥章之

案是時文亦不通也

刺之無可刺也一二傑出之才又復敗於多欲勝都統

寶侍郎其最著者忽忽焉不欲盡言之也中興以來豈乏名將相

惟胡文忠多忠武吾無間然會李左所樹豈不偉哉而文正天津

之役文忠高麗大院君之俘繫伯照具疏嚴劾竟不發鈔文襄討浙防閩兩度

趙趙衢州以及庚子海上之私盟湖北銅元之創制傳之後世皆

滋詭病使一家言中備相論列中興名佐幾無完人吾豈甘爲眾

唾之魏泰博譏之王隱哉顧竊有一願願爲一編專記天命以先

及於康熙四朝之大事草昧之初東征虎爾哈諸部延綿五十年

知立國之不易魏記能見其大而語焉未詳擬分年編次之天命

以後崇德以前行軍時有利鈍大約拙於攻城慎於進取順治間

平闖凡三大戰一渝關一望都一潼關望都無奏報擬取諸傳成

之五征湖廣待洪文襄而定四征福建待李率秦忠襄而後定毛



錐子未可易視也康熙中援定西藏功在年岳岳忠勤由署參將超授提督必如此而後可言超授其後防戍策旺是軍謀之深者錢孫作贊以爲終懈蓋未攷也自乾隆以來右職及牧令蹂躪鄙

薄至中興而彌甚

署事期滿一語盡之矣滇督疏報易署總兵亦用此四字

視之不啻若奴僱

然其人自視亦安於奴僱安望奮發吏治之窳武功之隳皆以是也康雍兩朝殊不爾爾聖祖優禮武臣神謨妙運效在歸心世宗

猶知州縣之難爲兩見於硃批諭旨均擬表而出之

王錄曾標其一批閱撫疏

爲誠

闕也若乾隆以後紀述已繁無煩小生矣凡著一書記憶欲其強

典籍欲其備寫官欲其通歲月欲其暇往者翁鳳西太常陸存齋觀察以一手足之烈勒爲巨編其精力之宏非頑鄙所敢望而公猶殷殷然猥以見屬殆所謂愛而忘其醜者歟率臆奉覆皇恐無

狀上乞涵鑒

再覆夏閨庵書

閨庵世先生再覽晉讀賜教以史館猶存吾輩當循期踐會古人用心高義必如是也聞之食人之食者必忠其事受人之任者必觀其成彼狃狃然謹謹然以薄物細故相持刼漸流於浮薄而不自覺聞先生之風宜可以少戢矣第每到冬令咳嗽與腰痛二者相纏綿少觸卽發是以畏寒特甚然不敢不勉初七初十適值休息十四日下午必到館拱候兼罄一切未盡之懷以副雅旨前此二十五之會鳳公間語第曰館長拳拳而慎於專屬殆難成事余不自揣請以本紀及各志見付編輯期以二年畢事薪俸在所勿論其列傳及表館長託之閨庵晉卿諸公其時晉卿在旁諸公義

所不辭則可以有成矣第當告之館長次日又作小啓申言之會  
值僑遷暫從輟議事局平定諒相諮商矣

柯公自任之說以告館長不答次日又言之並遞小啓館長  
曰君等以其爲元史而信之耶彼亦假人爲之耳且置之次  
年丙寅九月改組柯分修本紀凡四閱月而得太宗一紀屬  
余參訂余見其橫塗豎抹不可辨識蓋就鄧孝先原稿粗加  
點竄卽付之館中館中人不能識請之柯柯亦不辨識也乃  
倩李星樵金雪孫爲校理之兩太史均在可証也率易若是  
何以修爲及柯代理館長將余所修六朝本紀不尋事義隨  
意塗抹其雍正乾隆論中均牽及聖祖大失謹嚴之意又於  
道光朝紀袒穆而黜林其他脫漏訛謬者所在多有

余校勘  
中詳言

之在金息侯所索之不付史錄中略言之乃服趙館長之遠識而余之輕倍也

誤信柯言不止一事在西館時一日偕行至東館穿堂門謂余曰今上本紀不可不修也其後館長屬瑞學士修宣統本紀成書又令余刪潤之經館長鑒閱略有更定送至館中發刊迨柯代領受事乃曰宣統紀不必修眾議不可乃止蓋二三其德如此

### 氏婁說

滿洲之姓國語曰哈刺吾家哈刺裕瑚魯也國變後兒輩乞食四方冠其姓曰婁或問君家在伊通者相習姓于今而爲婁何也余曰此故友盛伯熙之說也伯熙謂裕魯卽挹婁瑚者乎也語助也

余家由瑋春之東四遷而至伊通河準其地望與後漢書所紀挹婁部域正同魏書亦然無徵不信茲有徵矣故從之婁一作樓譯字譯音遷易不同往往如此間考金元以來易姓者數矣見於王氏藝苑卮言者凡十四姓元之遺族姓王者最多和勤清公分別族在順義縣者姓王是也山陽之丁如皋之冒並爲元人冒家藏祀先像冠服儼然宗王丁則色目人其易姓或綴一字或以其爵莫可考也自古避仇避亂避諱易姓時時有之疏之爲東桂之爲炅爲睦韓之爲韋敬之爲宏爲洪難以悉舉非止此也康熙時伊爾根覺羅之顧雍正時章佳之尹兩朝聖人未之間也獨是彼乃化歧視之見此則苟爲逃死之謀豈可同日而語哉

野棠軒文集卷四終

野棠軒文集卷五

冒節母傳

冒節母周氏祥符人建甯知府星詒女星詒兄弟五人俱文學顯名母幼知書年二十適福建按經歷冒樹楷二十六而寡撫一子一女家貧日用百錢爲度稍減至六十子廣生幼穎異親課之讀及長能文由舉人試經濟特科補商部郎中改甌海淮安關監督星詒客死蘇州無子母躬扶柩返葬原籍山陰爲置祭田並刊伯仲所著書母食貧有年迨子貴願施惠姻婭及於里閭嘗歎曰吾極知貧之能傷人也多病女孫景璩景珂景瑗遞割股和藥以進廣生禱於神願減己算益母壽皆獲愈歿年六十九始廣生官京曹時將爲母請旌母不許曰朝廷旌異節嫠激厲窮檐耳吾大家

閨閫奚用是取名哉聞者服其明大義云

馮母俞太夫人誄辭

往年吾友馮公度爲母太夫人介壽張樂於織雲公所同人咸往稱祝予雖晚歸亦獲與於審鞞鞠臚之列如是者有年歲壬戌正月十有四日日加未太夫人人無疾而逝同人往弔公度躃踊拊膺而號曰吾今爲無母之人矣公度年逾服官政矣猶爲孺子泣哀哉太夫人婺源俞氏祖誦芬由編修官福建興泉永道父曰誠直隸欒城縣知縣太夫人從父受書明晰大義二十二歸東河通判岷存公其時君舅曉滄公姑白夫人嗣舅定甫公姑黃夫人都均在堂太夫人潔治盤匱晨昏定省能得四老人歡心始曉滄公以名進士爲刑曹郎數典大獄知名公卿間及以慮囚失官非其罪

也故雖罷官猶從祁文端崇文勤按獄甘肅四川既復官而已老無意用世掌教僻縣以歿祀存公需次東河浮沈薄宦家益落太夫人勤鍼黹以佐糞粥朝夕屹屹右手巨指爲之不申其劬勞如此子一恕卽公度也幼課之讀及諸孫長復授之讀口占章句剖晰文義儼然塾師少讀陳文恭訓女訓俗諸遺規而善之終身服膺以授子若孫摘刊以分戚好曰此治家修身之常也庚子之變姻婭避難來者數十家賓禮如歸刑部獄囚無主絕糧號呼聞於閭巷愀然曰此亦人子也昔先大夫嘗爲此官不忍聽其坐斃典釵釧得數十金又勸分以食之公度棄官而商家業驟起益務散施德宗實錄經費不足順直旱災宗室立工藝廠皆命公度解囊捐助累數千金清廷特錫堂額疊晉崇封率由是也馮有賢母曰



吳太夫人訓子甚嚴下帷讀書雖成人不與外事卒能相次致科名焉由是顯曉滄公嘗述先德而指孫恕曰若爾母者可以嗣徽音矣由今觀之洵女宗矣公度從父行子哲先生余年伯也通家往來猶記庚申歲升堂拜母太夫人布衣溫語指盤中紅榴曰與爾爲分甘之助逡巡懷歸嗚呼其可復得耶敬爲誄辭以志永思

辭曰

嗚呼維天姥之峰傾兮維王母之旂靡天上之春沈沈兮人間之夜寂寂鵑有血而嘯紅兮竹無斑而不紫溯懿德之好修兮恆枯菴而一致况仙骨而佛心兮又金牙而鐵齒謂夫期頤之永康兮詎大耋之奄逝睹總帳之空懸兮問雲駟其後止悵音容之已邈兮唯信淑之可擬從戚好而徵實兮展霜毫而屢泚維太夫人婺

源之名門兮祖德由木天而闡水從厥考以受經兮既敦詩而悅  
禮栽花縣於畿望兮通朱陳而納幣迨御車之來歸兮肅袿禱而  
將榛栗慶尊璋之在堂兮適夫君之出嗣潔西館之盤匱兮豐東  
廂之滫瀡云何兩姑之難爲兮羸四親之色喜豈惟心志之告虔  
兮抑強力之有彌唯夫甲第之高閣兮常偃蹇乎祿仕從監水而  
聽鼓兮殆河清之難俟夙儒素之清門兮時饔飧之不繼惟勤勤  
於婦職兮念酒食之是議藉女紅以供饋粥兮不惜取盈乎十指  
用積久而成瘳兮巨擘爲之拗盤雖斥苦以居貧兮猶詩書之踐  
履課令子以通經兮授童孫以文史葆青氈而弗失兮信彤管之  
有煒令子騰蹕以遊兮偉千里之騷駟能書直偕褚薛兮經過嫺  
於趙李方四國之輸平兮以書生而參大計比成功而長揖兮乃

才名之鵲起竟棄繻而肇遷兮搏破空之利市以豪縱變其寒酸  
兮窮儒爲之吐氣居今日而念亂兮哀莫哀乎庚子倏二聖之西  
巡兮慘王室之如燬紛煢獨之無歸兮競呼號於密邇太夫人怒  
然而如傷兮擗擋及乎簪珥賙姻婭以杯羹兮賦園土以溢米唯  
刻苦以紓慈兮抱仁心以爲植善以積而慶長兮福以厚而報哆  
顧淡泊之是甘兮坦補衣而蔬食唯惓惓於故國兮慕漢廷之卜  
式輸東觀與左校兮錫以鳳舞龍飛之字昔范母勉孟博以名節  
兮太夫人教公度以忠義遙女宗之相衡兮孰謂古今人之不相  
及始公度有長男兮在襁褓而失恃依大母而營燥溼兮亦既讀  
楹書而授之室突中道之長沮兮老年人何以禁此雖曰天壽之  
不齊兮天倪實因而見疚憶道南之拜母兮羨德門之樂只瞻賜

額之輝煌兮大書曰萱堂介社曾懷橘之幾時兮驟停春而噓唏  
溯陶母之遺惠兮表桓婆之仁趾將摹擬於萬一兮曾不能得十  
之六七哀哉

代沈期仲擬亡室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陳氏延平知府湖州陳芸軒公側室之女與妹孿生生五歲  
而孤隨二母養伯父南汝光道墨樵公官舍南汝公有子丙莖官  
澤州知府與先光祿公同官又同鄉郡因締姻焉十六來歸未幾  
時疫大作戊寅四月太夫人病余亦病夫人趨侍親闈躬奉藥餌  
退返子舍謹視余疾日無暇晷宵不解帶如是月餘足盡瘁散  
省視婢媪謂有身宜少休曰吾心不能息也久之余病益劇夫人  
右手持刀割左臂肉兩綑潛置藥甌中藥進汗出神清由是竟愈

是時夫人年未二十也蓋其天性之篤如此是秋舉一子小字黑漢逾年失之丁亥余試吏江蘇先是南汝公澤州君及夫人之嫡母先後病歿生母以其次女嫁於姚氏又以婉難亡母無所依諮於余請於堂上迎至余家夫人常以是感余也是時先光祿公由保德州直牧簡蒲州守移太原遷冀寧道擢湖南臬使以覲事取道蘇州全眷至蘇次年生一女名安慶余捧檄攝昭文偕夫人蒞任邑人擁道觀詫曰官未冠耶何縣君若仙人耶光祿公超權湘撫旋遷甘藩會於昭文夫人奉養兩尊人盤匝滄瀆必誠必敬辛卯移權長洲長洲居三縣之首會垣赤緊朝趨長官退聽民訟一切內政付諸夫人世母以廢疾歿四弟娶婦婦以目疾歿又資嫁諸從姊妹婚喪遞集不大聲以色條理備具君妹姒娣伏其靜敏

壬辰列荐剡荷優旨超補桃源余由京乞假入甘省雙親光祿公  
曰爾好爲之吾將歸矣甲午蒞桃源嫁適會氏八妹乙未光祿公  
乞歸就養桃源夫人供奉益勤朝夕膳羞非手治不以進奉水視  
具不待命而備事無小大柔色以請毋怠毋敢專兩夫人願而樂  
之曰是善事我乃五月至桃而七月夫人以瘧疾亡其亦不幸也  
夫夫人體羸而勤事病無良醫驟進截瘧之劑傷陰內陷遂不起  
生於壬戌九月一日亥時歿於乙未七月九日辰時年三十四一  
女安慶長適常熟龐文恪公之孫網堂京卿子孫昭是月十八日  
爲先光祿公六十雙壽之辰謹爲治具稱觴召佺訓之曰中年喪  
偶本爲不幸况賢孝婦耶更有何心上壽也嗚呼夫人之賢孝見  
許高堂矣余尙笑言未幾余量移寶山而光祿公亦僦居蘇門矣

越三十年乙丑始爲相地於蘇州胥門西跨塘之南岸北獅子山  
南七子山某山某向卜云其吉遂定葬焉余亦於其旁治生壟與  
繼室王妾馬偕始太夫人之由昭文赴甘肅也夫人親送之上海  
乘間請曰新婦體弱多產而祇育一女年三十矣願爲夫子置筵  
太夫人曰何遽爾再請曰願擇良家女先從阿母教之俾嫻禮則  
徐待箕帚許之得廢商家女年十四具宜男相卽馬孺人是也孺  
人卑約事余無纖芥之過生三男六女差不負亡人殷勤之雅已  
嫁者三女皆名族長男且娶婦矣惜哉夫人不之見也烏能無銘  
銘曰孝於寡母順於尊章佐予內政勤施無方割臂起疚遜爲故  
常閔不育而置筵果嬰倪之滿堂其德可云備矣惟命云胡不臧  
逝離歛三十年兮羌無一刻而相忘行同寓茲佳城兮望峇峴而

永藏

代駱女士祭林畏廬文

維閏逢困敦之歲畢玄之月下澣之日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於畏廬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三山之英間世之靈果行育德溫雅多能遨游京國奄歷多紀始歌鹿鳴累遭鷄斥先生當之有如兒戲獨於大節毅然固執傷心屋社寤寐觚稜每過橋山再拜角崩昔有大儒顧子亭林北記昌平南謁孝陵風義嬪美百世可興唐韓學士流寓閩土文繫唐銜不忘故主先生曾跋瀋陽舊牘大書臣某比於杜甫凡茲卓行更僕難數寄情文藝超軼妙儔捉筆爲文宗法韓歐不脛而走如穫有秋頗工六法盤礴潑墨倚鶴蒼松寓其矍鑠巨則言慎細若短幅鐵限爲穿輦金相屬黃衣虞初



載鬼一車先生陋之鄒衍誰歎奇記異聞徵之海外委巷大荒奇  
奇怪怪哀彼黑籍述其煩冤凡我遷人能勿惕然尤愛橡湖妙寫  
仙影綴以小詞詞約旨永片玉餘音花間的胤紅閨傳誦黃耆微  
詠先生示疾亦既有瘳七日而蘇鈞天之遊欲爲一書抉破幽冥  
此願非奢昊天不憖嗚呼哀哉始有愛女不幸早逝婢子之生適  
丁是日先生曰嘻子其再來佛說因緣蓋有是哉由是請業必邀  
諄誨視若嬰倪待逾等輩校中講學先生升堂開宗明義誦聲琅  
琅博窮蟠際細入豪芒刻期必至晦雨勿忘校中孤立恆苦不繼  
先生憊之時時補益賣文之錢亦舉以賜雖不敢受敢忘茲誼屬  
續之夕遠隔重城驟聆鵬信梁摧山傾血淚泉流痛摧胸臆稱藥  
量水九原難及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嗚呼哀哉尙饗

答或問

或問柯學士爲徐樹錚墓誌也其言曰蘇俄之新制中國二千年前之舊制也可乎哉曰奚其可也夫二千非年甚遠也在秦以後由我清而上數之清二百六十八年明二百七十六年元八十九年宋三百一十九年五代五十三年此已足一千年矣唐二百九十隋三十一宋齊梁陳一百七十三晉一百五十六三國四十三漢四百零八連前實二千年而有贏也所謂用蘇俄者周耶秦耶更上誣夏商耶古之聖帝明王大經大法昭垂與日月同光百世不易雖以詐力之秦而會稽刻石切切然於婦貞夫義反復詰誠倫紀之常未敢少斁往籍具在可覆按也異哉彼蘇所爲爲萬方諸國所不屑道乃薄中國比而同之以誣我古先哲王奚可哉徐

不足責學士讀書人也著書人也其文足以爲口實其言易以誘惑後學非小失也余故明著其年以爲天下正告焉

跋詞辯

詞辨二卷荆谿周濟保緒輯本十卷其門人田君燬於火哀合得二卷未能刊刻展轉入楊蓮卿以屬先王父閣學公閣學公以屬潘季玉季玉貴公子也又好爲詞乃序而刻之題首六字蓮卿篆書余十七歲從舊篋得此本愛如拱璧又有莫邵亭手鈔花間集與亡弟仲萊共讀之始學爲詞南北奔走原帙久佚茲倬庵購得是本屬爲題識恍如青燈夜讀時也周氏論著甚富亦不盡愜人意過尊溫韋長調焉從薄玉田而推碧山同工異曲於何區分旣以人品斥梅谿則於弁陽何說又謂南宋詞衰於社不知宋亡而

後社盛也嘉道時文人習爲高論震厲一世如包如龔如魏莫不  
然惟周亦然論畫斥文徵明爲滑董香光爲軟論史謂史遷假事  
立言不當深求事迹然則是子也非史也保緒早年成進士就校  
官遊戲詞翰兼工擊刺偶試風沙之術亦隨手盡掌教曹南以酒  
失去所著晉略審擇簡覈而爲涇包氏所誤書在四種中慎伯自  
居爲師而保緒只目之爲友體例凌雜廣設譏諷不獲爲李歐之  
續其論玉局每事不肯十分用力玉局不至是也保緒自道之歟  
倬庵攻詞最力藏古今人詞最富專集取其獨至者選本要當分  
別觀之蓮卿名淞亦時署名夫渠山陰人與先王父交好四體書  
皆工隱於鹽官舍間藏有書札數通謂倦翁輕於一出現宰官身  
入畜生道勸之不聽果棄甲而返又一札論曾南豐荐荆公文集

中削去後半似爲諱之蓋博古風雅人也

丙申謁淮陰侯祠詩跋

祠在霍州韓侯嶺上祠旁高阜廣十餘畝土人謂侯墓也史記侯有大志葬母度其旁可置萬家此蓋取其意名之余甲午丙申兩過其地入拜祠下神象莊嚴棟宇三楹兩廡修整春秋祈報頗盛侯之下魏破代擊齊逐項皆爲陳迹乃獨於此邦有香火緣也旣賦詩弔之復書一聯云奪符成甚事競傳將將稱雄自然絳灌能容久矣庸流膺厚福伏鉞亦尋常妙是多多益善大抵孫吳派別惜哉典冊失高文漢書藝文志韓信三篇入兵家權謀又一聯云不能治生乃能治兵何用居常羞噲伍今日王齊明日王楚那堪回憶吠堯人

記莫愁湖樓題聯

丙子南遊過秣陵訪莫愁湖出水西門百餘步有水閣焉閣之前  
後左右皆水也中流一泓澄碧可愛前楹祀徐中山莫愁後楹祀  
曾文正壁繪遺象輕衣緩帶氣度蕭閒圍以長廊四壁雜畫松石  
花鳥北望淪漪景絕清曠比癸卯再至往遊甫出城闔卽至湖樓  
求前趾不可得土人云閣浸大水中久矣許藩伯來爲建此樓樓  
則樓矣湫隘污穢殊甚有似村巫社叢樓前一望蓬華窮簷了無  
六朝風景慨然題一聯曰千古霸才難生不逢時空復爾六朝佳  
麗少呼之欲出是耶非吳董卿曰君意主擺脫而太牢落有湘鄉  
在不可沒也復題一聯云褒鄂莫重題唯斯人已占文苑儒林更  
以瑀戈取金印湖山真得所便今日拋却英雄兒女平添魁碩作

丹青或云英雄兒女亦何可抹煞更題一聯云學萬夫敵讀萬卷  
書得其所哉於焉赫赫有美一人在水一方立而望之翩何姍姍  
許藩伯者許振禕仙屏也於樓上書一橫額云江天小閣坐人  
豪註云此姚惜抱詩以詠中山者文正平日喜吟諷之故書於  
此此殊可疑文正以儒臣殺賊立功與開國英衛事迹迥不相  
侔若迴翔詞苑時安有取屠狗販繒者流以自況卽彼椎埋老  
革亦難有兀坐小閣之事姚詩於徐意度甚不愜而許之言尤  
不合文正身分也許入公幕晚只令其購書許因以書佑自荐  
爲公所嗤並見本文故許之測公較淺云舊水閣中有彭剛直  
一聯云王者五百年烟水猶餘豪傑氣春光二三月鶯花合是  
美人身除首句外吐屬頗雋

記先沔縣公詩聯

漢軍宜春字侍郎仿九老會立絢秋社會以趙子固落水抱蘭亭  
賦題徵詠先沔縣公在京爲賦頸聯云精華天鄭重懷抱水清閒  
被寘第一此同治甲子年春間事余年十四但聞長者傳誦此二  
語未得睹全篇也今六十餘年矣仿老學庵故事敬補成章詩云  
子固王孫雋蘭亭護惜艱精華天鄭重懷抱水清閒玉匣昭陵出  
春帆越渡還龍吟風細細鶴立雨潺潺激石搖環佩跳珠潤墨斑  
至人忠信在神物有無間險較三門淺珍逾五字慳鷗波工作跋  
相對一開顏

絢秋社有諸名流揚挖歷時最久如大興范小巖太史德馨滿  
州玉紹蓮孝廉玉瓚蒙古百鐵岩進士百勤而漢軍胡效三先



生俊章在社最久序引條規皆經手訂先生於余爲年丈姨丈  
又受業師也癸酉在東城法華寺面課賦題未得報恩不得歸  
余有句云本來懷遠志何處寄當歸樓蘭仍故故楊柳想依依  
第一鎮江優貢趙君句云死應追豫讓生恐愧明妃明年移麟  
文端公四可軒中題曰夜雨剪春韭宗室感伯希句云韭花初  
入饌茅屋夜留賓又壯哉崑崙方壺圖題伯希句云樓閣參差  
見峯巒次第開又開門雪滿山題句云花飛如我意玉立比人  
閒又仗劍出門去題句云邊風催客興秋水淨胡塵又不知天  
下士題句云虬髯常避世塵尾易量人皆失其全篇侍郎督學  
江南有聲江甯之束鎮江之趙皆舉優貢禮待甚殷束乃金仍  
珠孝廉外舅趙卽燕孫進士之族叔也侍郎旣歿詩社遂罷

七十曰老而傳說示序兒

曲禮七十曰老而傳鄭氏注曰傳家事任子孫吾三復之深歎古人止足之分息事之方而寓養老之微意也人生自少至老莫不與事物相晉接出而簿書期會入而姻黨婚喪升降酬酢之際一有不慎非議隨之是以年事及衰宜自忖度也古者四十始仕五十服官政七十懸車計其役於官者不逾三十年後世入仕較早涉世日長所謂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自晉時已然矣然而官有繁簡之分人有靜躁之別閒慢與雄劇攸殊任事與畏事迥異是故同一老翁而所遭有同有不同者莫甚於吾吾六歲能言頻患癰疥十歲值庚申之難出避北山四月始歸途遇洋騎出遊三車奔迸三十里至一民家寄宿太夫人啜泣吾卽不食

不眠乘夜入城太夫人爲之病目是爲憂患之始二十八而補官六十一而遭國變中間蒞事三十餘年歡愉憂危勞累逸樂之境迭進而竝嘗少安而多畏殆不可以勝紀吾嬾與性俱而中實好勝不善攝生不慎擇交不耐節用博嗜而多欲狎眾而露能長夜嬉飲往往申旦此皆耗精枯神竭陽傷陰損於天年非細故也猶得至於今日殆非意計所及雖然生何益哉偷活以來十餘年矣生計日隳食指日眾拂亂之遭時時而有與爲搯拄精力則遜一事發生擾及隔宿此卽氣悸血虛精神不振之故也昔人有云智慧生於精神精神由於悅豫居今之世安得悅豫乎哉且吾年已過矣傳之此其時也自今伊始勅斷家事一付長子熙序內事奉其母教疑難或以來諮亦勿數數妨吾嬾趣吾數年來猶能誦讀

詩書考覽史策時譜小詞間賦長什偶有論著不離家乘國故朋好許爲精力不減斯乃飽經世變道而達觀無聊之極假以遣日也其能遣日與否猶不可知也止觀經云止能舍樂觀能離苦吾知止矣以之佚老可乎

### 書悔

丙丁之際受悔不少丙寅八月飲以閨庵齋中閨庵謂內城有三  
人焉某君之曲某君之字君之文也此一悔也丁卯五月某公謂  
余曰北方之學者吾得二人焉子與某人是也是又一悔也余退  
而自念悔之來也由於使人厭余自孩幼時卽持議謂甯可使人  
恨不可使人厭甯可使人罵不可使人笑今老矣不至反爲取厭  
之事矣又悔生於使人輕余縱不能使人重亦何至爲人輕二者

皆無有也遨遊南北垂三十年今日得名明日得謗亦時時有之聞謗必自審其有無得名恆愧其過情也且毀譽可質言也毀曰毀譽曰譽今茲二言寵與辱迭乘優與劣齊麗以爲調笑則推重也以爲誇詡則輕賤也避之無可避也辭之無可辭也侮之至者也某公嚮不輕視余閨庵久與文字交契奈何比余於是哉毋亦假之鳴以警余歟余不可不自警也書之所以警也

目責髯翁文

爰有髯叟呼目使前吾將語汝汝其聽焉人之有目大抵皆然唯我與爾氣象萬千六歲識字始用汝力八歲上書汝頗睢恣喜緡字典求其偏傍以難父老轉受掄揚三冬文史夜日之餘三更朗誦青燈味初燈不可得趨就廚下汝則仰觀我則俯察師曰第弱

彼誦汝聽聽之既久儼然建瓴此以耳受非汝之德逾歲受書汝  
頗暇逸余之耳誦非止大中批尾塾鈔聲入心通有二十藝心痛  
首疾齷齪鄙俚強余誦習十四之年執筆爲文遇村夫子去取混  
混長篇勿悅短什則欣寫作俱佚汝之良辰曲禮檀弓皆遭涂滅  
春秋三傳去其大半汝曰逸哉我則失算茅鷗不知仙蠹懷憾人  
之讀書欲求其全人之爲文必始於難延師不慎畏難苟安矚彼  
所學本鮮真銓至於講書茫茫錄錄上點講章下誦朱註論語七  
講立久欲仆尙書詰屈開卷眉拒塾中之厄寒暑屢更盲聽盲從  
愧爾炯炯十七師去始自通經始得博覽日知紀聞天地之大古  
今之變夜之繼晷披尋無倦借書一鴟急讀求換坐捧藥言以待  
晨飯浮沈吏牘垂三十年手治官書心營視專一字之訛必發其

奸一語之失必求其安此爾之力永矢勿諠尙慎旃哉葆我舊觀  
目起而對請以臆率君意厚矣臣力則憊臣本短親近前則快至  
於遠望乞靈黻黷猶記文昌戲鳳登場惟鏡之求鏡碎於囊倉皇  
求鑑我則退藏海村取到戲將卸裝至其近取我則不讓如見異  
書爭先狂漾三館琳琅四庫包舉近括毛朱遠窺鄭許剖晰毫芒  
會綜參伍義例必正一任人妒主雖強記實予先路主雖博文實  
予預蓄日月邁矣臣之精消中藏有言枯及三焦紅箋不睹白日  
不昭請從此辭黽勉告勞主人曰吁將子無怒爰居爰處爰笑爰  
語與子相親待子頗篤凡所遊觀恣汝先睹東及聖湖南游春浦  
踏雪珠簾看雲霞嶼秦淮水碧晉嶺石皚恣肆汗漫恒與子偕及  
倦而返躑躅燕臺或曳筇杖或跋吳鞋棗花之寺牡丹盛開西壁

大書是爲蘇齋染鋒端麗年逾耄及非我之爲焉逢勝迹我有弱  
第研精畫理粗文細沈癡黃顛米匯茲眾異蔚爲大觀少緩須臾  
結茲古歡其又善醫能濟重泉子勿難我曷其少安目聞含睇主  
誕而誇勿言其質請言其華城東梨園新聲延年有玉人焉綽約  
蹁躑驅車而往枯坐具瞻日日爲之曾不憚煩比其登場使予力  
努比其起舞使余神驚燧陽迴馳銀燈如組七八寒暑耗殘最酷  
城南訪艷雪軒煙渚初猶媚猪旋變乳虎小姬易飶主嫗敢侮其  
貌齋甘其辭荼苦爲此俄延莫此齟齬何勞玉趾而汚清矚牧猪  
之戲本非君能不求其術顧以氣凌唐子是暱偃師作朋百千萬  
億頃刻而傾鷄鳴未已日中弗興雖則弗興曾未瞽騰累余灼灼  
使余營營長夜之歡實君所好潑酒爲豪號呼叫呶或遇將離載



星坐嘯凡茲庶事與余非宜勞敝不輟視影參差但記遨遊但誦  
詩書擇言則雅質實則疏始主司牧年方弱冠茶晶淺磨用謝闕  
觀金箔誤施銀海彌眩受病於潛久益淪陷臣言非誣臣力實痛  
再拜請退比於懸車主人色怍曰吾之過自今伊始吾惟靜坐勿  
求陬維勿檢邱索報書勿答來客勿作我息其機爾返其宅優哉  
游哉有如此約

沈君傳

沈君名翰字韻生一字醉白紹興人少游於蜀轉入湘故總督易  
家絕愛其畫重其人妻之以女君納貲通判試吏湘中君落落獨  
與吳興吳君漁川少年友善湘陰黎總戎鐵青獨偉視君故此三  
人者交最久君喜奕與客對局時聞子聲又善琴獨坐焚香鼓壺

再行客至則罷於畫致力最深落筆嶄然入木采色鮮潔布局疏  
達神韻幽遠嘗爲某公子寫生十二頁以石田名名之公子入都  
貨三百金歸以詫其父君被檄攝南州廳廳濱洞庭湖主徵涸地  
新賦或目爲脂膏顧民多雁戶賦不時納君又拙於徵比以不及  
課代還益困君豪於飲問有送酒者乎探囊中空無有伸紙作畫  
以付酒家輒易清酒二三升陶然一醉凡君所爲畫與琴與奕與  
酒皆不自襮白人不易知知者卒鮮丁未在都遇蔡伯浩問曰韻  
生何如蔡曰將槁矣宣統年中卒子一女適黎某鐵青之族子也  
鐵青亂後猶藏君畫一軸在漁川齋中見之煙樹迷濛雲氣浩蕩  
是倪迂十萬圖中得意筆也

論曰吾嘗謂畫於文藝中至爲明顯高下易見乃亦與文學同其

不過何哉明李日菴  
不以境遷凭覽景也  
哉言乎如沈君者

鈕節母傳

節母吳氏湖州人  
邑咸豐八年戊午  
死之郡守殘其尸  
字同郡鈕福疇之  
縣令宦於皖先以  
不及避死亂軍節  
嗣未立未可死也

悒諸父行故族望也顧宗人任宦四出其守廬墓者率貧瘠與節母等節母歸鄉獨居破屋中衣履穿結爲人紉濯得資自給一日不得傭則寂寂焉不得食其食也屑糠粃爲餌或啜藿羹一卮其能炊粗糲爲飯而食者月不過十三四節母安焉賊平鄉里完聚族屬近者略相周恤節母紉濯如故得資少益儲之橐中積四十年乃得費地葬夫而嗣不立光緒丙午族人吳方伯匡自晉歸湖敬節母之爲人謀於鈕之長老乃嗣族姪家燦爲子節母年六十餘矣嗣子久客於外娶婦生子率其孥還鄉迨爲子婚娶節母猶及見之歲庚戌嗣子爲請於有司聞於朝以節孝旌其門焉節母於是乎有子歲戊辰節母卒年八十四論曰顛連困苦之遭至節母而已極吾聞憂能傷人節母獨臻大

年何歟天固重兩令君之賢昌節母之年乃所以傳令君也母心  
可少慰乎

全集之二

野棠軒詩集

吳興吳永書端



本	北	奘	歲	荒	屠
鬲	宋	氏	吉	落	維
印	槩	仿	林	之	大

野棠軒詩集卷一

吉林 爽 良

過邯鄲

求名覓舉幾時纔萬水千山得得來一覺黃梁從此醒斯人猶是  
不凡材

夢中樓閣太糲胡耗盡心靈入幻圖富貴神仙都作了不知浩浩  
得逃無

上界清嚴足官府中台悵望又問關思量莫學邯鄲步贏得蕭蕭  
一種閒

過趙州感平原君事

濁世翩翩匹信陵晚來一蹶有長平遙憐珠履三千客不解成人



相士名

上黨崇隆天下脊後來澤潞號精兵不爭地險何能國說與公孫  
眼尙明

三年門下有毛生一處囊中便請行白起依然小豎子平教四十  
萬人坑

棋殘國奕枰先斂病潰盧醫技不神有酒莫澆趙州土武陵且訪  
避秦人

陳軫樓緩何等輩到處逢人說媾秦此輩豈能偏不死他年逐客  
亦逡巡

富貴何知貧賤交數言侃侃信人豪魏齊不死虞卿老持較平原  
一著高

信陵親將五諸侯毛薛應爲下一籌直取咸陽爲趙壽惜哉函谷  
又回頭

韓侯嶺謁淮陰侯祠

漢家三傑屈羣雄第一蕭何薦士功推擇竟教亭長服運籌持比  
酒徒工入關狙詐羞餘子滅項艱難賴此公徒楚王齊會幾日後  
車縛載太忿忿

西嚮居然師廣武南巡不肯赦鍾離迴看坐法連赦日難得登壇  
部署時託疾豈防兒女詐報恩應憶婦人嗤由來國士申知己一  
展生平死不辭

高鳥良弓事可愁百篇雋永費搜求果教東帝旌旂出方得真王  
帶礪留一統難翻新定局三分卻北後來謀看他中尉酬年少大

度居然勝項劉

峇嶺霍嶺鎮河汾行縣頻番謁墓門南望夏陽巽渡渺北連陘口  
陣雲昏斷頭那有生王壘寫象如招猛士魂莫笑行營高敞地長  
陵抔土已無存

題畫

老來嬾放海天航手把琴書倚劍囊惱我輪蹄三十驛何如偃蹇  
負胡床

水清石秀艸華滋此意憑誰語畫師一樣西風邊塞緊蒔蘭還欲  
補疏籬

尊酒新詩與細論翩翩濁世舊王孫天涯落莫思同調得見中郎  
勝虎賁

登黃鶴樓

黃鶴樓空客尙過宗臣遺象感人多  
女牆眺遠猶堪倚厭看帆檣  
似織梭

別山秋色向人高新雨江流作怒濤  
千載東坡留赤壁不知何處  
有孫曹

春艸

別院沈沈客已猜新陰輕展到樓臺  
苔痕經雨青茵活黛影臨風  
翠暈開短笛已隨牛背去香鞭還趁馬蹏來  
平原一望無高下道  
是東皇信手栽

卽席

沈沈寂寂歲華終客裏光陰了不同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辭一飲

百分空

叱馭巍峨萬仞開  
惡谿當道雪盈懷  
化爲飛鳥猶愁絕  
誰築巴清寡婦臺

一江如帶百千流  
天際誰窮最上頭  
解事長年相問訊  
倚篷閒話憤溝樓

蔥蔭佳氣鬱千年  
白木長鑱已及肩  
置郡猶題天漢後  
著書休說竟甯前

和陳伯嚴

西照銜山一霎明  
倚闌迴首不勝情  
空堦螢燿微茫影  
疏葉蟬搖斷續聲  
瘦骨經秋多感觸  
愁心對月暫矜清  
放歌縱酒終何事  
各枕寒流莫負盟

和梁節庵

雲水光中穩占身  
迴頭冊載是勞人  
休官大有鬚眉在  
抗疏從教耳目新  
名字觥觥知不朽  
形神漸漸覺相親  
觀河老矣無多祝  
鼓腹同爲盛世民

贏得尊前見在身  
空教海內望斯人  
流傳玉局文章老  
蹀躞金門貨色新  
葯裏豈能針廢疾  
衡茅終不忘君親  
餘生倘許安耕鑿  
雲白山青訪逸民

黃樓祀坡公生日

曠代高賢一刹那  
駿奔重睹舊山河  
雄才未試聲名大  
新法難言坎壈多  
欲薦玉羹羞薄酒  
誰持鐵板侑清歌  
瓣香心熱渾無似  
頭白從教命蠹磨

卽席

薜蒼名流選佛場就中詩老獨飛揚紅裙漫引侏儻舞碧釀平分  
琥珀光不解越歌思楚客乍爲蠻語憶吳娘相逢莫歎觀河皺醜  
酒猶能一慨慷

日相西園來藩賦贈代

新築沙隄建遠游意行直至海西頭陰雲解駁求遺鏃宿霧初澄  
認覆舟笑卻熊羆猶昨日禮隆羔雁本陽秋老爲迂谷懷淒絕借  
箸尊前試一籌

中台星朗鎮東陸司馬名賢域外知共濟不須分楚越微言可與  
辨澗溜千章連廈將傾日一簣洪流欲潰時携手河梁高處望神  
州咫尺莫參差

題餞春圖

輕陰如幕綠濛濛撲去黃塵十丈中淨地著花無老醜華春過眼  
已俄空蘭亭勝會渾無似洛水前游將毋同只是飄零多舊雨天  
涯何處不途窮

江陵謁張文忠墓

郭外行春謁墓門勝朝名相瓣香存防秋有道邊烽靜函夏無言  
主極尊身後蛾眉酬長者劫餘馬革得諸孫贊皇老向崖州去苦  
雨淒風問九原

和易石甫詩

石甫或自爲詩或爲人詩每以相示輒依韻和之而以哭  
輓終焉可哀也夫



滄桑未判兩重紗豈必枯楊不作華蠟淚有痕皆幻影烽烟無礙  
是浮家風懷如擣頻中酒雪髮盈顛尙戀花猶勝田橫舊賓客低  
眉吮墨和尖叉

雲漢微茫矚碧城莫乘曉月過華清庾郎老去爲殘客杜叟閒時  
只意行彩筆未枯依薄命橫財難鑄待來生漫言玉作中心局折  
角磨稜漸漸平

綽約耶溪遇浣紗依稀梵宇降雲車偶從日下無雙士來看人間  
第一花銀管擘箋臨褚帖竹爐點火試團茶鶴笙繚繞過緱嶺不  
數支機博望槎

八尺琉璃十樣紗五銖衣襯七香車澄心玉鏡菩提樹顧影金柁  
寶相花聽到品題同噉蔗生來智慧不關茶東皇擁護凌霄格隔

斷堯年黃月槎

玉馬琯戈異樣妍  
華髮初利現諸天  
雕鏤蠻錦歌黃竹  
被服齊紈映白蓮  
投好難逢金谷聚  
徵聲那惜水衡蠲  
劍南花事鶯曉序  
比例前修一放顛

眾香國裏鬪春妍  
初日芙蓉別有天  
汗雨成帷偏卻扇  
火雲張繖竟生蓮  
曉妝曲繪迴腸苦  
急束真宜笑靨纏  
撩亂雙眸瘖萬口  
一時都作柘枝顛

靈根啓牖最縱橫  
冰炭迴腸有變更  
願作鴛鴦心上印  
怕題螺羸眼前清  
瑤臺猶寫驚鴻影  
茅屋難留乳燕聲  
祇是彩雲容易散  
祝他雙宿儘生成

金屋何人貯阿嬌  
安排寫韻染輕綃  
開籠影入青天杳  
脫殼情原

白日昭乾爛含悽憎北客家公失色說南喬目眙偷得迴車便一  
晌華茵去處飄

菊花作伴倍清寒欲概生平豈一端白髮相饒無柰病黃金已散  
始知難若論艷福拌珠斛便到修文有玉棺易代騷人多老壽菜  
黃歲歲渥顏丹

高懷久厭作勞薪末疾居然竟隕身薄海誰爲真識者上天不喜  
盛名人花知娛老探將徧詩到看山寫更新百卷雄文終不朽可  
憐殘友獨傷神

和紀庭感事詩

踞得洪爐一晌歡死從枕枕尙疑寬寄奴大有迴天力吉利方稱  
亂世奸十萬能通心早醉九原可作骨應寒倉皇已就休兵局更

作新軍慎發端

陶然亭修禊

郭外依然浩蕩春徐驅薄笨就城闈綠搖汀柳風難定紅綻林花  
雨未勻淨地翻因逢勝侶清游忽漫憶前塵閒中歲月堂堂去袂  
濯無勞問水濱

法源寺

法源寺遠路迢迢每到花時客見招瓔珞四垂紛白雪幢幡萬縷  
遏青霄得聞俊侶携菱蒂解事山僧洗菜苗他日倘逢腰脚健不  
辭拄杖一逍遙

劉聚卿蓄忽雷爲賦三首

樂器緣何號忽雷畫臣貢進上方來撫絃乍憶霓裳譜歷歷開天

劇可哀

莫笑中涓契苾兒聆音識曲亦堪師  
瑟瑟琵琶競作鮮卑語市上捶琴

問阿誰

博通好古劉原父曾刻琳琅萬卷盈  
又學中郎覓焦尾從教古樂

返韶英

閨庵購得故相和  
珣嘉樂堂集及其弟和琳芸香集子殷海

衍禧集屬題

黃紫分標宰相籤餘財裝點到詩篇  
何如偃月堂中客不羨文人

只羨仙

漢皇賦詩過萬首枚馬偃僕奉至尊  
犬子劣能通佛性鸚哥嬌也

作人言

當年玉局在烏臺吟出新詩便赦回徑向前賢偷一著可憐遲進上方來

列屋閒居竝妙姬清詞麗句總堪師遠輸金谷風流壻冷眼窺人是可兒

聞道佳兒有粉侯累將仲御費青鏐朱門咳唾無珠玉藏拙還應付濁流

壽錢新甫

獨持椽筆記先皇梅隱青門近帝鄉濁酒一杯琴一曲山中日月信綿長

靖節高風邁等倫閉門卻掃況蒲輪百年鐘鼎家聲遠紙閣蘆簾色色新

令子翩躚列省闈  
萊衣鞠脰報春暉  
黎洲調語君應笑  
不解饜兒自食薇

記向河汾駐使車  
衙齋投轄醉流霞  
俄焉二十年前事  
白首重逢顧影差

野棠軒詩集卷一終

野棠軒詩集卷二

南海修禊不赴

禊飲名流選勝殊  
華清宮下曉風濡  
幾同洛水來歌客  
忽憶烟波作釣徒  
太液三洲天上迹  
長楊五柞夢中圖  
一從迂谷沿洄久  
鐘鼓爰居意未紓

石甫屬賦海字韻

行年詫逝水交迹  
蹈人海聊託倚柱吟  
頻驚鑽燧改袂除  
復何除委形同傀儡  
或言駕巾車終焉怯  
高墪大化趨明煦  
雲物恣崔嵬亦旣春  
服成尙遲秋英采  
五禽習熊申三傳  
讎豕亥掩關請息交  
久矣勞生瘁

七十初度答紀庭



顧影何能似石臞當年曾笑腹如瓠餘生倘免供描畫願寫霜寒  
飼鶴圖

一領狐裘卅紀存每逢冬日尙春溫老妻絮絮祈安晚棗栗時時  
賦眾孫

平生交舊半山陽三二晨星近鬢桑那有寬閒好懷抱他生祝取  
舉君觴

偷息尋歡總未安混茫也作古稀看殘膏賸馥渾無用濡首從教  
歲月寬

哭熊小魯二首

相逢易代眼猶青古誼真堪起結癥手擲黃金同土芥身如秋水  
慣奔騰多情更復憐余季晚歲誰知慶有朋忽漫江濱來鵬信直

教老淚墜如繩

生來游俠氣，峻崢誤踏靴塵任。廢興巨眼祇今說，徐邈褊心何意。  
遇陳登青鹽借徑，涂初闢白竹陶情。几莫凭聞道河東三鳳，在高  
門王謝有傳燈。

賦舫齋祝趙館長壽三首

澄心觀水最涵虛，古屋重瞻綺閣疏。結網珊瑚羅眾妙，揮毫玳瑁  
治羣書。將人幸傍凌霄鶴，學士差同逐隊魚。南極一星輝柱下，精  
神還似帥夫餘。

迴廊小院不崇奢，想見當年惜物華。泥落空梁巢去燕，窗橫淨几  
字塗鴉。校經中壘青藜火，述異殊方碧落槎。野史遺山亭在否，何  
如說餅大官家。

安排白紵競詩魔鉛槧餘閒寄興多每飯不忘溫室樹舉觴相屬  
麴塵波紹聞遠譯波羅蜜遠集深慙曳落河大匠徵材容馬勃許  
窺鳳沼占吟窩

貧居

五十年前饒作伴而今重與結心期緜袍欲敝猶堪著杼炭微溫  
故令遲無病可名清淨福有書且過寂寥時安排筆硯晨曦上細  
校新填卽景詞

早知此境定相隨况值滄桑了不辭遠客到門常晝掩童孫散塾  
慣朝飢向爐赤脚翻羹釜吹火青唇進酒卮我比淵明差省事不  
曾辛苦涉東籬

老去難禁百不宜貧來相謔欲何之地偏漸覺心能靜才盡終愁

路易岐莫壽期頤羞褚令漸能履踵學原思索居省卻看人面偶  
傍仙阿理舊棋

少成慵拙晚成痺終窶長閒若可爲鶉角久忘車上儻虬髯羞向  
鏡中窺推排已是支離叟偃息無當昨暮兒有粟在瓶衣在笥不  
須喋喋效詭癡

縮本蘭亭王虛舟臨上石石在伯綱齋中

麟角鳳毛世所貴古蹟流傳二百年咫尺應須論萬里神妙欲到  
秋毫顛

題竹斐閨秀詩冊

掃眉才子才縱橫生逢枹鼓昕宵鳴鷄骨支牀驚不驚  
斷縑零緗費收拾賴有人間好天婿篇篇細寫珍珠字

當日黃巾弄潢池攝六丁者非渠伊寄語宅相深長思

題閻文介公墓槐仰梧書屋圖

相國昔年撫山左忽動歸興思田園園中舊是讀書地古槐青桐  
交枝纏自從花門擾渭北墟里蕩覆爲雲烟繪圖微詠寄遐矚引  
首六字凌歐顏會文正書歸作萬公十六載天子疊詔徵林泉入  
參樞密陟綸閣一語不合仍歸田令子鳳毛選中祕珍重斯圖家  
青璫我聞公昔開府判吏牘旁行邪上皆心詮郡國利病互商兌  
字字沁入人脾肝迨掌邦賦慎出入牛尾抉剔絕旁緣是時中興  
振鴻烈和戎無事興建繁獨坐愀然憂至計再拜抗疏臣敢言上  
言水衡倍曩昔下陳兵燹閭閻艱卽論桑孔有深意矧比韓范汲  
羣賢嚮使老成績朝列陵谷安得遭迤邐披圖未竟淚沾臆嗟哉

公子尙慎旃謝棠鄭笏百世祀永與平泉艸木相流傳

壽章式之

欲祝期頤悵不辰鹿車偕隱自生春護持經籍嗟微禹徒倚書叢  
當避秦大節千秋同沆漉高文一代費陶甄義熙甲子何須記青  
史他年有逸民

哭沈母周太夫人二首年八十有八

忽聞天姥玉峯傾遙睇慈暉雨淚盈賀歲往年親拜母訂交令子  
許呼兄食單檢點供珍果畫譜精深納綺楹斗酒生芻何處奠西  
州慟哭怕重經

丹青拜賜翠籃筠得法南樓妙寫真紫麝自矜絨櫝秘紅羊同化  
劫灰塵重遊海上形容悴獨拜牀前笑語親每歎故人風義古可

知荻訓北堂春

題孝女文

殉父不迴顧欵奇矧稚年文人重風紀奮筆著雄篇至行叔先維  
清才謝惠連家珍逢大戴石室發幽潛

偶成

勲門喬木蔚孫枝心史重編有所思嬪世教忠家法正娛親執節  
上公知中興事業懷宗袞故紙搜羅列講帷洄溯道山歸去早餘  
生不幸是期頤

壽馬通伯七十

列宿郎官獨下帷著書迴憶種松時六經餐勝宜黃髮諸史然疑  
信白眉鳴鳳朝陽徵士少授鶉宅相皖公知瓊筵莫漫驪駒賦吾

道將南顧少遲

落葉

一年無賴是西風黃葉蕭蕭夕照中  
弱柳經霜痕黯澹古槐映月影  
朦朧吹來繡戶憐乾蝶響逼寒檠  
應候蟲海角天涯隨處是生成  
薄命賦飛蓬

青女乘時著意欺繁華代謝有前期  
流離阨塞迷鴻爪迢遞關山蹴馬蹄  
迴憶春風裁剪候又逢夜雨打窗時  
御溝蹀躞東西水莫問南枝與北枝

枯菀儵然判異形千章夏木自青青  
空階苔冷無人惜野寺聲多有客聽  
誤認亂紅春尙在可知幽碧歲將冥  
閒中漫理哀蟬曲一點愁心謝醪醑



迴風飄墜溷藜蒿莫倚長松弄晚濤萬物到秋都瀆落九州何地  
是堅牢願言返本根安託去作炊薪役已勞獨坐荒齋慵不掃校  
書休及反離騷

唐磚侍女圖

繡幃春暖朝起試學漢宮高髻低眉輕攏鬢雲微露纖纖十指燕  
髻

汲得銅溝清泚拭徧卮當鼎趾惜不提去澆花排當紅泥亭子滌  
器

豈其必河之鯉狀如松江之鱸犢鼻爲君上食有酒一斗提壺斫  
鱸

活火新泉紫蕊配以詩笈畫叉遙想其人如玉盧家赤脚應差煎

茶

館長招飲遂園閨公首賦三詩次韵繼作

地僻經過少天然入畫圖野風相吹得山雨欲來無移席送賓主  
隔牆鄰給孤惠州橋最似點筆憶髯蘇

本爲仁漿發人皆感二天閒情一撥置盛事早流傳末劫彊爲善  
佳兒必象賢井欄爭汲處墟里漸生煙

嘉賓傳筆訣宛爾讀書堂槐蔭真成幕園蔬自有香烏啼催布穀  
石臥似餘皇作頌煩公等鯁生敬舉觴

輓秦侍郎

起家文學侍丹墀晚御兜鍪遇亦奇校士七閩羅眾異衡文三輔  
擢英姿埋頭玉海深甯叟遁迹荒江諫議詩偷息餘生遺逸少振

懷同氣更漣洏

過友人留飲

白社寒山跡已迷  
謝公池館許登躋  
藏書棐几無凡牘  
招客杯盤只淡齋  
舊學擘巢追石峪  
新儲側理仿昌黎  
庵湘綺俱黃土  
猶復憐才到夏畦

題歸隱圖

青楓丹柏滿山橫  
煙靄迷濛過眼明  
柔艣停時憑客喚  
小橋歌處渡人行

鹿柴幽篁似右丞  
輞川圖畫比秋徵  
春來儘有桃花水  
直送風帆入武陵

結廬宜結古山濬  
不使爐瓶拂點塵  
萬里遨遊吾未老  
拄笏親訪

白雲人

謝董柳莊自龍江餽米麪

故人爲我具餼糧千里傳箋特寄將往日三椹蒸玉液當秋百合  
帶山漿加餐正值迎年候說餅真成佚老方試向龍江尋近事英  
風高義總非常

謝韓鄰送酒

老去心情百事差止餘濁酒伴生涯分來北府新桑落點注東籬  
舊菊花千萬買鄰聞自昔二參易醉不須賒閉門應怨愁生嬾短  
什吟成當拜嘉

龍江吳將軍歌

狂風怒號鷓鴣鳴西來鼙鼓如山傾巫閭凌河俱失色可知東北

有長城鷓鴣本是蜉蝣子投入綠林捶不死許爾偷活草間乞越  
南湖北恒遭棄新說流行舉國狂容留無藉到學堂侈口競談鵠  
鶴陣逢時竟列鷓鴣行富平公子人中傑延攬英豪喜提挈每將  
肝膽輕許人誰知方面從來別淮南衙內黑雲都呼叱能令大將  
趨竟付織兒全執掌當時曾是感恩無受恩未報宜心癢微功仍  
欲邀殊賞拂意蓬生鞅鞅心中狂突作狺狺狀手擁金剛霹靂車  
封蛇東犯竟長驅節使哥舒頻斷後軍諮程賈爲長吁將軍遠在  
黃龍府烽警傳來赫然怒投袂望皇及蒲胥蠹爾么膺何足數江  
濱一道追鋒車本爲軍興轉運輸異族貪金生異志埋輪振軸阻  
征途將軍一笑掀髯起老夫久已安排矣選就琵琶走不停練成  
背嵬危堪倚千里長途十日程朔風凜冽雪花輕都忘裂指冰鬚

苦遙聽前歌後舞聲況有龍城飛將在霜蹄蹴踏追風快鴉兒軍  
直度遼西迴指老羌空作怪風送蕭蕭萬目睽樂浪城外矗旌旆  
羽書迭報狼烽逼大府雍容正誓師巨流河水湯湯急連車接軫  
嗚嗚笛野心得步更恣睢噎氣盤空作吞噬將軍策馬勵軍麾致  
果成功要用奇金鞭一指如弦直組甲三千不介馳如山令重重  
遠取從天而下目無虜如潮如雷如強弩一舉擒渠煩再鼓不須  
魚麗陳彌縫不用鸞和控肅雍已將熊耳齊山甲一炬燒成遍野  
紅貔貅赴利殊威猛猘獠無能祇奔迸紫電橫摧萬眾胸赤丸先  
斷參謀頸豎子此時魂膽飛却將失計怨蛾眉千名犯義不知非  
此誼不明吁可悲萊畦聊作逋逃藪長繫雙雙似覩走背德忘親  
至不祥伏尸併命終遺臭利器由來慎假人龍驤傳節太無因阿

奴豈是楊無敵只爲軍儲色色新  
奔命軍來渴奔義師直爲壯今  
猶昔治軍第一治軍心善養滿腔忠義氣  
將軍一出定風波緩緩  
來歸唱凱歌放馬華陽無事事江頭閒理釣魚艇

題畫扇二首

搗扇曾銷夏奇花亦殿春秋風莫指棄付與忍冬人

似花非花不白之白十二萬年栩栩欲活

和瘦公四首

妙態能教倦眼新寒巖枯木又逢春  
風鬟婀娜含剛健不是伶官  
傳裏人

靈根詎比蓬門茁風範由來屬大家  
歌扇舞衣皆色相何須擲果  
逐羊車

景蘇堂上盛壺觴誰識當年慘綠郎白髮杜陵垂過耳重來掩袂  
聽伊涼

按譜霓裳有正聲引商刻羽耳同傾江東處士曾逃佛也下羅浮  
一字評



野棠軒詩集卷二

終

野棠軒詩集卷三

胡松喬永年泉攷屬題

周官九府不可作乘刀化布今猶存圓制沿革百十世中穿外郭  
無鉗髡貞觀遺賸鑿兒疔文德織留捏月痕崇寧大觀字最美瘦  
金勁比潛虬騫鄱陽以來續輯釋欲躋彝鼎追羲軒胡侯政成有  
餘暇蠅頭細字援證繁班如羊馬采厭勝鑄以魍魅嗤殘藩勒成  
四十有八冊可憐不助黔婁餐吾聞賊莽滅漢制四銖蓄勢五銖  
吞頗擁黃金六十櫃但噉鮪魚漸臺蹲叔世大官喜作脩錢貴不  
復搜其根剪去輪廓貌混沌康乾國寶聽潮奔斯民可使不可罔  
當千當百孰肯遵銅圓乃復有餘利騰之章奏感至尊坐使闔闔  
受朘削百貨踊貴災鷄豚侯宜模範列此貝一爲闔右申煩冤嗚

呼銅圓餘利誠何言可惜千年舊制遭秦燔珍重集古一編其常存

莊氏南華九老詩譜長歌

一老鬚眉九十餘重聽鹿鳴歌于于一老提刑官最達八十四歲  
恩綸譽一老行年八十二官二千石貧無廬巍巍三峰鼎聳峙行  
吟坐嘯非人扶一老六九弟兄盛五桂挺立翹三株積苦攻文乃  
一售黃梅作令親响濡有弟射洪姿高邁慨慕洛社倡吳歛阿兄  
將伯建壇坵九蓮徑分三夫渠季弟南邨更奇偉翰林出綰畿赤  
符游持英蕩玉堂遠解官課子補闕如長郎第二弟第一金華殿  
上遞傳臚侍郎治經尊古訓匪惟高甲惟純儒一老爽軒六十六  
賦詩詒訓傳粉榆一老艾田久牧令治譜能留強項模一老勁庵

善教養靈壁石門皆含鋪二老有孫有孫女有詩有筆瓊瑤瑤九  
老薄宦各勇退唐有三孔漢二疏聊復絃歌酬畏此敦將行葦亦  
施於維時乾隆歲己巳漆園一夢誠蘧蘧和者多材苦限斷或者  
邑野分厥居或爲孔懷或遏末雙丁二到直三蘇白頭在外遙授  
簡閩南趙北行歸歟九瀆山川甚淳樸尊有旨酒架有書譜中五  
桂凡三見德門之德何時儲紀年乃以會年斷其後往往耄踰  
起家進士自長物次亦舉貢無他途當年江左盛科第桐張長彭  
和笙竽若求耆壽累若若一觴一詠神明俱王謝崔盧無此比亟  
宜大書資董狐勁厂文孫輯譜傳會者和者分編蒲書成不就方  
正辟徵序莪林爭操觚大雲健筆喜偏宕斥及引退何其誣大受  
細受古有訓知足知止昧則愚人人競以天下任其諸舜歟蹠之

徒卽論在官攷治蹟慈祥頗與常人殊或引陂池同杜母或發倉粟比長孺石門乞鄰正經界剔除頑暴甘崎嶇赴愬宗藩便對簿力爭權使爲蠲租百里自昔困驥足繩之阿衡迂哉迂奉身而退奚不可琉璃屏碎祇須臾亦惟爾時退始可不及百年同囚俘子居此文殆少作晚歲當復發長吁憚固失矣張亦拘父師少師頻囁嚅古之養老重佚老懸車撰杖行有廚教士教農教獻酢煩苛甯爲鮐背娛謹循靜穆適天趣互師和讓宜州閩餘慶流芳百十世如花跼萼川藏珠卽看雲仍守先典重之不啻湯盤孟露鈔劫餘遞傳寫風行紙貴勤印摹更搜遺編斬完璧願書萬本留寰區善始善成本支責先民有作其神愉益壽善保五畝宅路叔洵推千里駒老人星見弧南隔太和翔洽唐與虞一門眉壽親風雅遠

勝詩人主客圖

和錢孫除夕檢稿詩

臘鼓催年燭影灑尖風當戶玉光紛同鑽故紙聯今雨厭聽邊烽  
付暮雲島佛祭詩原有例步兵索解共含欣素交地僻神遙接開  
徑從容證舊聞

題李氏忠義圖

竹紀書成歷有年異辭往往共流傳招魂况值滄桑日表墓難逢  
秦斗賢傳合老韓誰考異毀來張許莫求全頗聞史筆參疑信付  
與金陀子細編

秦宥衡學使輓詩

芸館周旋挹下風擁書伏案十年功郎官列宿居無事太守行春

感易通已見南人歌召父  
榻來東粵頌文翁  
臨池東帶加人處  
都在稜稜瘦硬中

菽苑雌黃未易尋  
片言直與度金針  
撫塵每幸名流接  
數典方知舊學深  
迥不猶人常自悅  
惠而好我竟非今  
黃公壚下秋風起  
惆悵成連海上琴

閨公招集社飲賦呈

初聞蓮社頗逡巡  
折柬芳時盛主賓  
美酒儘容三四酌  
嘉蔬盡是十分新  
絃歌我欲聆高曲  
謬誤君當恕醉人  
大匠居然收曲木  
不同紅友薄蘇辛

東瀛興文教託次老招致賦此謝之

聞道扶桑盛主賓  
遠煩耆艾置通津  
苑中博引雕龍客  
海上重徵

牧豕人正學榛蕪宜守舊斯文花樣怕翻新衰年漸減遊遨興猶  
喜天涯有德鄰

錢孫招飲賦贈

西望高門欲款扉欣逢雅集一搢衣良辰且喜花朝近雜興還愁  
月社非吳郡藏詩無豕誤嵇山卮酒趁魚肥適從淥水亭前過憑  
弔何人賦式微

風雪不能赴再贈

紫闥如遊白板扉對窗同艸舊戎衣窮邊搜輯無空闊異代流傳  
有是非懷古難逢餐勝妙阻修翻愧食言肥金鏡不使銜酬接欲  
破牢愁酒力微

三賦



畏人只合掩柴扉乞活曾聞易做衣也識彼蒼深有意敢云吾道  
竟全非壁藏蠹久容探舊溝瘠狼前尙擇肥季世保身誠未易試  
將益壽比宏微

四賦

不道乘闖竟啟扉又聞同室更褰衣迷離石上三生記太息人間  
萬事非與客言愁祈市隱作人誤計是家肥輪君點筆盈筐篋高  
士江東有少微

丁卯葉玉虎北海修禊賦呈

去年笳鼓欲褰裳此日雍容盛舉觴上已勝游會野次良辰例展  
得晴陽一灣水淨依瓊島萬戶牆低入建章客似雄文森在望雕  
蟲未可賦長楊

分賦得花字

高臺蔭嘉樹深園多名花矧茲池籩地由來歲月賒列楹盪淪漪  
周廬無夕斜主人此張飲淡食客不譁屆禊事由古集社生有涯  
酒罷循隄往方田引水車曾栽南鄉稻亦蔓東陵瓜當時勤教稼  
近臣咸拜嘉卽此團瓢寄豈不勝浮家俯仰懷古意他時入夢華

劉農伯社集城南遠不能赴詩以謝之

春光漸轉鳥提壺嘉會推排折柬呼甚欲去爲文字飲柰何遠過  
府中趨初筵致語思公是五筆清言憶景廬社事幾逢參合地舊  
聞試檢小長蘆

農伯寵以和章兼示新題敬次奉和

開門路遠足逡巡猶許分題景物新上座揮毫皆俊侶小窗鑽紙

是陳人清辭傳東囊生錦舊譜尋聲筆點塵三寶難依千劫換婆  
娑生意總非真

和錢新甫重譜花燭詩十絕句

新甫年八十周夫人年七十九余賦壽樓春詞祝其雙壽  
更和此詩侈盛事也

東都致語啟華筵此事流傳八百年十世高門長樂苑一生得意  
大羅天

皇華四牡二晉馳多士傾仰天人姿尊酒論文上亭坐雲龍追逐  
曾幾時

石渠點筆重詞科運值滄桑可若何賴有高文成典冊不教寶籙  
付蹉跎

一第艱難比夕晴君家籀石事分明記趨丹陛會聯步樞相朝朝  
夾火城

與世相忘舊侶稀靜觀秋月度春暉香閨舉案團團話不管人間  
有是非

南樓筠管寫雲烟奕世箕裘翰墨緣吟得清詩須索和新聲不藉  
李延年

閉置車中燕處堂綠林豪客喜宵行野田風露輕消受爲有山中  
聶隱娘

茶爐酒竈久安排拂拭重看玉鏡臺偕老中含偕隱趣葩經應補  
標新梅

豔福天全莫與儔瓊芝玉樹不須求合歡艸秀如含睇長壽花開

自竝頭

高燒紅燭對金尊此樂還贏廿四番麗日滿窗鈔朮叙春風入座  
護花樊

和竟又題一首

十年前我和吟箋介壽依稀似目前他日九旬詩示我更看周姥  
伴彭錢

次珊丈病後自述依韵奉和兼頌重宴鹿鳴之喜

歲星常照信天翁種德時時不有躬桃李成陰新化雨旃檀散馥  
比薰風雕龍客到皆虛左畫虎圖成不鑿空威美真如無盡藏豈  
惟謳頌遍遼東

鹿鳴嘉話珍重宴三五明星恰嚮晨一品衣披宜上坐九還丹就

卻橫噴槐當結夏會垂角松慣經冬欲作鱗六十韶華揩眼過恍  
疑明月是前身

偶然遊戲示醫家美疾何須論歲華久誦丹銘恭則壽共知皓首  
思無邪掾焚中筦茶如薺餐勝安期棗似瓜燕處超然神自王心  
田隱隱茁靈芽

雅懷淡泊厭笙簧好似鞦韆聲不過闡汲汲禮堂求寫定躋躋石室  
費商量塔尖合建光明業囊底還餘博濟方膝有佳兒時鞠脰高  
門綺席自徜徉

三人行

丁卯之歲階青星樵籛孫三君六旬初度同人釀飲藕香  
榭爲介壽焉賦詩紀之名曰三人行亦曰十三人行

謫仙愛酒兼愛詩  
稔侯工詩尤工詞  
探花經師而人師  
三壽作朋  
森列眉同人舉觴  
城之湄其名甚美  
室則庫所取地望  
無偏跂  
餠辜較萬錢  
羸席前方丈  
羅卮匱文杏  
香蕉祖與黎  
炁髓膾鯉雜  
鳧膈更翦春  
韭折露葵  
一客大笑酒如池  
二客豪飲殊  
昔時膏儒  
俊彥接履  
綦魚魚雅雅  
相參差  
學士三長天下知  
爲補幹難新  
藩籬方伯風  
土記伊犁采風  
埃及通侏儻  
仲御治書如治  
私剖白微  
顯衡銖錙其直  
如髮如朱絲  
餘事白石碧山  
爲道人閉口  
世相遺  
與古人居  
嚙其藪草廬  
三都聲名馳  
柏廬七略不  
停披金華太  
史何溫其蓮  
花爲船水漣  
漪清歌一曲  
江山移客來  
驂鸞身植  
鱗直入石渠  
參論思蜀江  
健者海鶴姿  
著書盈尺樂  
不疲中有粗  
官強肩隨嘉  
穀登俎揉糠  
粃興來時復  
睨鷗夷避席  
進酒前致辭  
名公

之孫多嶽奇少年黃甲  
藜西園東觀恣所之文  
夕德星垂夜靜文光沖

後懷來行

和

史官垂大戒妖異必紀  
蛾賊起費密東撫不肯  
揭檮而大書滅洋保帝  
百姓爲吾力貴使聯蹕  
大將橫捶撲小戶受斧  
銅人淚暗滴云有術攻  
已動天下兵益演幕中



吾皇抱空質此舉類有功其事古無匹傳之簡編中可以觀今昔  
宮車倉皇出關津何寂寂偉哉懷來君身被窮兇倍縱城夜半走  
朝服謁清譚六珈與三齊供御備一一庖人進野芹竈下淘新麥  
山城僅百雉法駕留三日天王盛寵渥微臣守遜挹朝爲導駕引  
暮換催租職光武蕪婁亭豆粥久方憶晉文渡河津什物棄無卹  
延陵猶幸歟嶺南獨增秩經歷卑溼地迢遞短長驛珠崖秀孤嶼  
荔浦鬱奇石丹砂葛令乞白鶴坡仙迹露冕四行春伏軾問民疾  
渠伊來作督拜疏黜其直九重閔前勞置之幸勿斥此事差強人  
如日透卑隙趙侯賦往篇吾聊復掇拾掇拾亦未竟閣筆長太息

野棠軒詩集卷三終

野棠軒詩集卷四

壽施鶴笙紀雲五排二十二韻

超世宜高隱文人樂大年詞林前輩少循吏古來傳孤露知名早  
慈雲受蔭偏奪標攀月桂視草度花甄掄俊千龍見移官五馬專  
分符從隗始授簡讓盧前黃籍鮫人泣朱纓鶴嶺遷教編寶戶布  
力卻水衡錢花覆沿谿路棠陰比舍煙風颿拌快利露冕乍迴旋  
鳥道開新軌蠶叢掘及泉爲憐蜀父老重鑿禹山川正論探源出  
微言借譯詮處脂真卓爾入幕亦翻然使者輶車發危乎甲士纏  
旄頭紛俶擾傲骨獨高騫疇昔官荆楚連疆接大賢寸箋曾附驛  
分道各揚鞭驥子能繩繼龐妻共引牽自然成綺季隨意侶期佺  
避地津門近占星洛下全耆英他日會猶憶大羅天

代壽川島六十六韻

南極昌星朗東瀛化日長大名常赫赫厚福自穰穰玉藻持躬謹  
金繩育德強一門圭璧重十億簞籩裝學術書三篋文章錦七襄  
人歌清且吉天錫壽而臧眼界高千古胸襟括四方豈因投縞紵  
夙有志孤桑往昔游京國兵交正恇懷鷁軍爭索賦蛾賊畏焚旌  
司隸先王職求材異地良干揆除舊範綱紀重初桃車騎臨行館  
茅茨笑草堂交情從此始意氣最相將拜表徵師席崇銜荷寵光  
三千方濟濟百六歎悵悵鶉首天公醉烏頭媪相狂呼鴉巢鳳閣  
引虎置龍驤天步陟危日人心向背場羣雌滋剝啄獨鶴自軒昂  
男子逢南八畸人得李陽排門忠告秘盡室治行忙關豈鳴雞度  
山容蔚豹藏危途摧略豹別道出餘艗斷港離蕃漢豐碑峙李唐

卷簾山突兀隱几水滄浪避地驚魂定浮家食指僵本來無早計  
况乃寄他鄉高誼銘蕭育閒邀伴葛彊雜耕時讓畔扶困徑傾筐  
野卉紅垂蕊山禽翠引吭海波渾一色坡嶺矗連岡繭紙雕詩蒼  
龍竇染筆牀越吟莊鳥苦閩寓致堯傷古有稱援手今無此俠腸  
避秦非得已遊楚抑何妨心識朱家瘁神歸碧落旁十年真一瞬  
百感漬雙眶花甲循環紀由庚道路康吉人安地宅盛德動天闈  
度索仙桃獻安期巨棗嘗芳尊來履屐清醴侑笙簧有妹方髻鬢  
嚴君妙主張爲聯兄弟萼舉贈女兒箱視膳親猶子牽裾慣倚娘  
魚軒容靜穆象服禮齋莊綽約珠分握茗華頰處囊木蘭工縱轡  
先雒愛新妝金錯哀黎脆瑤釵蔓草香加餐烹菊紫進酒嗅梅黃  
詠絮曾聞謝齊眉不羨梁和雍無此比福祉未渠央東渡銘心久

西歸引領望擔圭今蟄伏執戟昔趨陰羣季依劉穩衰門御李彰  
受廩同洛邑納秸費周防嘉會歡嘗瀝良辰亟褰裳早應陪几杖  
只是限車航頌德據真宰祈釐賦短章他年躋米壽

日本人謂八十八歲爲米

壽  
鞠脰奉盈觴

王晉卿方伯重游泮水索詩賦賀

瑯琊才子采芹年博得重闈一笑憐龍榜首登家有譜鳳池徐步  
望猶仙青雲迴憶初梳早黑水遄歸晚節便仰屋著書忘歲月辟  
雍鐘鼓故依然

王晉卿爲日人瀨川徵書率賦

當年徐市浮槎去合在焚書浩劫前三百五篇含沆瀣八十一縣  
界鈎連不須象譯聞聲澈得遠蟲沙寄興便老我頻逢方外客衍

波爲賦小游仙

題聽琴圖

白雲在天夕陽流泉獨坐幽篁欲彈未彈

一客于于行吟倚樹曲終鏗然鶴鈴微語

山空月上松稍山中人慣寂寥何處泠泠聲起一灣流水短橋

花落鳥飛人遠露白蟲唧夜涼解識琴書靜趣鑑湖何似錢唐

龍泉檢書圖作於道光戊戌距今九十年矣圖藏寺中逸梅

上人介李惺樵翰林徵題率賦一篇加考索焉

著書等身程不識蕭閒氣味枯僧似儀徵太傅劇憐才遺稿叢殘

發心慈仰視俯畫中有辭刊布天南洛陽紙鹿牀居士爲作圖近

撫粗文遠小李癸父丁公各紀年

潘序謂癸  
於癸巳

明道希夷竟誰是羅題

屬之陳謂歿於雁鼎勿陳燕說止寺者非三豕徐煩二龍子名蹟流傳貴

侍郎識真滔滔皆是讀書人

甯河張烈婦遺翰題辭

一死最艱難從容客舍間黃泉如可及丹旄願借還堂上尊章老

閨中稚弱孱淒其數行字端麗似歐顏

何必旃檀地同歸兜率天三從絃外指雙宿夢中圓夫石遙相望

奴星慎莫前西山采薇意珍重一嬋娟

題鋤園圖

大鈞無私獲勤儉萬物原勞生貴自我塵網挾其樊菽粟生有緒

鋤耨詎云煩室有少君侶門無租吏喧不嗟食無魚不慕庭有貆

中野五畝宅桔槔方灌園

灌園夫如何芸植須及早春日頗和暄秋風倏飄嫺使婢呼如願  
問童約便了分菽彭澤秫亦芟蓮谿草索綯冬宵寒剝棗秋陽杲  
把酒聽稻歌一笑有餘飽

餘飽亦難恃耕九貴餘三雨過卽叱犢春柔先飼蠶凡事咸豫立  
說詩迺樂耽園水具功德園蔬無肥甘閉門晒庭綠當戶對夕嵐  
偕隱甌猶煖適俗囊易探賢哉女宗式百代留雲藍

題因緣墨冊爲慕韓

佛說因緣夢易醒倉山妙悟語通靈達人自我無歆羨與世相忘  
有典型片玉裝成珍授簡散金藏密勝懸屏乘輅攬轡揮毫疾筆  
陣長留問字亭

題孫文愨公手錄王文成客座致祝卷子



雙絕龍場驛蠻荒客尙過致知新振鐸撥亂卽橫戈大訓丹書古  
濃香翠墨和分明同揆意直出掃籐蘿

北海禊日卽席作

宮廷處處引流泉笳鼓無聲勝地偏舉目風光猶昨日當頭雲物  
憶中天微波恰得凭虛檻晴午還宜喚畫船被濯年年成已事華  
林能到傲前賢

袂除最好逢和暢莫羨餘寒尙未輕吹面莫分風冷暖着衣難定  
雨陰晴水流花放春將老山遠雲微畫不成試覓青旂觀射柳瓊  
筵啟處感嚶鳴

戊辰上巳修禊北海分韻得屢字

上巳修禊徵傳註洛水山陰開大輅靡靡史漢論可聽超超老莊

理深寓賦詩不成酌酒罰曲水可引流杯渡衍古張爲主客圖選  
勝期得山林趣葉公濯濯人中龍好客集賢盡廚顧工書常摹河  
北碑傷時不忘江南賦法源寺裏香花開寒山社中名流赴沅湘  
一老白髮儒撰杖三朝黃金鑄江亭何必似蘭亭野曠天低繞村  
樹春明賃宅招近局採芰烹葵煨紫芋及暇居東便息影偶入征  
西屏弋慕令節重逢例文譙羣賢循昔咸點注初啟賓筵大和會  
爲臨水次面場圃靜心之齋北海隅危樓高聳怪石怒上林文竿  
掄白閑建章舞羽振朱鷺天家富貴此卑宮不見當年翠華駐劃  
爲湯沐娛劇賓假置壺觴來葛屨昔聞高塏心頗怯今到華林游  
已屢恆情日遠日以疏老態彌增彌無忤延佇徐行千步廊被濯  
難得四美具兩楹幸舍幸肆設五漿先饋先膏儒尙食幾欲過淮

澗催酒那須問清醑起觀謝傳睹墅棋旁訝微生乞鄰醋尋丈作  
畫工取勢鉅釘裁詩巧琢句絳人笑對丁將軍驄馬遲來高都護  
尺地動如參商星丈室喜聚今舊雨季子神如叔寶清文采自昔  
映瓜步漢壽才比車騎密履屐之間森武庫名士例可束高閣賢  
裔何不縛戎絳試看介子使樓蘭下馬疾揮新露布更有王孫繼  
松雪盟鷗偕隱美風度興公抗疏乃遂初明復論史其當務太史  
要之報書人成子歸乎采芑嫗甘陵黨部某在斯河汾將相兒好  
作庚申紀外含累啼丁卯橋邊富掌故不著一簪守一莪走避三  
薰就三吐伯業高歌黃鶴飛康節小扇青驪妒覓句長吉囊似錦  
選詞安上坐如塑据撫義山亦遊戲善學柳下任斥苦含動含靜  
各有態既醉既飽容多誤瓜侯規過下單辭祠郎念往逢良晤吾

宗慣啖胡麻飯吾友夙向桃花悟主人雍雍瀛洲侶賓朋雅雅雲  
臺數長安水邊麗人多清明節過風光煦永和故事一觴詠太始  
清談重縑素賦韵何如霍去病能詩或者曾子固待鑄翠墨親注  
籍換寫丹青齊立阼揚鱗去去客當歸循欄望望春且住膳宰催  
徹鸚鵡筵僕夫告具驪駒路明年此會公早計回首十年幾朝暮

錢孫先生慨賦歸歟賦詩祖送用閏公韵

文史觀摩意氣親十年笙磬許同倫相看蓬戶容殘客如到桃源  
憶故人駭浪安流期後約征輪旋軫卽前因平生最羨歸田樂又  
送扁舟自在身

再疊前韻

燈紅酒綠正相親一唱驪歌送季倫七澤頗虞卑溼地百金或遇

澌泐人坡公割耳真良法杜叟消愁亦妙因莫向天南求薏苡徑  
呼美醞潤長身

二疊前韻

客難批根貌不親登場角菽異伶倫耽書仙蠹應憐我食葉春蠶  
解笑人一傳眾咻原失計喧賓奪主太無因猶遲斷手觀成日慚  
負齊名著作身

四疊前韻

此去湖山景物親閒中草草語狂倫平波定有澄清象秀嶺如逢  
蘊藉人溫詔江村求檢寄古亭竹垞訪陳因他年拄杖重來日一  
笑相看老大身

金篋孫贈弋氏詞林正韻賦謝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序曰書音之作各師成心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

詞苑新書未及尋故人爲我費兼金匹夫有作齊天子村塾流傳到莪林兩宋已殊聲調譜四方各有重輕音詠歌竟與宮商合輪與吳歛自在吟

戊辰七夕

秋陰連夕銀河隱苦憶雙星耐此宵碧海生烟魚避影黃沙迷路鵲難橋閉晴怕見花非霧掩耳猶聞汐復潮瓜果空庭人意嬾若爲天問在何朝

鈕節母輓詩四章

苦與人俱老超然寡婦清終身無樂日子處有啼聲草屋三間破

藜羹十指營門楣雙楔建稍足答平生

最苦垂髫日哀逢廢蓼辰乘陣昭大義裹革矢志忠臣叔維情何慘  
曹娥志莫申萱慈與諸季迸散各迷津

結襁何太早無奈迫貧寒未得尊章侍猶祈旦夕安離鴻消息斷  
寡鵠死生難乞活朝朝事天平下眼看

抱子爲明禮俄延四十春暮年完夙願遂事仗周親力竭能營葬  
門單幸得人荷天膺上壽回憶太酸辛

儒醫篇

神農嘗藥徧百卉軒轅下問岐伯對四聖昭垂靈素書書在人間  
少人會卓哉史公目如炬首紀越人及臣意華敷雜治近巫夷郭  
玉數言通物趣題名方技義原乖此是書生分內該東晉特書殷

內史南朝猶錄徐之才國朝儒者知醫重董浦堯峯各有誦葉家  
三世始揚名盧生百發皆奇中涸谿玉楸並時起或古於文或明  
理建德太史藏書富闡發氣化信吾美觥觥蜀中蕭先生英年對  
策颺大廷道貫九流無所試胸羅四部久知名昭德高門晁无咎  
眾妙名言伏不鬪鶴避寧忘救世心鴻都初試活人手列侯擁篲  
迎重客羣彥聯吟推上座切脈精微三折深處方差擇千金可蒙  
患肺痰久不瘳十日不睡中焚燒藥公亟爲招穎士清涼一服病  
全消如揚東海洗塵翳如激西江撲火劑清夢綿綿聲寂寂食衰  
家梨差可擬又以耄荒眼失銳乞得良方沈蘇備長年儻可生春  
風對月仍堪似秋水讀書期於世有益其道萬方醫則細道少力  
解龍門嘲用宏旁采烏臺秘奈何舊學短藥棄新說紛綸雜非異



上池不飲飲流沙  
遑論五運與六氣  
先生有道出羲皇  
走也書叢  
白首僵述古  
一篇聊作頌蘭臺  
他日許評量

詩峰枉詩見贈並示新什依韵奉酬

幽居只合抱吟肩  
太液曾經賦下泉  
苦爲先朝分美刺  
卻愁拙筆  
意流傳  
鄭嬾共幸青箱續  
岫嶼何時赤石鐫  
老我逢人貪話舊  
王  
孫珍重正英年

生逢巨奸空筆誅  
竟移周鼎驅商瑚  
東門長嘯相早識

曾與文忠  
文襄言之

北府勝兵心自殊  
去矣鳴鶡毀我屋  
終焉害馬踏中涂  
彼蒼者天  
下清問毋令閭里長年呼

有感二首

白木長鑱竟及肩  
書空咄咄比深泉  
謳詩發冢真成讖  
封谷種幽

惜不傳勝代尙餘抔土在神功莫向巨碑鐫  
橋山宰木葱蔭盡此恨沿緣自昔年

不忍長言一聳肩餘殃何至到重泉難從沙社尋高士或說宵人有秘傳銅馬未聞三尺詔玉魚安識眾鋒鐏初陵可復阿房似欲問當年解萬年

移居漫興

播遷吾土似流氓狹巷迴輪恰有情風入窗稜驚蝶舞水催車轂作牛鳴推敲門隘人來少叫賣牆低聽得清每到黃昏求售急挨肩呿口帶悲聲

錢孫詩來促寄前詩率賦奉答

文章有神神感奇北者寫詩南賦詩地方數千日重九儼若飛渡

訂前期寫成遲遲不卽寄欲就宗匠求瑕疵昨訪黃公城西路頗  
聞一事足解頤黃公詞學最邃密張王周柳相追隨紀異近賦湘  
江靜展圖又題鷗波湄一客見之大奮筆塗竄及半濡淋漓砥璞  
雜揉下和泣蘭蒿夾植屈原疑公遠幸未歷此劫六丁擁護千艘  
馳瓊瑤在手誦在口誦之口沫神爲移上言索居意惓惓下言珥  
筆叢彈譏譏彈豈獨關我輩始卒離合公應知夢中突兀草木狀  
旁觀久矣如列眉蓬生自爾塗巷沒茅塞不覺門徑歧丁香凌霜  
放香未老槐遮日隨牆欹山桃摧薪尙纒潔海棠半槁羞華滋非  
想非因非幻影公平吾言卮不卮公詩大佳光明錦光被上下雲  
四垂中綴迷罔寓深嘒輕風吹漾千玻璃蟲吟蛙曲等容納越歌  
不笑巴人辭終慚瓦缶近琴筑乞公掩拙投淪漪

古人不欲仕

古人而欲仕此語吾未詳相見贊羔雁束身重圭璋中壽服官政  
四十乃曰強所以遲遲者業恐志毅荒王制一卷書往復言郊庠  
郊庠誠有之豈爲利祿鄉三升及王庭王庭伊何方但聞澤宮射  
未見賢書揚三傳束高閣檢視無毫芒徒有拯溺志而無引水航  
世胄據高位下士徒趨蹌抱關與乘田爲貧已可傷以此云從政  
遠比參與商聖門言志日兵甲及農桑繼之以禮樂冠服都有章  
偶抒康濟願終焉許點狂非感士不遇不遇乃其常入官只充數  
曷若卷阿藏簞瓢陋巷飲俎豆闕里堂古人而欲仕此義殊渺茫

其二

孟子之古人其謂春秋歟春秋以前事書缺益迷胡周霄之古人

殆指戰國初由春秋而來綿歷百年餘世閭盛欲極國削勢自孤  
弱者噉狐貉强者化龍豬齊趙諸新國頗易舊規模不見世祿迹  
寒士乃發據荆楚客少過是爲景昭無蘇張范蔡輩東西盛奔趨  
朝獻掉闔策夕上縱橫書其學出鬼谷其術多陰符事亦有利鈍  
利在佩圭組鈍者貂馬敝甚或蹈商吳是以佔畢士安默守盤盂  
偶涉人間世終非利祿軀漆園蘭陵叟一見光陝翰勸學喻出藍  
嫉世謳含珠感彼鷄憚犧甘爲龜曳涂十駕循雅禮五技斥鷃毆  
騶衍前知聖魯連千里駒酒漿魏毛薛滑稽齊淳于秉躬抱微尙  
蕭然木石俱或受一廛隱不被萬鍾驅實緣取士闕庠校化邱墟  
舉世競詭遇立談爭斯須試問拘墟子安得窺天衢古人而欲仕  
欲語終躊躇

野棠軒詩集卷四終

予  
之  
十  
詩  
集  
卷  
四

十一



全集之三

野棠軒詞集

吳興吳永書端





本	北	奭	歲	荒	屠
斟	宋	氏	吉	落	維
印	槩	仿	林	之	大

野棠軒詞集目錄

卷一

露華

又

摸魚子

選佛閣

洞仙歌

又

瑤華

滿庭芳

歸田樂引

祝英臺近

探芳訊

月下笛

霓裳中序第一

絳都春

木蘭花慢

念奴嬌

燭影搖紅

水調歌頭

醉太平

雨淋鈴

祝英臺近

高陽臺

又

水調歌頭

又

又

鵲橋仙

蝶戀花

壽樓春

二郎神

卷二

西施

酷相思

醉太平

望海潮

傳言玉女

浣溪紗

醉太平

高陽臺

偷聲木蘭花

又

滿江紅

又

傳言玉女

江南春

鳳凰閣

滿路花

瑞雪濃慢

南浦

沁園春

永遇樂

蘭陵王

天香

春風嫋嫋

隔浦蓮近拍

碧牡丹

唱火令

殢人嬌

八聲甘州

壽樓春

水龍吟

卷三

永遇樂

拜星月慢

水龍吟

惜黃花慢

珍珠簾

絳都春

惜餘春慢

百字令

法曲獻仙音

醉江月

大江東去

燕歸梁

鬪百花



解語花

木蘭花慢

歸田樂引

浣溪紗

小梅花

高陽臺

菩薩蠻

又

高陽臺

湘江靜

六州歌頭

沁園春

又五闋

卷四

霜華腴

又

齊天樂

南浦

滿庭芳

鬪百花

酷相思

翠樓吟

燕歸梁

又

又

玲瓏四犯

無悶

菩薩蠻

又

絳都春

八聲甘州

虞美人

菩薩蠻

滿江紅

又

又

又

小梅花



野棠軒詞集卷一

吉林爽 良

露華 史館榆葉梅和閨庵用碧山平韻

踏青人嬾恰峭風吹得困損春魂不分明處猶餘一縷芳痕儘有  
浮花浪蕊是幾番嫁杏拖裙渾未覺東皇有意潛與移根 淒清  
低顰斂靨似新入平陽返處長門溶溶淡月能消幾度黃昏坐對  
繁英薄媚只莫忘流水孤村春去也斜陽一抹斷雲

前調 和閨庵用碧山仄韻

亞枝蕊坼怎一晌勻回舊日顏色翠葆細含偏有天紅縈拂寂寥  
分擲牆陰撩亂又穿窗格珊珊意嚴妝薄施細認天骨 憑欄無  
限心惻儻奏乞通明留住冰魄簇擁嫩香蜂蝶忍便輕摘可愛有

限韶光欲倩畫工圖出凝睇久移尊餞春也得

摸魚子 題四弟莘吾秋日山居圖

甚秋容彫疏滿眼山中宜適晨暝蓬蓬如齊攢雲樹野卉小紅低  
映霜信冷試信步幽尋微渺寥天淨閒居漫興祇采藥林深尋碑  
寺古淡趣略相等 秋聲緊一片楓林榭影西風吹入寒勁空中  
攝取仙人境那有玉樓銀井君記省圖不盡迴黃轉綠無窮景流  
光莫定儘屋角攤書牆頭漉酒祝爾睡鄉靜

遠佛閣 四弟遊西山回告余雨中看山有似畫者有不似  
畫者余愛其語爲譜此解

意行徑至層壁峭立濃翠新洗斷崖如咫此身恍置荆關畫圖裏  
倚天極視平野繡錯村舍煙起西望如此切休東顧蒼蒼怎凝睇

徒倚衆峯逼比較丹青渾不  
重遊宜若明綺阿連高致便刺  
几

洞仙歌 念臺先生海天  
韓陵片石去名賢未遠且作人  
誰比似只玉帶遙遙作伴 留  
危難拂拭莫開匳咫尺圖中海  
題怕青鐵穿時素箋難浣

前調 題肅忠親王旅順  
荒寒野處問如何遣日手擘濤  
憑眺處都化作湘纍歎叱 天



堪憶舊恨怎消磨  
澤畔行吟猶延望  
斷鴻天北當莊生  
哀吟一般  
看任蘇海韓潮莫  
攄胷臆

瑤華 趙尙書家曇花

日邊仙種海上移  
來剛到天中見  
夜沈沈候有雙雙  
雪蕊款開徐  
歛金尊罷晏恰點  
綴疏簾低檻素心  
人坐對怡然鉤月  
初臨影淺  
小盆豐葉敷腴似  
青瑣輕搖粉團微  
顛頻催明鏡差解  
意留得  
新妝半面幽香暗  
逗分一縷飄颺鼻  
觀祝年年應節同  
心刻畫玉  
真圓滿

滿庭芳 孟晉招飲淀園

雨浥輕塵風吹淡  
馥一灣流水田田  
亭亭紅萼翠蓋滴  
珠圓勝賞  
偏逢夏健陪遊屐  
蒲筴都捐濠梁興  
引車虛左一似信  
陵賢 西

園初識路東阡北陌第五橋南有幽篁結靄老樹參天散坐聽詩  
讀書蕭閒趣雅稱林泉飛濺急碧筩勸酒歸去冷雲偏

歸田樂引 題吳太史卷阿行卷

山轉溪流曲有數椽縛茅老屋繞屋扶疏綠散步橋下立修路幽  
拂共識宮僚舊湯沐 俄焉易陵谷愛惜鬚眉黃冠服家山夢遠  
歸興託縑軸居處意不適一編書數竿竹鎮日無言野廬伏

祝英臺近 題硯爲伯綱

水晶簾青玉案纖玉揭紅衽譜入瑤琴香散墨花沁誰將寫韻軒  
中曝書亭上分一段碧谿珍品 彩雲暝金碗散落人間蕉葉墜  
花窻賴有封胡什襲綴題詠描來鳳味真形龍賓餘瀋好料理畫  
眉春永

採芳訊 上日立春次閨庵韻

早春舊念大地陽和峭風吹換更六花飛舞向爐不知暖曹騰倚  
醉趁椒盤連舉紅螺瑤說良辰逝水年華歲朝頻見 無語暗心  
轉記洗甲銀河捷書曾盼負了韶光踏枝鵲處堂燕開燈時節依  
稀近柳眉花眼問山中曆日都忘早晚

月下笛 和樊山次韻

老而放顛相逢又得北來孝穆迴黃轉綠春在城南杜曲問瑤光  
何時散花聽檀槽有人似玉信天然麗質瞥然得睹慰此惻獨  
自憐陽五尙遊戲人間意行無觸吳箋十幅輸與伊人空谷笑虞  
山高哦絳雲詩成只有如是讀儘閒情待續子夜曲與君秉燭

霓裳中序第一 和樊山韻

菩提子未結瞥眼年華捱到百棕拂蒲團靜絕便削了青螺冷冷  
習習冰肌欺雪更圓姿能替新月鴛鴦字儻教如夢不惜梵天隔  
聽澈鶴聲一一妙悟得女兒心迹春閨原自隱切問漢水穿珠  
澧浦遺襟至情誰箇願他日雙飛雙宿雙蛾細佛前稽首雙影  
菜花蝶

絳都春 和樊山韻

無情有恨空竦動漢廷更無人問七寶錦車萬里青山催紅粉  
蘿尙接吳宮近怎送入穹廬枕枕生來綽約奈何薄命欲將誰愠  
能令異時佳麗借歌舞傳出天人神韻一曲琵琶劃斷哀絃雙  
珠迸豐容靚飾眉峯暈是孰教昭陽無分古來多少難言付誰修

整

木蘭花漫 和樊山

慧心何婀娜一向道女兒身怎乍市吳鉤學登吉莫異樣精神行  
行關山迢遞更朔方身手不猶人儘自高歌曼舞都忘佇苦停辛  
橫瞋萬竈忽雲屯一矢掃胡塵問樓蘭降未饒笳競奏顧影含  
顰逡巡貂蟬卸了覩英姿豔質總難分颯爽錦衣花帽嬌憨翠羽  
紅巾

念奴嬌 荷花和孟晉用白石韻

亭亭絕豔是玉真生日適來俊侶徙倚疏廊擎翠蓋折取觥籌無  
數白鷺低窺紅蜻小立碎滴芭蕉雨冷香浮動擘箋爭拾新句  
野曠依近連昌衣雲鬢影一任人來去斜傍釣磯撐小艇隱隱菱  
歌遙浦碧水三弓珠簾一桁合作浮家住凌波含睇御風如導前

路

燭影搖紅 乙丑正月和閨庵韻

怕說春朝野風搖曳欺人老鶯啾燕啣耳邊新悔不埋頭早覓取  
黑甜幽杳又平林羣鴉鬧曉情恰似嫠婦孤舟家山夢繞 懶去  
巡檐隔籬花影知多少紅稀綠暗不禁寒秀茁牆隅草欲覺何曾  
睡覺舊巢痕微茫盡掃杜鵑安在只有絲蠻依人飛鳥

水調歌頭 曇花第二詞

四座且無語聽我說曇花芭蕉梔子肥大盆盎簇橫斜移自祇陀  
林裏安在亞闌干側刻刻起光華如熟五斗米似駕七香車 更  
月瑄送風信促流霞依舊青苞玉蕊覺性逗靈芽聞道仙人七七  
又有石家醋醋狡獪弄丹砂寶相乍圓滿羯鼓不須撾

醉太平 曇花第三詞用宋人獨木橋體

凌波藕花隔籬菜花何如曼陀羅花解逢時作花 垂瓔若花仰  
盂吐花十年重插宮花共含飴賞花

雨淋鈴 爲汪仲虎題曉風填詞圖

騷人餘韻隔幾朝暮仙掌猶近浮名換了何似淺斟低唱小紅輕  
趁綠岸垂楊恍白石碧山相襯問昔年秀句珠聯隴客猶傳井華  
噴 念浮生離合無憑準指瓊樓舊有仙人引傾盃更調新曲幽  
咽處莫侵青鬢潭水干尋笑語桃花誤了借隱恁殘月向曉風吹  
夢過巢痕穩

祝英臺近

晚風涼殘月淡惆悵玉人遠弱柳長條垂處畫樓掩那時喚渡菱

塘行歌蓼岸曾載取巫山一段 鏡臺畔片玉橫著金荃分牋翠  
眉展牙拍輕鞞好句教郎占從來豔福難消閒情易惹卻寫作曼  
吟行卷

高陽臺 殘雪用叔夏韻

鴛瓦猶明猊爐欲燼野橋淒斷漁船能幾時留尖風勒過殘年飄  
塵掩盡晶瑩質傍牆陰攢簇堪憐卻依然溝水流澌禁樹籠煙  
當初散漫天花舞儘粉妝綺閣玉螭銀川淡月而今垂光不到樓  
邊遙山晴望時明滅際餘寒倚醉無眠更開簾尙印飛鴻莫凍曉  
鴈

前調 唐花用中仙韻

矮樹烘雲翹枝浥露偏宜六琯吹葭春意盈盈從來不到田家油



窗安向南榮好淺薰爐錦幔低遮襯銀旛簾影參差燭影橫斜  
龍泉古盎中庭靜有旁嵌白石細碾圓沙競說長春拼成一段芳  
華繁英鬪豔幽香淺問東君可遍天涯只連昌無數雕欄無數名  
花

水調歌頭 閨庵自題醉鍾馗畫扇屬題余次其韻得三闋

隨事寄慨不專爲酒徒也未闕倒用韻

腕底有奇鬼得句不能仙先生招我以酒有酒便陶然頗笑終南  
老魅忘了當年瑄璫多事在人閒急取兕觥酌隨入竹林眠 夜  
漏沈天步迴月鈎連三尺安在請禧出出徧人寰長此搖頭閉目  
一任生吞活剝孤負玉杯圓倩汝綠章奏黃土試重搏

似踞龍觚聽請脫醉中仙撫劍作色疾視一笑豈其然且問酒星

何在遮莫罡風吹散瞻望斗牛閒世事不知許歸去抱頭眠 卓  
家畔陶家側境相連夢中大噉夢聞鈞旨下人寰儘爾金迷紙醉  
逐處瓊林祇樹腰橐十分圓罔兩各歡喜叉手不須搏

倚醉叱羣魅痛手直前搏不聽五里昏霧一綫日光圓掃盡隨風  
塵壒頗露中天光景朗朗徹瀛寰有酒淡如水一吸百川連 南  
溟息東郊寂北窗眠徐之勿遽百千萬億在人閒凡此羣雌粥粥  
况有閒鷗泛泛各各使安然鬼伯儻能爾吾意勝頑仙

鵲橋仙 壽次丈八十

不唱笙歌不延綦履只一幅仁組義織大椿歲月正靈長剛到了  
初桃福地 棗大如瓜芝圓似笠問那及公門桃李蜀川周叟浙  
川王恰有箇前修比例

記王周

王世芳字南亭浙江臨海人生順治己亥少年從軍四十九入  
邑庠八十貢成均九十六司訓遂昌百一十歲引退乾隆庚寅  
祝嘏賜司業銜鬢序期頤額耳微重目不借鏡不扶杖子四長  
八十八孫十一長六十九曾孫五人元七人來八人晁一人辛  
卯入祝孝聖萬壽晉祭酒繪香山三班九老圖世芳爲之殿  
國初蜀涪州周叟九十猶樵入山得藏金妻生子爲富翁四五  
十年邑人名其居爲百四十村孫煌乾隆丁巳翰林官兵部尙  
書諡文恭曾孫興岱翰林侍郎

蝶戀花

題羅漢卷爲錢孫

梵相蠻牋誰染就不是休師定出公麟手極樂國人多隱秀敷腴

不似觀河鰓 寶網交光雄力厚  
杯渡東來那計是 風陡昨夜雪  
山獅子吼須臾變化成蒼狗

離卻雞園依鷲苑 多謝賓羅屈作桃觴伴  
銀合藥脂香雨法因緣  
許被坡仙羨 十地圓觀須慧眼  
淨業難逢鉢戲時時換寫影瀛  
洲差自健低眉又見蓬萊淺

壽樓春 新甫學士八旬雙壽重諧花燭倚聲奉祝

逢良辰清和恰雙星挈手重渡銀河  
試望天南鴛浦老人星過思  
往事揚長歌是幾番賓筵僮僮正錦燭  
搖紅金尊飲滌頻問夜如何  
清芬扇高門多儘名如綺里福勝頻  
羅共道秦川名族謝庭  
才娥青鬢換丹顏 酡喜白華郎君鳴珂  
更迴首妝樓憑人戲呼春  
夢婆

聖定之集  
卷之二  
二郎神 題邵倬庵畫佛扇

飄然瓶拂萬里流杯穩渡孤樹擁身雲莫是祇陀林不精藍何處  
解識衆生無量苦儘指點蒼烏白鵠廣長舌聲聞圓覺四萬八千  
都悟 常住鹿苑含香雞園卻步怕罡風向恆河吹乞一滴四天  
花雨交光網裏琉璃影聆名理湛深支許料少鈍根人蓮社花開  
輕參法侶

野棠軒詞集卷二

吉林頭 夏

西施 題仲恕蘆雁畫扇

西風拍拍響圓沙汀雁晚排衙濃雲轟起暈月未全遮大澤漂搖  
也被人窺得信筆點敲斜 蕭蕭漸有秋來意紅蓼岸白蘋花哀  
弦無恙倦羽託蒹葭儘有團瓢試學營巢燕安穩便爲家

酷相思 題畫竹

坵北坵南煙似霧直迷入湘江路渾不覺連宵風戰雨風過也瀟  
瀟暮雨過也瀟瀟暮 一片幽篁幽絕處記聽得幽人語指綠合  
青斜春且住根深也前朝樹根淺也前朝樹

醉太平 仲恕贈石章印泥

秦章漢章丹泥玉漿盛之粉白瓷缸令毛錐有光  
烏衣小郎旁  
書數行文房曲曲相將只塗鴉怎當

望海潮 送慕韓蒞滬

騎鶴揚州驂鸞桂管古來無此皇華露冕行春雲韶肆夏爭傳屈  
宋排衙按部卻鳴笳有鮫人卉服蠻女香車估客田更齊瞻馬首  
頰鬪牙 勛名早徧天涯記支機石畔兩度乘槎旌節花開絲綸  
簿領前塵鴻爪參差海湧赤城霞看賸錢納積彩筆籠紗輿誦連  
江從今畫錦屬君家

傳言玉女 爲錢孫題唐磚

古鏡交螭宮院日高風細內家妝束滿珠鈿翠珥玉立亭亭合著  
繡裙搖曳苦心識別人司一事 頭網雪乳鼓風爐銀銚子煎成

蟹眼是中冷活水玲孌四美難得明眸皓齒主人珍重  
浣谿紗 題伯綱扇  
竊國羞人普六堅梵尼尙祝早生天給孤說法甚因緣  
如山鬼厲大蟲坐待小蟲噉茫茫何地供旃檀

醉太平 前題

人耶佛耶隨耶墮耶近朱赤者墨耶却混沌鑿耶 須  
子弱耶代之大匠斲耶是筆力卓耶

高陽臺 孟晉園居和蘇詩十餘篇又遊花之寺  
迭以見示賦此答之

避地郊坰怡情篇籍遙思玉局當年晶宇瓊樓怎知人  
隄繡戟渾拋卻只行吟徙倚林泉最纏絲細柳新蒲寫



西園會與陪觴詠愛一泓水碧萬柄荷鮮閒過招提俊遊考古流  
連文人例有爭墩習妙亭平綺語珠聯重開緘如和陶詩如遇坡  
仙

偷聲木蘭花 題石船畫蘭

生綃淡掃拖藍淺蕊嫩花香初破綻斗室清幽五月輕陰水國秋  
光風乍轉新標置密葉長條青欲滴湘水西流撥入琴操動客  
愁

前調 前題

同心賴有仙芝九紉佩銜珠猶在否莫付黃磁錯把菖蒲當作伊  
茅齋記試雲藍紙屈指星躔三十易依舊花枝一霎春秋蠓蛄  
知

滿江紅 送孟晉使俄

天外嬉遊人閒事壯遊無比持節處人人爭道中朝第一倚漢初  
瞻旌旆異過秦不覺河山坼廿年中三度采風來周南北 黃金  
轡王尊叱青油幕宣明暗只支機風景有殊曩昔突厥比鄰皆舊  
戚呼韓分部觀新立更還方風物紀轡軒如椽筆

前調 前題

萬里追鋒似周道平平如砥經過處惡溪銜渡流沙同軌斜日瀛  
洲曾擊楫秋風大漠新開邸望漢官威重幾時來跋而視 襜帷  
駐經營始樽俎事規模侈只題橋司馬別生感喟遼鶴重來城郭  
是天狼何日干戈洗待閒中望遠一吟哦傳箋寄

傳言玉女 題卿憐卷子

一朵行雲無那斜風搖撥霏煙團雪總難逢熨貼出水芙蓉錯了  
暄春時節聖湖樓畔會籠寒月 華堂輕入祝長年如意帖雕梁  
玉燕又經秋長別裁霞曳繡禁得幾番拋撇多情畫史爲留香屑

江南春 雷峯塔圮有藏經焉伯綱屬題

浮圖矗立臨湖水此中真如百萬紙寫經人正在摩訶皓腕銀鉤  
洛神體孱王怡與興王值微福空王託奇製江東處士爲長吁挺  
埴香姜徒爾爲 罡風吹拽到地經過九百餘年矣玉人當日脩  
虔禮相禮宮娥繞珠翠花蕊求仙託禰祀等是傷心可憐子湖山  
大去竟何時祇園尊者知不知

塔建於乙亥越  
三年戊寅納土

鳳凰閣 送周時中公子出使美洲

徑嬉游海外東風吹處片帆萬里等閒渡羨爾擲毫芸館著袴戎  
幕總一一眉峯飛舞 佞盧學罷便去雍容樽俎向人侈口作蠻  
語年少也數瓜期也只炊許更示我費洲漁譜

滿路花 館中春集遇雪

椒花獻歲初柳絮連朝灑青陽乍轉把天慳瀉寒催獸炭深欲平  
鴛瓦行行逐寶馬出門一望瓊瑤無際高下 簪裾遙集芸館開  
春社峭風吹一晌吹晴者陽春賦就太史信風雅人日添佳話丹  
靑流布霜髯四皓須寫

瑞雪濃慢 是日伯綱出示新賦瑞雪濃慢詞云此調唯陳

同甫一詞特依其四聲譜之屬余次韻後檢

萬譜乃作瑞雲濃漫攷同甫此詞點狀頭作

作雲宜矣

嫩寒破曉朔風連番滕六惱人投刺凍鴉覓粟積素廣庭引觴漸  
起渴睡梅香發未待誦半樹園林舌祕聳玉樓借毛錐點墨作潑  
胡戲 暮煙沉和靄滯變遷信有此人閒世几爐香燼窗竹珮搖  
斗室下簾深遼號寒隔遠幾曾聽農夫說瑞有時朝日曛曛曝簷  
徙倚

南浦 春草用玉田韻

春色漾平蕪綠芊芊一晌暄風吹曉遙望淺籠煙盤鷹地野火荒  
痕全掃踏青人去軟泥剛印弓鞋小雨後蓬生窗外滿卻憶晚蘭  
湘草 幾時翠徧裙腰想匆匆寒食過了含潤土花香鋪茵嫩低  
祝馬蹏休到媽紅尙渺短橋流水遊蜂悄庭戶無人門寂寂新展

綠陰多少

沁園春 病中作

荆棘餘生憂來百端病亦戲予憶昔年羸弱時親藥裏名場瓊璆  
空逐公車門蔭除官牽絲黃綬竊祿東都十載餘因風便便頻登  
啟事漸卽康衢 乘邊競重儲胥愧曲突移新計尙疏笑鷗波浩  
蕩幾同傳舍蠹魚糾結又校官書少也多愁老而善病七十光陰  
過隙駒酸甜味儻逢人巧算細與乘除

永遇樂 坡公生日題孫雪居笠屐圖

昔日黃樓逢公生日曾荐尊俎十八年來灰飛煙滅最淒涼難訴  
南飛鶴影孤鴻縹渺勞爾蜩磨朝暮自覃谿焚香授簡競說雪堂  
椒醕 倉山荒倉三投解未也學新安浪語新法難言新詩莫詠

海外聊容與天才颯爽儒林文苑收縛一生不住祇贏得芒屨

筮流傳畫譜

三投出公集賦中而  
袁不知見隨園詩話

蘭陵王 柳

小圓廓新綠牆頭濯濯光風轉何處暗吹直展輕陰到樓角春寒  
氣已薄翩若雙鷗影掠凭欄望朝靄暮煙誰倚吟筇去行樂柔  
黃正耐萼待雨過千條風颺重平絡桃谿棠隴交相錯看淺草鋪  
翠煖波皺碧韶光蔥蒨應素約染衣又如昨東郭試尋索指隱  
約樓臺三兩鳩鵲晴絲漸欲沾籬落趁一抹斜照半空零泊紅英  
偕墜似燕舞費撲捉

天香 芍藥

葉冑清疏花房掩覆重重密密相值粉白含嬌緋紅吐豔只少映

階瑤碧雕欄錯列，渾不減朝酣春色。金帶圍開，何處烏紗人正難得。別苑衣雲似織，雨廉纖、暗塵新浥。素手折來，休伴澤蘭輕擲。閒向豐臺訪覓，有當日西施采芳迹。一路香風，吟邊鬢隙。

春風嫋娜

和閨庵詞星樵

正瞿騰歲月底處，銷愁金奏急。笛聲柔看，秦雲冉冉，和風裊裊。花團爨末，菊部班頭中，有一人惠而好。我情在歌喉，低處留春事。剛逢九旬過，秋波一轉，大千收。無奈彩雲易散，風流頓歇，陽關唱只索休休。倚柱莫拋毬，非關繾綣，不是綢繆。知己難逢，千金難買，國香何在。百卉何稠，素心人偶是三都妙手。行吟立望，新月如鉤。

隔浦蓮近拍 謝仲恕畫扇



方山居士畫扇快似并州翦左右修篁峙其間有崢嶸觀苔皮滑  
點點蒼龍癩掉尾青鸞璨翠斐展連蜷虎伏幾聽風雨酣戰萬  
竿搖綠彷彿到瀟湘岸有客無言冷處看轉眼難君齊下雙管

碧牡丹 題四弟畫扇

不覺山行曲數桁樹沿坡麓遠望浮煙近繞孤村濃綠雲起看山  
似翠鬟初沐路橫斜石攢簇扣茅屋試話田家趣尋山果摘園  
藪鳥雀喧晴一卷楚辭閒讀儘有閒田種幾叢秋菊耦而耕一生  
足

喝火令 題扇

研紙調鉛粉凝妝卻翠鈿不知雕飾本天然祝取千紅萬紫讓伊  
先華月三更影行雲一朵鮮春光已是十分妍記否銀丸晶燭

在當年記否當年百花頭上意絲絲

帶人嬌 題並蒂芙蓉卷子

仙種移來近水自然修潔會幾日合歡帶結羅浮鳳爾化騙蹀雙  
蝶是作伴菱花肯同桃葉 曉日初籠絳雲低裏可禁得露華搖  
拽娟娟鬪豔似牟珠銜接快到了桂枝向人香烈

八聲甘州 題機影圖

撫髮倪僮耳路八千襁負怎歸來只蒼頭黃犬般散趨跳水阻山  
挨覓得浮家暫伏蓬華隱城隈夜績何時歇燈燼頻催 鄭重青  
瓊故物聽書聲乍續杼影長陪說劬勞往事風木有餘哀莫更提  
萬鍾五鼎念家山鶴影一徘徊瀧岡表何時磨泐照耀珠崖

壽樓春 壽慕韓時寓津門

長松天崇隆歷膚雲泰岱膏雨岐豐自有夷吾江左坐人春風丹  
水上青門東是意行羈棲遊驄合雁戶後重鷹師海客翹首望歸  
鴻韶光豔花香濃看靈椿倚翠文杏吹紅最好清陰鳴鶴俊游  
乘龍門閣貴金芝封更一堂芄蘭葱葱十年黑頭公生申具瞻維  
嶽嵩

水龍吟

銅官感舊圖曼仙徵詠敬賦

跋見文集

當年羽扇風流一場蕉鹿誰能記蘆花深處谿灣幾曲水平如砥  
緩帶風飄懸旌日落軒然波起是何人行俠中流轉手三語掾干  
鈞繫雲母山前重過聽淙淙石聲猶是扁舟容與長年問訊官  
今餘幾遙指江潭散垂煙柳樹猶如此儘婆娑老子呼兒進酒語  
封侯事

野棠軒詞集卷三

吉林 賈 良

永遇樂 題熊襄愍獄中詩卷有序

前明熊襄愍公督遼三稔越甲不鳴邵陽魏氏聖武記紀之頗詳獨於其按遼時事略不之及或有難言者嚮從伯希祭酒處得見按遼奏議六大冊字大紙厚南雍版式其中言請復龍虎將軍請還六甸地請增歲犒又請十萬之餉練五萬之兵只可言防不可以言戰皆人臣所不敢言者當時神宗答詔卻令戶部兵部看詳

明制票看詳回話者與該部知道不

同廟堂之上同具遠識曷可及也巡按一年而代公獨按

遼三年又力言鎮瑯虐民爲叢驅雀公之發舒無逾按遼

時矣陽湖趙氏深詆萬曆朝政當分別觀之如此類是也楊鎬軍覆公以聽勘御史

在籍超授遼督部中初議加寺丞銜帝少之乃加侍郎是

以七品階直陟三品也邊事少緩科臣姚某等起與爲難

公遂乞歸遼瀋繼失再起用公盡謫言者禮待愈隆忌者

愈衆出國門時面忤樞臣光熹非神宗比從此孤立無能

爲矣明史本傳敘次功罪旣不分明末復屢言許賄未行

因是得禍曰許賄曰未行外人那得知之史當據事直書

最忌憑臆測隱爲是言者直是刁璫義兒之餘沫而乃采

及之也蓋公性氣剛果徑情直遂視南學牽於湯賓尹頗

不理人口又以生爲楚人遠受太岳之餘毒近接大洪之

巨怨一死一走之勘卽由此起見影俞氏癸巳類稿或謂公不出關

可不及罰此不然攷公之死由坐賅不由失律當時之讞  
斥入關不及出關出關尙微有功廣甯猝陷勝兵何以不  
進以公在軍中故護民徐行悉燒糈草廬舍大軍失食宿  
之所故不進耳見於天命朝實錄明人固不知亦不欲知  
也嗟夫生死成敗不足爲公辯並不足爲公惜惟其先事  
遠識危言大計歷觀史冊謀國而如是者幾於隻一無兩  
豈不偉哉後此袁崇煥五年平遼之對何其率爾而林侯  
官粵東之役亦少遜一籌矣乾隆中特詔褒美甄敘後裔  
邦人士乃爲輯刊全集間及按遼時疏牘殊遺其重者在  
荆  
聞金子東言  
曾見是書猶憶丁酉戊戌間與伯希返復討論贊歎莫  
置蒙舉以見贈遜謝未受幸免劫灰近聞鬱華閣中書亦

多零落

故實也

一障乘邊是何

請來繪絮不期

大度 奉春往

敗噲等難爲伍

翠墨曝光海宇

拜星月慢

大地風停初更

望幾度俄延錦

笑唐宮秘定長

波底祝雙星安穩渾無計癡兒女乞巧緣何事待脈脈繡出霞雲  
只相思成字

水龍吟 无悔寫示庚子辛丑所賦詞激楚隱婉寄託遙深

作楷又極工秀裝爲長卷綴以小詞並徵大雅同詠用東

坡韻

曲中何限秋心天花高下隨風墜星槎路隔銀川曲繞動人旅思  
萍絮浮踪唱驪筵散停騶門閉試閒中靜憶蛩聲雁影懷古意悠  
然起乍見蓬瀛清淺歎西京歲華如綴塵迷玉宇夢回金炬睡  
壺應碎謾寫新愁數行殘柳一泓寒水共蘭成此際行吟悄悄滴  
銅人淚

惜黃花慢 展重陽和无悔韻



記插茱萸只幾朝黯淡不似當初寄懷籬萼嬾同醉令採芳水蕊  
冷到仙逋對花十日那無酒更簪否莫漫愁沾緩近爐曝簷著絮  
也抵衣租 登臨莫向昆湖任草蟲自語暮雁相呼碧天如沐坐  
迷菜蝶金風乍緊誰覓蓴鱸苦吟未覺浮鷗蹙倚殘醉歌罷烏烏  
客笑扶茅檐底處烘爐

珍珠簾 丁卯上日閨庵函訊詞以報之

飭簫不到聞庭陞飲屠蘇已是香山婪尾晴旭半窗勻聽鳥啾聲  
碎悵懷西臺臺下客正散錦動珠難記須記是第一郵籤相思題  
字 頗笑提槩揚雲對銀旛彩旆猶耽墨戲暖雪甚知時怡釀成  
春意似水流年渾未覺只覺得天公微醉宜醉怎夢裏曹騰卻尋  
生計

絳都春 社題詠徐虹亭雙椿老屋

才人裙屐只一榻草廬都成名蹟息影樹陰念往尙書殷勤植桐  
花已占風流席又寫入楓江蓑笠竹垞高唱迦陵續詠墨華猶漬  
當日大科盛事笑漁父也入玉堂簪筆雅意釣遊久厭承明遲  
歸櫂西園東壁人誰識莫更問城南城北只餘第四橋邊一谿弄  
碧

惜餘春慢 賦慈仁古松

蓮社臺空琳宮塵黯猶說虬枝天矯濃陰匝地黛色參天多少俊  
流臨眺難得高賢結鄰心比雙清迹同三笑想霜嚴雪潔秦封不  
到竦然雲表 曾幾日灰劫相尋化爲龍去尙有蒼髯綠鬚交光  
易散勝境重開一抹影堂斜照欲問因緣有無輪與棗花遊驄夾

道待青筠直送濤聲無奈著書人老

百字令 裘文達詩卷

西江才子是早遊京國翩翩風度薦入鴻科初報罷直向瀛洲聯  
步龍堆秉節閩嶠乘輅文學矜奇遇量沙聚米登高何止能賦  
行役幾首新詩舊京風景到眼皆成句大雅春容詩律細高出隨  
園數武劫火頻經零縑猶在付與袁臨汝中天文物穆然開卷重  
睹

法曲獻仙音 仲恕倩其夫人吳畫金帶圍故事以壽階青  
余豔而賦之

淡借眉黃輕分靨紫雅勝沉香亭畔一縷中縈五紋旁簇平山那  
時曾見想寫韻人多暇凝妝搦湘管 對芳畹朵雲開絢紅層叠

心蕊細香入色絲合縮盛蹟久銷沉卻英英飛上羅扇謾說豐臺  
便瑤臺無此仙辦待天花法雨指點玲瓏長伴

醉江月 悼劉農伯

朔風如吼偏傳來鵬信淒然神索猶記流丸筵上見宛爾雕龍標  
格便命巾車來尋蓬戶舊學時商榷高文冰雪麗詞圓似珠絡  
餘事雅意蘭臺邀爲中婦齊和刀圭藥社事城南中道怯花事湖  
西虛約念往難追書空莫及悔不偕行樂人生朝露竹林一鋪堪  
託

大江東去 孫文愨公爲張太守畫固陋草堂卷

茂林修竹有山堂隱隱雜花初發五馬行春胸次遠此意豪端微  
揭草長鶯飛山空鵲泣幾被罡風折珠還故事海壖招入瓊笈

曩昔退直餘閒雲煙潑灑蹊徑翛然別下視朱門同白屋紙閣蘆  
簾明滅淡抹輕皴鹿牀家法屈曲都成鐵九夷何陋指來先路清  
切

燕歸梁 館中東院海棠高倚宮牆今春花盛右衡舊所居  
也墓草再青矣閨公悵懷吟賦錢孫和而見示余遂繼作  
適貧廡有兩株粉色稀種著花尤繁故併及焉

小小庭前兩樹花丹的礫粉交加東風偏到野人家祇不見有宮  
鴉 西園曾共題吟壁十年事二分差故人渺渺隔天涯應憐我  
趁蜂衙

鬪百花 閨花朝

屈指中和多日拂面餘寒猶粟卻睹小階蕝莢又遇香閨佳夕結

伴停鍼倚欄細數花枝芳信暗通消息弱態忙收拾 桃靨吉纈  
已是春光一刻明媚幾時風和雨輕寒食散步花前吹來燕語鶯  
歌促入踏青遊笈

解語花 用夢窗體

沉香亭畔羣玉山前料理開芳宴新妝穠豔有翠羽簇擁紅雲暉  
緩池魚塞雁爭窺覷芙蓉豐曆乍無言輦路重回卻獨持金盞  
倚醉宮袍頻換看蘭津輕唾柳腰低顫銜盃宛轉想當日漢殿盈  
盈飛燕春情暗展應記得偷吹玉瑄喜靈媧妙試風鬟似隔花鶯  
囀

木蘭花慢 壽章式之

傭書人易老渾不似舊昏晨憶村舍行吟親庭負米大好青春心

驚絳帷都講乍傳來花樣忒翻新了得拜經心願無妨昨暮兒瞋  
前塵十上竟題名三策對天人客來諮往迹歲華去矣夢影都  
湮冥冥蘆簾得伴守丹鉛白首隱青門櫻筍恰宜進酒笙簧付與  
迎賓

歸田樂引 題前谿散牧圖爲漁川先德賦

春水方生穀看牧人夕陽叱犢散在岡巒伏植杖危石憩拋卷微  
詠一帶垂楊遠谿綠 悠揚笛聲續點綴桃林新湯沐坡平草長  
塵痒尾相逐閒澹意各適暖風輕遠天暮迴首玉堂夢初熟

浣谿紗 題畫

天抹微雲一徑斜疏疏煙柳未藏鴉刺桐花放半山遮 春水生  
時添略約綠陰深處築籬笆讀書聲裏有人家

小梅花 編敝集成刊猶有待譜此寄慨

君且住張子布昔日江東曾獨步山有薇桐有絲焦琴半段甘苦  
只自知閉門覓句陳無已豈有酖人羊叔子一封書雙鯉魚天末  
征鴻望盡影于于 衡門下豆棚話客道君休也嚴君平揚子雲  
下簾自可孰復薦雄文君謀餽粥恆嗟若求藜棗梨眞妄作迹陳  
陳欲云云可是西施可是效東顰

高陽臺

蝶影輕分蛾痕重盡逸情飄上雲端對影檣烏孤燈短夢誰看清  
波誤認銀河渡只桃花流水依然寫冰紈絲履如新玉鏡長寒  
年來我亦朝飛雉已秋聽桐雨歲隔椒盤晚景蕭寥都忘取冷時  
閒多情尙接離魂夢較風懷荀令爲難枉心牽碧海茫茫底處仙



山

菩薩蠻 漁川齋中遇鄭倓枕梅斐漪

姑蘇城外寒山寺桃花源畔秦淮水飄泊各西東重逢似夢中  
吳剛修月者合結仙姻姪爲問蹇修人何如鄭子眞

司農好客精車乘都官學佛陳杯茗閒致五羊君倚欄看白雲  
相看憐鬢鏤絮語情如昨朋舊漸彫疏簇新三笑圖

高陽臺 題自青榭

曲榭浮嵐層臺挹爽遠山青到簾前幾許雲林扶筇步上梯田連  
昌宮苑今何在趁斜陽野老能言卻依然樹影波縈塔語鈴圓  
萊衣供養宜笙鶴便因山置墅種竹分泉回憶西湖輕榔蕩近鷗  
眠徵來題詠咸名輩最風華謝傅金箋早流傳洛社園亭汐社詩

篇

湘江靜 戊辰七月和閩庵紀夢詞

玉笛聲殘連隔浦正悲秋景光難駐蒼鷹一晌喧闌四作作鏡歌  
雄句曼衍不分明朱霞起黑風吹去飄塵漸歛荒煙欲迷聞人語  
不知處 說與君情最苦似飄搖小園枯樹帷燈燄短窗紗霧隔  
甚鬪更蛙鼓夢境細沈思怕真箇報人風雨狂花易盡空枝易墜  
蘭成怎賦

六州歌頭 南澗體

沈思往昔歷歷事堪驚長卿病稭生性忒甯馨總無成孤負青燈  
影文字瘦連番屏叨一命遷九鼎選人行作吏東京薦禰隨朝覲  
乘鄣邊亭似浮萍蕉夢醒一晌揚荆陽六俄經恨餘生 在京南

頃繫狗頸蛾賊靖左遷丞拌斷梗甘畫餅又揚旌惹臺評料徹紅  
巾盛從先事不曾聽柴門迴芸館聘然藜青雅意書檠依樣遭髡  
到令人瞠只庾郎霜鬢柔翰尙多情此意難平

沁園春 剪髮

髮則何辜忽而半髡忽而盡傾想盤龍挽結頻煩玉腕堆雅梳掠  
又費金莖溫鏡如雲并刀似水直截青絲二尺贏而今後學男兒  
拜跪不用廷爭 從來短後縱橫便一握相尋智者能只飛蓬匪  
易僅垂燕尾步搖難插乍寂鷺聲偶遇華妝仍裝義髻眞贗中參  
眼倍明遷流慣歎伊川野祭猶是迂生

前調 不穿耳

望若垂珠粉滴玲瓏粹白可嘉是天然愛好鴛鍼漫度風流自賞

蟬鬢微遮翠珥虛香瓊膏罷搵穿穴翻嫌塵有瑕春閨靜指困人  
紅豆擲出窗紗 明璫點綴原佳只刻畫冰肌事較差矧掩時指  
滑光同半月敲來臉近枕印餘霞本自中虛何勞側擊片玉裝成  
兩朵花閒尋思想伊人鑿空悔讀南華

前調 金齒

有美在中瓠犀粲然兩三點金想敲時眉縐移噴鬢侍嵌來吻合  
媚視藁砧堅卻能安剛偏不吐接近珠喉一往深餐霞未儘從容  
漱石漫剔銀簪 含香雞舌沉沉儻狹路相逢忍不禁只楊枝作  
鬧緘情脈脈菱花對照笑語吟吟白粲何多黃流貴少餘慧何時  
到織紅翻新樣判削除百鎰布滿陀林

前調 袒胸

皓月盈懷放大光明坦然不疑正羅襟乍解微聞薌澤綾衫半御  
嫩見柔荑盪到肩齊拊來手滑目送籠煙白玉脂莊嚴甚只乳峯  
高處未許人窺 華髮法象如斯便圖佛長生若可爲矧當心披  
豁鶴眞壁立遊行綽約燕豈環肥潤質花濃圓姿雪豔信是春妝  
絕妙時深深祝祝門闌雀選坦腹佳兒

前調 禿指

纖筍森森凜平剪刀無惜齒牙只煙鬟微散欠申思綰檀槽待按  
義甲羞拏九曲穿珠三挑索綾度與金鍼態尙差雲藍窄偶情吟  
畫壁誤了尖叉 深閨乍擯虛華笑長爪紆餘太不佳似揮犀墨  
客盡芟枝葉除登田老力剗萌芽痒處難騷掐時無迹問郎意如  
何品騰加秋來候染猩紅一點負卻仙花

前調 天足

有美清揚立而望之玉樹竦然看鳳鞍雙止起時刻刻蝶裙一擲  
去影翩翩作意跗平生憎指約角逐花陰慣比肩堪憐處只風廊  
易響雪印難圓 鴉頭羅襪新妍躡利屣休勞小妹牽試尋芳野  
綠地同纒扇垂跌霜白天是華髮宛轉驚鴻輕盈飛燕論曼娜何  
如步步蓮吾含笑笑貧家黃九輪與坡仙

野棠軒詞集卷三終

野棠軒詞集卷四

吉林 爽 良

霜花腴 題彭剛直公墨菊

俊人逸興掃筆鋒琅然老圃清霜描取秋容隱撐天骨懸知百卉  
無當露稜作芒染墨痕神似丹黃只閑閑幾朵寒花淺於疏柳勝  
柔柔 當日石鐘盤礴正枝翹鐵幹葉鏤冰腸負手行吟揮毫草  
檄移情宛在孤芳坐觀大荒共嶺梅一樣蒼涼是雲臺緩帶風懷  
日長聞妙香

前調 晚菊和閏公

菊殘葉謝對雅吟如逢老圃擎霜花比人稀影同雲薄高秋經露  
難當墜英歛芒憶昨時曾染嬌黃趁斜曛散步巡行兩三餘梗似



柔柔 休恨此花開晚只看花興嬾易沁愁腸寥落宜休丰神都  
減難同白恰尋芳故園久荒付暗蛩竹瘦松涼到籬邊重與盤桓  
尙餘清酒香

齊天樂 壽張紀庭老友

至人心共陽春似星回壽昌明照猿嘯峯青魚潛海碧南北閒閒  
登眺浮家更好有橘裏棋新鉢邊詩峭紙閣蘆簾潏潏借隱不知  
老 隨身書卷接軫爲傾襟舊雨揮斥多少一勺廉泉雙弓義粟  
喜有延陵同調仁風繚繞許錯迹三高儂名四皓勝日筵開聯蹠  
扶杖到

南浦 張石船老友無意中得定武蘭亭因亂失去三跋忽

於己巳四月來歸正先生德配曲夫人七旬介壽

時也信爲嘉語倚聲記之

奇福到書生乍飛來一段昭陵清供文石美中山流傳少五字須  
勘騎縫名流點筆品題殊似金人捧鸞地紅鵝三寶失缸面酒醒  
如夢多情頻遇良朋許延津劍合灘江珠貢入手乍重看論波  
磔同是藝林南董臺萊作誦剛剛五兩輕風送比例來禽騰菜几  
朗若三星齊供

滿庭芳 題沈期仲老友小象

嬰鑠翁豪崢嶸郎秀第一昭德椒聊傳神阿堵授几錦堂劫照徹  
鯉庭雍肅龍綾紙輕點冰膠春風拂銀花送喜天籟和咸韶陶  
陶珠樹繞翛然竹箭蔚若蘭茗有童孫玉雪想已垂髫我是龍門  
倦客畫圖裏省識風標韋平業淩煙閣渺顧視更清高

鬪百花 老友槃公院中二月榴開屬爲賦之

九十春光過半廿四風光初暖階下翠盆林立葉底仙榴苞綻一  
簇紅巾翻嫌燕子遲來遮莫海棠相伴緩緩開瓊宴 花若解語  
愛趁青陽爛縵芳意幾重偏經雨絲風片節足花朝不須火繖當  
空領出紫紅千萬

酷相思 謝老友金仍珠

兩兩晨星尋舊雨就短榻參差語奈貧病撩人偏久住便貧也神  
相注便病也神相注 手把黃金豪氣吐同一笑愁魔去速置酒  
分曹歌且舞桃花也香風度桂花也香風度

翠樓吟 題曹靖陶看雲樓畫卷

雲影微茫詩情隱約危樓一角斜倚奇峯三五朶恍風雪尋梅清

味安排琴几只彩景難描錦辭須拾神猶綴會心何許暮天明綺  
得意呼取擎來看筆花橫舞墨香輕泚曲欄閒點拍自怡悅情  
如流水遠山浮翠似目送鴻飛吟同蛩啣蘆簾外試拈紅豆更添  
辛麗

燕歸梁

漁川爲我刻集並任校勘幸弟感之爲繪校書圖

綴以小詞

數墨尋行意肯降揮玉管對銀鈺字青紙白倚南窗龍文鼎力能  
扛雄心直許揚雲槩憐才急古無雙校書更比著書忙辛勤意  
兩難忘

前調 又槃廬野棠軒合圖

峯影媽連樹影低數間屋隔前谿籬廬隨處踏鴻泥行吟罷夢交

馳阿連會走我眉道雄奇景客能知望衡一似北山移無限意  
輞川詩

前調 題畫梨扇梨乃英華宮中舊樹所結

寂寞宮庭盡日閒梨花瘦淡如煙兩三仙果落人閱可憐似小兒  
拳 畫師寫入秋風扇紅褪彩翠流鮮望空那有月華圓一株雪  
尙東欄

玲瓏四犯 有序

東安門北瑞文莊榮文忠兩相國舊第今日本文化館客  
有道其事者感而賦此

甲第連雲是王謝門庭舊日曾見畫棟穹樓藻績依然滿眼蠅連  
幾道沙隄漸忘了火城近遠自客星照影紉縵文曜直冲霄漢

彩雲每逐流年換看花堂莫尋梁苑珠簾不捲天香結遮莫娜孃  
館池上弱柳自青夕照裏波光清淺試倚闌相望相識否梁閒燕  
無悶 題友人小照

攬轡清遊西度玉關東涉松花飲馬記洛邑監河潁濱觀稼引起  
胸中突兀指萬里龍堆堪陶寫曰歸未得摩娑兩鬢鏡中如畫  
聊且且休暇賴買得箕山結鄰樂社甚五縮銀黃頌聲盈野一枕  
希夷夢穩祇霽月光風閒來者但更祝商皓相逢共絮戴星情話  
菩薩蠻 吳漁川有女娥娟和娟姊妹繡餘吟詠日親書史  
名門姝秀有此雅致詞以志之

金門蘭蕙花枝亞東楹漫易香菱瓦輕燕語雕梁照人青玉光  
親闈剛退侍偶解簪花字繡起只微吟不聞環珮音

前調 前題

玉樓連理玻璃枕，爐香薰被光明錦彩。月透疏窗，壁平雲水鄉。  
裁詩隨阿姊，得意般文史。風動半牀書，步搖金鷓鴣。

絳都春 雪後寒甚

宵中風削，倏劈拍小窗，重衾先覺。硯背纈冰鏡裏，飛霜晴曦薄。園  
林點綴殊紛若，待下了水沉簾幙。曉來霽色半空，綿絮又沾檐角。  
一昨柳邊異景，雪花厚三尺，潔瑩如濯道。是歲豐寄語農田勤。  
看著玉峯突兀，高高作皓。月上流光交鑠，倚闌迴向薰籠，卻憎刺  
灼。

月華清 題冒太夫人稽山負土圖

萬壑千巖中有佳城，鬱鬱葱葱孤舟相地來去。吳淞綠縹，陟崎嶇。

莫問牛眠營高敞徑登龍首恰有自娥江風邈復哉滂母 生是  
名流清畷合藏在石室望如山斗更有彌甥宅相差爲不負索茅  
衣丙舍三閒積畫久圭田五畝誰守料仙輶歸去墓門重叩

傳言玉女 賀李聶結婚

好語飛來得意雙雙美眷詩仙醉睜眠隱娘皓腕彩筆催妝早是  
蓉屏中選鏡臺梳了劍囊琴案 傳書前度祝青禽千百轉疏櫺  
寫韻料畫眉猶淺鳳簫聲引吹徹莫愁湖暖低詢入月應懷玉燕  
摸魚子 賀金錢孫老友詠梅見壽

大江東稀逢驛使一枝來日何暮開雲每惜孤山淺千頃吾思叔  
度眉影嫵是白髮連蜷那有園林趣儻聯支許且近步谿橋遠尋  
灞岸休話蘇門樹 遙相語空山無好情緒鎮日淮風別語寒愴



慣識酸壘味忽憶綺窗芳俎擎一羽便舉似兩金絕倒揚雲不煩  
君揀取只索笑無憑留香易散偏少冷楓句

八聲甘州

聽西風短柄馭追鋒千里攬高秋儘長城飲馬廣川射虎底事扁  
舟試訪朱虛虛館今古兩閒鷗鷺鑠復如是容與中流 當日天  
山露冕盛駟鸞撰著笑傲滄洲擁皋比東渡博望莫能傳有青箱  
傳經素業會鴻都逢掖服先疇何時譜禮堂化雨重付營邱

虞美人 賀新婚

春風嫋娜春光好處處處聞曉鳥遙空何處響雲璈莫是秦宮玉女  
暖吹簫 中和節過清明近細草綠隄潤輕茵一道碾香車誰道  
碧桃花放是天涯

菩薩蠻 前題

春光明媚紅窗曉春風裊娜催嗁鳥靈鷲借填橋一雙金步搖  
棗花簾子捲雲想衣裳暖菱鏡被人窺翠螺深淺眉

滿江紅 奉題岳忠武王畫象用滿江紅原韻四首

激越聲情都不覺風銷雨歇瞻遺象清高顧視文謨武烈直指瑯  
戈初出日明光鐵甲中宵月只黃龍未飲玉先沈昆吾切 身可  
灑邊荒雪心上事匈奴滅問中朝憶否金甌完缺北寺來歟一塊  
肉東窗碧了三年血歎古來志士幾成功多聞闕

正氣凌雲遙下拜歌聲未歇想昔日背嵬軍盛如火烈烈一旅儻  
揮天外劍九州共奉王正月奈生來偏值小朝庭空翹切 許都  
郡組練雪洞庭寇煙灰滅正壯心未已唾壺都缺儒將自宜教禮

樂純臣豈敢私毛血看畫圖玉貌甚雍容疑朝闕

南渡奚存只蕩里蒸嘗勿歇經歷代崇封峻祀少酬英烈一展丹  
青窺器宇十分坦白光風月拍哀絃不忘舊山河情綦切 墨經  
義衣如雪精忠字痕不滅但厖言醜正金陀微缺長脰人人瞋切  
齒紫陽喋喋盲塗血指階前鐵鑄數么廢文猶闕

負矣斯人浩然氣參天罔歇更不論何時何地同悲遺烈阿衮甘  
隨五里霧女榮追侍重泉月甚富平滿口說中興偏譏切 兩朝  
史終昭雪公道論時明滅比韓彭褒鄂各殊圓缺隱憾未空胡馬  
迹表忠須憑天狼血倩畫師一一補哀榮旌雙闕

小梅花 戊辰之冬編排鄙集未能刻也賦小梅花志慨今  
刻將及半實賴諸公高誼再賦志幸仍用前韻依迦陵體

心無住何泉布餽生力弱羞停步詩采薇碑色絲刻畫鹽嫫轉愁  
人不知葉公好客吾知己洛陽吳公憐才子袖中書各熊魚克致  
甌窶孟酒謝淳于如舉下同人話代有奇人也將召平入青雲  
龍門可企識勝始爲文雪堂義尊纍若若鏤金斲木相參錯鼓樂  
陳客何云行見全牛爲子一伸擲

野棠軒詞集卷四終



全集之五

野棠軒撫言

吳興吳永書



本	北	爽	歲	荒	屠
斟	宋	氏	吉	落	維
印	槩	仿	林	之	大

野棠軒摭言卷一

吉林夷良

言往

太祖乙卯年卽位於興京紀元曰天命建國號曰滿洲天聰書房諸臣上疏曰後金曰大金見於瀋宮舊檔館中得之以爲創獲史稿本紀遂易滿洲爲後金不知天命時甫制國文未行漢文安得有後金之稱後金乃天聰之譯語非天命時本名也後之云者乃由後之人加之以別於同號者耳無自以爲名者魏源聖武記得之

太祖卽位之初下令國中種樹養蠶及限田規模遠矣限田後不行養蠶俗謂養繭至光緒初年始盛末年而大盛南客販繭者



集於海城蓋平二城爲市皆距沒溝營海口近也

國朝祭祀第一日謂之磕餽餽所祭坂一男婦皆行禮第二日祭杆子男行禮婦女避第三日謂之背燈有婦無男此皆旗族通行之禮背燈者夜中行禮而不舉燭相傳祀者李成梁之妻也始太祖沒明軍中李成梁妻見而異之縱之令歸故德而祀之以夜以婦皆畏密之意聞宗室定仲南言坤甯宮大祭次日內監請二泥象出冠飾皆明制或云卽李夫婦也觀於入關後首求成梁後人而官之

陰祖輝祖皆至督撫皆樹績皆有傳說當不誣

太祖得遼陽一日出城至太子河萬民俯伏河干齊聲歸附太祖曰吾力薄不能養爾等奈何眾曰卽不能養亦無二心太祖曰吾將思之翌日會於此次日則民之環跪者愈眾太祖曰吾留

爾從此滿蒙漢合爲一家矣出其辨示之日三股歸一有如此辨爾等識之齊聲曰諾髮辨之來由此始也此故老之傳聞他無徵今者國運去而髮辨亦去或不誣乎

養蠶後有稅謂之翦子稅翦子者翦取樹葉也其樹爲柵樹山地最宜土人呼爲不落葉秋日生蟲須僱人晝夜檢視以綿裹竿首黏去養蠶者亦頗費力故昔年不盛迨知其有利也護持彌謹

翦稅在內地則旗署司之其稅輕不及百分之一在邊地新設之官則縣署征之趙尙書蒞奉用史念祖理財徵翦稅至十餘萬而吏之中飽者不與焉其貿易之盛可知矣 柵樹之葉又能洗革凡自蒙古購牛皮歸皆聚錦州設局購葉洗之因養蠶而

植櫟功效如此

限田之不行者一孔耿尙來歸准其就便佔地如長興島爲復州海外三島之一袤長五六十里全爲尙氏所佔因不限也又俗有佔山戶流民戶之分佔山戶隨指一山佔之及其山下之地流民後至者從而乞之總緣土曠人稀太宗時力行寬大之政制遂不行

太宗感於先朝屠城驅民之失力求寬大之政遠近遂以善養人

稱見於實錄蒙古如科爾沁喀刺沁土默特諸部皆聯翩歸附且請

移民內屬漢人如孔耿尙沈喬張王楊相繼來歸遠至烏斯藏亦聞善養人通啟輸誠植國之基實賴於此其時書房諸臣如沈文遇馬鳴珮等獻策請通書言和明必不和也而又不能衛

其民則民怨之矣太宗採用之凡通書者七錦州陷後猶通書一次可知皆兵謀也柯學士修太宗本紀侈言通書比於服殷而於善養人一字不及可謂昧於體要矣

書房又名文館館中諸臣諸生居其半降將居其半明之武官也而大有建白有上疏言待諸貝勒太優俘獲所得皇上只得八分之一是直黃旗一貝勒耳其言可謂慙直矣孔耿來附寧完我鮑承先屢疏請裁抑上不從而明諭曉譬之蓋不從以示之寬假而宣示以遏其驕縱孔耿因之請隸漢軍楊方興醉歸乘馬誤犯儀仗侍衛欲執之上曰勿爾彼醒自知之次日入謝入日吾不飲酒未知酒趣大約酒可飲不可醉也方興頓首謝入關後楊任河督爲治河名臣之冠

太宗嘗出獵見虎負隅使侍衛搏之虎撲侍衛仆上驟馬趨前叱之虎退發矢殪之

太宗嘗語文館人曰平爾纏甯完我皆勸我用漢衣冠朕言漢衣冠是古禮尙非用古禮之時設使寬衣博帶羣處一室有如順

巴圖魯者持刃突前何以禦之當年順巴圖魯有二不知謂安

費揚古是謂勞薩也

順字又作翁碩

世祖召木陳和尚入侍一日話及江陵木猶斥其權重帝曰勿爾

爲重臣者自須權重始可攝服百僚指揮邊戍

見木陳集御音問答謹按

帝言是也國家不幸而有重臣自宜如此但不可如霍光秦檜之徇私作奸耳卽宰相當國亦當微識此意若本朝之樞相乃

中書舍人之不如也

順治中御史林起隆疏請議給八旗兵士額餉御批此本說的是然則旗兵入關後猶未領餉也

聖祖西巡至甯夏迴蹕視察河道自橫城率侍衛十餘人乘小舟行行十日至河朔灘不能行棄舟率侍衛登岸沿河步行射魚打水鴨爲糧又十日至包頭直入御營大臣不知亦太熬拙矣上亦不怪古來天子微行者有矣步行未之有也步行至數百里尤未之有也

上又視永定河晨起至河干攷量地平埋三角竿詔諸皇子曰必三角竿量地平乃準周匝巡視逐處理竿往復四十餘里日已午矣諭諸皇子曰爾等飢乎在深宮中不易挨餓須稍嘗此味

方能作事

均見實錄

聖祖南巡自江甯迴鑾舟中讀書漏三下高士奇入諫見本紀此妃

嬪不從之明証盤山行宮三閒一閒退息一閒召對臣工其不

從明矣憲皇特詔先朝行宮勿許改作可稱善述

聖祖東巡由興京入吉林山路荒涼山上遇大雨迅雷不止下馬

入林避之雷益烈自念有所擊乎復出林雷果下劈一老樹見

暇格高士奇策馬隨扈時於馬上和詩見士奇詩集

三藩之役用兵八年廟算周匝無遺固宜奉為大訓蓋有孫吳所

未及也如康親王入閩已得手矣而亟益新兵撤回征兵於贛

於桂亦然乾隆中新疆回疆之變皆以撤兵太速而無繼師也

康親王之在浙安親王之在贛皆積久而後進視可而進本兵法

也後世專事督促誤矣三桂死世璠遁乃合三路大兵亟進不

令其喘息用是蕩平漢吳漢敗後景帝制詔以深入多殺爲功  
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夷三族全謝山譏之不知此自兵法餘  
孽不可輕也軍事以餘孽失之者豈止李自成張獻忠哉

是役也二法最善青州太原常有屯軍待調既調更以京兵繼之  
應援不至後期其最有功者巴爾堪入皖之師也一軍報各路  
同一迅速不責各師疏報使之一意辦賊後來五日一奏之制  
不可行也

大嵐山朱三之事臺灣朱一貴之事使在後世誅譴不知若干人  
封廕不知幾許輩當日直行所無事耳遇事而能視若無事然  
則善矣



野棠軒據言卷一終

野棠軒撫言卷二

吉林爽 良

言真

本朝入關之初諸御史侃侃直陳實有其人如盧御史疏歸附日  
眾荒朝偽命不足憑信當以崇禎時朝籍爲斷是以王覺斯錢  
牧齋皆補學士日荒朝日偽命當時實有定評而全謝山於百  
年後猶大書某大學士某閣部甚無謂也常御史劾牛金星不  
當濫列卿班知賊徒之倖存也楊雍建言廣東一府兩藩民瘁  
供億郝浴劾吳三桂在蜀擁兵不掾危城楊素蘊劾吳三桂擅  
補多官宜防驕肆至如季振宜直陳內監擾民意在規切上躬  
雖當時獲譴而他日降詔引咎特復其官直臣之首也

有王御史劾湖督李蔭祖報災之疏不當遽及內廷宴樂亦爲得體

康熙初四輔臣爲政率更先朝政制御史常州董文驥糾之謂不當紛更先皇遺制真朝陽鳴鳳一申正氣也以外轉去幸矣

董在順治時嘗上疏論列上在南苑閱之怒即日召至詰責已而

天顏頓霽時已曠矣傳旨賜膳及其從者見鈍翁文集天寵如此宜

其有後一疏也

本朝言官最負盛名者二一李先森一郭琇其實皆有可議李按蘇州杖殺王紫稼沈文學王乃優人士紳喜接近之沈乃失學子弟扮演登場罪皆不至死不至死而死之可乎其後上海庫吏盜帑事發道官按之李乃疏劾道官而請貸吏罪則顛倒甚

矣以是罷官 郭入爲御史首劾河臣靳輔文襄治河有何可  
議然討論數年斬之治河方略不能伸靡言能誤事也迨聖祖  
南巡視河公論大昭其後郭劾罷明珠一歲中驟遷至左都御  
史而私書事發命下廷訊郭卽疏劾廷訊之大臣馬齊有是理  
乎此在雍乾後固不敢卽明制亦不合明制被按者卽註籍卽  
假杜門安有反劾按問大臣以相抵制者乎郭知私書之不可  
掩又疏劾高士奇以爲我之去官乃因彈劾貴倖耳細按其疏  
一無實狀但侈陳其富直劾一富翁耳高因是回籍郭再起再  
廢過清江時私與鄉人董訥曰得無後患乎蓋剛直之氣至是  
靡矣李郭皆山東人也因憶山東一故事學使按臨萊州試竣  
發落傳第一名至前曰爾文甚深厚讀何先生之文某對曰能

伯龍學使笑曰是近鍾陵然讀書人當吐屬雅雋不應直呼先輩之名戒之某愧而退又呼第二名某曰爾文亦佳向讀何文某肅然半跪對曰劉子壯劉大老爺

本朝真御史有四人焉董其一也乾隆時浙人柴潮生直攻上躬

文見經世文編

高宗嘗詔言漢官中真有舍生取名者大約爲柴言之

光緒初潘敦儼疏請表章孝哲后時孝欽方怒后未已故難能也宣統時胡思敬力彈秕政言若著龜雖其言如金玉投糞壤中然得失之林也此四人者真御史也

乾隆季年謝御史焚和珅之奴之車曹御史劾和珅之奴之舍道光時陳慶鏞諫不當驟用琦善其言甚直咸豐時陳慶松論科場關節大臣子弟獲咎諸官不當遽許捐贖足以揭明枉袒之

獄光緒初何金壽彈劾樞臣曲繪隱微

乾隆初左都御史孫嘉淦上三習一弊疏同治初侍郎吳廷棟上  
宜防驕怠之漸疏皆具古大臣風度尹壯圖之疏則痛哭而長  
太息者

嘗論御史一官在可設可不設之閒如匡主失彈巨奸可設也如  
隨聲附和遇事風生可不設也更有聽人牽鼻甘作鷹犬者更  
可勿設也本朝設官一沿明制而以滿漢並設閒之設於他官  
猶可也耳目之官亦充位乎

野棠軒輿言卷二終

野棠軒摭言卷三

吉林夷 良

言文

周秦閒文字至矣美矣然於語助辭運掉弗靈卽今所謂虛字眼也孟莊二子較勝而孟尤勝於莊讀齊桓晉文一章極抑揚起伏搏挽照應之致短章亦多有之

漢猶秦也魏晉至齊梁累於駢文虛字又滯唐杜叟白傅之詩極工而其文猶拙拙非不善但以言運掉虛字猶鈍滯也韓文公起用虛字始靈活能盡抑揚起伏搏挽照應之致殆得於孟子耶宋人益工至朱子爲長句轉折吃力靈活失矣

凡徵引繁博之文看似絢爛最易堆垛同一義也既引鄭復引賈



又引杜則複矣同一說也既引甲復引乙又引丙仍是說也則贅矣翦裁以避其重排纂以疏其氣結構以揭其要提絜以振其綱則讀者渙然矣經生家考據家恆失之

本朝經學世家斷推高郵王氏尙書安國永定河道念孫尙書引之文僖尙書撫粵察吏不護前見隨園文河道爲御史劾和珅文僖按閩平反李嶽皆非充位而皆博通經學可謂世家矣某君修嘉慶朝臣工列傳不及文僖余偶語之其人曰是宜入文苑耳他日遇修文苑者問之曰王氏三世入傳乎曰是經學不可入文苑余戲之曰文人可不通經乎其人悍然曰昌黎卽不通經余不復言進學解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果不通經乎

康熙初蜀人唐甄字鑄萬又字大陶舉人官山西長子知縣失察  
逃人罷官寓蘇州善屬文深得諸子氣息年七十餘卒無子何  
義門言之廉親王助五十金其女夫松江王孝廉聞遠爲刊其  
遺集名曰潛書內外篇共八卷其文深厚奧衍外篇敘瑣事實  
雅不佻真先秦諸子也余得其初刊本甚工後有王孝廉敘述  
先生遺事十七則甚悉因亂失之楊蓮府在山東重刊板紙薄  
劣觸目訛脫彼貴人固不知校書也

毛西河先生能文講學大篇極爲隨園所稱尺牘小幅典麗靈動  
得晉宋人風致顧全謝山極詆之全於義門薄時文矣比爲檢  
討別傳又詆其拙於時文忘其爲乖舛也近人柯劭忞言西河  
祇是繙書正與合肥李相國序文相反知其未嘗讀西河合集

而嚮壁虛造用以欺人此輩之慣技也

西河萬不料後人有詆爲喪心病狂者而又出於委巷賤子之口也西河詩話病南人讀字與中州異輒以入詩押韻蓋南北音不能畫一本乎天籟昔人陸德明已明糾之矣故西河曰不如詞家之亂押也步氏執此一語遽詆之曰喪心病狂異矣考此四字唯大君詔令中有之亦不數見戈氏乃用之考古論文乎或曰何以謂之賤子也顧千里爲戈之父作傳題以孝子謂其父童子試而歸見其母病自咎遂不復考以是爲孝夫戈氏長洲人也長洲附郭邑也自縣試府試至於院試無一離其家門者母何時有病卽何時輟考可耳何居乎不復考也此必家世微賤里人攻詰之也攻詰之則不能考也其家薄有貲結納文

人爲之稱道託之母病厠之孝子其賤自若也故謂之賤子也然則順卿何以爲河南試用知府此不足異也軍興以來處處勸捐安暇甄及流品觀其著正韻不遵禮部韻而用宋韻卽宿憤之見端也余題其正韻云匹夫有作僭天子卹塾流傳到執林蓋略言之戈選七家詞往往塗易以申其說其妄作如此

西河無子姚惜抱指爲毀朱之報此可知其未讀毛集也毛所駁者四書之註耳亦只列舉一二未徧及也只於九合之改糾子糾之爲弟長言之耳惜抱能於九之改糾糾之改弟引申其義而爲考亭之護持耶不能引申但咎議者可乎讀古人書必欲守一先生之言耶則朱子之前論語有包何註大中在禮記有鄭註孟子有趙註朱子何爲而絮絮耶

惜抱之說李次青已駁之

國朝選文三家魏侯汪也人不倫文亦不倫堯峰脩潔實爲諦歸而彌姚

子居文甚有氣勢自謂學龍門信有之其城隍文有體有識而爲南華九老文引古義姍悔之非體矣吳城歸後必悔其言之過也

嘗讀唐荆川居山時文雄深奧衍字字入紙何以一出而其氣便爾爾又蒙叟初學集頗爲雅健其書孫高陽一篇儼與玉局爭勝至有學集則浮言佻語充塞滿幅信乎文與道不可離爲二也

陸放翁爲南園記闕古泉記皆寓策勵之意今之人使爲達官作文不能爾也韓敗臺評及於放翁不過以媚彌遠耳亦何足道

而後人往往譏之雖曲園先生亦爲是言

見茶香室四鈔

先生至爲和

平持論向爲通允此蓋涉筆及之袁子才獨不爾

見文集

信通人也

姚惜抱在四庫書館中與紀文達積忤館中論斷時以講學家爲口實浸淫及於紫陽姚力不能爭憤而引退求得金陵掌教乃播其說於諸大弟子吳兔牀方東樹之流焉其不自言之者則以館中闢朱太甚疑有所受之故不敢也謝山所謂衛道之功懦矣

館中闢朱實甚綱目竟不存而入之史評蓋云非存其書也存其書之評也於名臣言行錄糾之尤力特錄呂伯恭之書曰修書時曾寓目否朱子答書引咎自責唯圖改作一一顯著使重朱

者無從爲之辭

吳兔牀久之始著書攻提要魏默深亦助之攻而無濟也夫著書

而求勝人者必其讀書至博考古至勤而以言讀書之博考古

之勤則無逾於書館諸人者矣其博弗如其勤弗如而欲勝之

得乎方東樹者乃別著一書以攻毛朱以毛朱館中常稱許之

而阮文達時時稱道之也因毛朱而及於亭林又上及於東發

直是村婦罵街繆小山橫欺枯骨元遺山其書以漢學商兌爲

名是於漢學宜有所聞矣而於制度名物之類但云此自是其

勝場無一語商兌也卽一標名而無實如此余曰此宋學禦侮

也卽禦侮亦不力於西河九合糾弟之斥不能更著一辭竹垞

漢學無與宋學無與但評其風懷一詩反覆言之卑亦甚矣或

云方在阮幕中閱文爲阮斥逐展轉入李鴻賓幕辨案牘訶厲  
牧令之詞繞其筆端故開首數行卽下西河八字考語亦書史  
中之異聞也其書刊成徧求題詞陶文毅李申耆皆在焉假人  
以自重其書可知不爲阮容而爲李暉其人又可知矣

坡公賀陳述古生子詩本係遊戲之作紀文達斥之姚因是選五  
七言今體詩特錄置卷中不知第三聯竟何所道然則姬傳果  
不足以考古矣

兩般秋雨盦述其宗人之言曰唐詩至薛能庸妄極矣以諸葛之  
功業而其詩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山中號卧龍此不知詩  
不讀書之言晉竹何爲著之薛能爲汝州節使鬱鬱不得申其  
酬山僧寄茶詩粗官寄與真拋卻賴有詩名合得嘗厭薄一官



久矣卒不能免此詩祇自悔其輕出耳便以爲姍刺武鄉坡公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也

全謝山極稱劉繼莊而於繼莊所稱之金聖歎則深鄙之不知聖歎亦志士也其於一衿時棄時復復以避雜徭素以示不試其批書也始以度日繼以度命亦因發紆已意儘有醒快明通未經人道者好事者舍書而錄其文可以行世士大夫生昇平之世俯仰甚寬議論恆刻不經滄桑不知亡人之况味也

楊廉夫有文妖之目初以爲新豔取資耳及觀其詩有云六郎酣戰明空笑如此村俚而又武斷黔驢淺技不足以妖

國朝詩自推王朱二家貪多愛好之語亦中其失然須知能好始愛能多始貪非盡人可能也

曹秋岳詩極似竹垞趙秋谷詩極不似漁洋一則賓主久而沆瀣  
投一則親戚失而意趣判趙詩之廉峭冷瘦處實較以沕穆爲  
含蓄者佳王趙之聯姻以孫其失亦爲孫阮亭至目孫寶侗爲

龔斯錫可知

亦坡公語

詩文隨國運爲升降雍乾之詩不如順康嘉道之詩又不如雍乾  
文亦如之嚮闕者獻類編每苦朝代愈降文字愈卑猶幸其以  
嘉慶末年爲限斷也

儲畫山之文如瞽曲潘四農詩如村謳而亦得名

吳省欽白華爲人詬病久矣其文自清健有法王暢甫文亦脫恒

豁

吾所重乎唐氏者爲其深於子而化爲文唐以來未之有也惠氏

熟於經而弱於文無非寡之勢騰蹕之姿高郡父子則有之矣  
校勘之文不能不限於餽飭文僖較勝有長文數首在雜識中  
曉徵主超辰而淵如爭之主兩戊而伯申爭之文俱健

董浦貫穿經史見於廷對為陳志辯誣允為精覈可令耳食者一

驚他文皆深至上壽文亦以雄直行之

董浦初名大宗後乃見  
易名世駿大約薦鴻博

時也向見一柱

聯署名大宗

陳休承志被譏三事一白於張文敏

三國志目錄考證

一白於杭大宗

駁

斛米

至諸葛傳之評乃特識傳後之表乃特筆均可無譏

辛楣廿二史攷異下筆矜慎不輕發議其不為元史者懼為崔浩

之續也使誠為之光於史冊多矣杭錢二家皆一部之大宗也

歐北廿二史劄記時有獨到處非十七史商榷之比也

周方叔卮林文筆濃至雅切不似明人其論舜一篇可謂敢言  
辛楣日記時有精言而龍氏刻本無之

辛楣在上書房授皇十二子讀卽廢后那拉氏子也諱永璇未受  
封而卒其不入京以此

阮太傅文以四部分集說經之文至爲靜穆其誌劉司馬墓言治  
河甚晰足以追申斬文襄之議

所輯皇清經解有松江陳啟源說詩經一書最爲完善惜無單行  
本

焦里堂文記楊素蘊總督事足補國史所未及他文亦典實闡修  
之士文字自不同也

汪容甫孤露崛起績學工文精醇雅潔雅得選體之粹當時盛談

性靈濡染簿書皆不染其筆端余嘗病其文少閤庵曰此剝膚存液之作何可多也余尤愛其弔黃祖及馬湘蘭二文婉約悲涼深合風人之旨

廣陵考一書考古詳覈廣陵者三建康也京口也維揚也揚州專之也久矣

容甫歿於杭州年僅五十可哀也全謝山亦僅五十二二人者使躋耄耄著作當益美備榮啟期之言乃有味也

近人說部謂汪洪之好不終余考之不然稚存所記容甫言行極夥及其三通三不通之言皆在天山歸後則容甫之歿久矣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安有終凶之迹至於行文題目存稿皆易簡略寫定時始爲斟酌詳注文刻於其子無可執也

三通三不通之言當詳爲尋繹不可視爲排調

字畫二事本朝遜於前明字累於白摺試卷比及脫棄之時而體格已成矣達而在上者只張得天尙書一人成親王劉文清功力深矣傷於拘迫張詩船字微近宗老桂香東小字秀勁似其爲人窮而在下者鄧完白資稟絕人功力真積惜無詩書之氣以涵潤之黃小仲字未見包慎伯能言不能行所見合作只三四幅耳

畫以王石谷爲大宗然余見其佳者甚少蓋代筆多耳南田花卉深得黃徐正法而大幅少王麓臺董文恪則窘於供奉矣

國朝無山人一門無暇攷此不急之務改羅之輩以畫傭食自不能任其意之所之而難逢法外之妙也

吳墨井以西法入畫而超脫不落迹阿爾稗郎世寧皆一派而拘於形似

蕭尺木之畫陳奕禧之字流傳極少

王武子能作花鳥甚自珍惜不輕作也余向有其長幅筆筆入紙

後來汪時齋尙書承濡尤能花鳥長至尋丈真滕徐之遺也趙

季和丈齋中有滕昌祐一幀彷彿似之

金冬心在乾隆中的是名品會舉丙辰鴻博不就

戴文節湯貞愍不必以畫重也而其畫自佳鹿牀喜用淡筆疏淡

冲遠神似米顛向藏十二幀胡松喬永年極愛重之

西河竹垞皆善畫朱子純齋中見竹垞畫對一畫菊一畫蓼花皆

超然有遠致西河兼工寫生嘗繪關漢壽象三幀見於詩話蓋

得於陳老蓮者多也

昔人謂大學中庸二篇在禮記內者具有深意曲臺記禮數十卷皆禮制名物近於填實故以提空記理之文閒之大學引詩書以明理猶有絜矩二字指其實際中庸致曲前知無聲無臭真是提空說理蓋使人以樸學數典而又求之精義入神之微也宋人喜其空言無定際特推重而別行之後乃有四書之目漢人以論語爲經遂失之矣此雍正年中一老進士記是江蘇秦某文集中語余當時甚重其文久之不能舉其名亦不能舉其文中之辭謹撮記於此此說經之微言也

人莫貴於讀書讀書多則義理明踐履謹身分重書益多則曉古今熟成敗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其不戚戚者踐履既



謹不蹈華侈也其不汲汲者成敗既熟知遠權勢也靖節之言  
非大言也

吾嘗歎膏梁子弟不閱讀書寒賤家兒無力讀書讀書種子不其  
絕乎灌莽連畝自生香草枯木百圍閒茁秀枝然而僅矣家解  
楹書案無畫荻可畏也夫

野棠軒摭言卷三終

野棠軒燕言卷四

吉林 賈

言粹

今日日言國粹矣首推文教是已蓋舉其大也而細物亦有然者  
一曰筆從前有兔毫羊毫下者狼毫水筆近年用貂毫鷄毫鷄毫  
亦甚古東坡所謂三錢鷄毛筆是也宣城諸葛上柳公之筆乃  
紫毫也及鼠鬚也字之方丈者筆用猪毫甚費工做一筆值五  
十金康熙時大字筆一管至咸豐時猶存後爲誰何盜去乾隆  
時一筆南書房視如珍寶吳縣陸相國言其筆已無鋒歲終寫  
福壽字時先浸水中七八日便揮灑如意頃刻可書百餘幅故  
寶之也尋常大字只用羊毫近則選擇工差長鋒而無力紫毫

之長鋒者亦少而鉛筆出焉鉛則無所謂筆矣

一曰墨墨之李廷珪潘谷宋已難得徽宗用麝香和墨值金一斤金章宗甚重之自明以來程君房方于魯最著曹素功尙多余得一丸珍木架之儼如圭璧吳天章墨一枚索百鑽大抵昔以松煙勝取其煙液後以油煙勝所謂五百斤油也取香油然燈覆椀取煙椀中之煙始爲上乘其落至屋角牆根者則副駟也不幸此法傳至後來竟以煤油代之宿墨在硯污漬如皴如車軸之膏又不幸而有墨汁染毫如膠墨之墜落如是光緒時大重松煙人人競購豈預兆耶

一曰紙古有一紙長四丈者見於宋明人說部乾隆中尙有數丈者嘗見汪時齋尙書

承需

所作花鳥畫橫幅長及三丈今求

丈餘之紙亦稀矣又見昔人入言楹聯其紙花紋之細全以宋錦爲藍本可當畫觀聞吳劍華云精寇之亂紙墨二業被擾最苦墨貴陳膠寇入見之食之無味搗之手穢則潑棄之紙工以陳箔爲師賊取爲鋪不中用則摧燒之老紙工云欲爲故紙不可得矣工失其師務爲縮減塾童習用之金糕紙做紙皆較縮削竹紙尤貴箋紙薄不托墨而更貴下至裱紙曹紙之屬皆不經用大約不經用一語足以發思舊之深情矣

布亦粹也婦女織棉爲縷織縷爲布名爲家機余在復州五月由蓋州返一日數雨比至李官屯渡河水過馬腹至店衣履盡溼主人出一襖一褲服之溫煖異常絕不僵鞣問之曰家機布也其布似有絨疑卽古之褐也蓋縷長而工細比行李至乃解還

之辛亥後州人至京購之曰無有矣綾卽可易錢不須布也棉卽易錢又不須綾也問士人何服曰服洋布此真失算之甚而閩中去勤入惰爲尤甚焉

市布亦然丁酉守制服青洋布十指盡黑乃易市布青色不落蓋絲密而染工深也今市布亦少矣

國粹之大者綱常也倫紀也禮法也名義也信義也廉恥也此數千年來之國粹而非一二代之所私也吾嘗慨夫咸豐洪寇之難其殉節而視死如歸者不可勝紀趙尙書之父文穎公令陽穀五日而死已備戴行狀中湖北令劉公念臺之宗也權漢陽已卸篆矣寇至或曰盍去諸劉公曰不可新令不悉其事吾將助之守城陷俱死揀發知縣蘇人王某到鄂賊已圍城矣絕而

入巡撫陶文節公曰君何以來曰某被揀爲湖北令不可不入  
省治文節曰城不能守也曰不能守則死之果死溫勇壯公之  
守六合李公淮之守金壇大節凜然與日月爭光朝廷所以卒  
致中興者諸公之力也正氣彌滿邪沴自退此不易之理眞國  
粹也

又有和州牧者城陷朝服坐大堂罵賊賊笑曰爾好官吾不殺爾  
爾可逃牧曰賊爾何言吾官也安有逃者速殺我勿殺百姓賊  
太息而殪之本紀不見其名當檢實錄補之

庚子之殉國者延將軍茂奕將軍功皆燔全家葆公初率二子先

服砒粥而後燔其胞叔崇綯之孫亦死焉奉尹福裕服毒死饒  
撫福潤全家沈并死倭文端一子一姪也趙尙書族死七人其

他不可勝紀。崑相國彙報請卹至五六次可知矣。尙有一家未報者。朝陽門內守備胡同文姓兄弟二人。一官侍衛。一官旗員。全家俱殉。後五日。族人自保定至叩其門。不應。鄰人日是家不啟門五日矣。當報官而啟之。屍身縱橫在地者五。二孩倒植水缸中。慘矣。皆國粹也。

大妹適鈕鈷祿氏者。與其孀姒投井死。其夫恩潤隨扈西安。呈報蒙明詔賜卹。恩潤孝貞之兄子也。其家有廟。當刻詔旨於廟中而祀之。然近年亦甚凌夷矣。

凡忠孝大節爲天地之正氣。其次如行義之高。讓德之美者。均足指挂兩間。有關世道人心。斯固世宙相傳之國粹矣。

以廣義言之。科場亦國粹也。八股試帖亦國粹也。有科場則有秀

才舉人進士有秀才舉人進士則人人有素業矣自其成童入塾家人卽以秀才相勗勉比其秀才也則以舉人相期約迨成舉人則已足自立矣或設塾或遊幕鄉黨交遊無有輕視之者其人亦差自重而作奸犯科者鮮矣寶坻一縣科名最盛張陳李王四姓最著有一陳舉人爲鳳凰廳教官余年伯也顧其兄乃與仲弟會試同年嘗就問其家讀書應試之法陳日子弟至十四五時卽召至前問願讀書否曰願從此終身塾中以中進士爲了期矣其人不願則驅之力田以供饋粥秀才在塾舉人可以授徒亦不就外幕迨其成進士率五六十矣不願爲吏用知縣者率改教職亦有早年成進士入翰林者其少數也遲暮而成進士至終不得進士者則多數也是以寶之人在外營業



者少志士聞之必笑其卑陋不知入日在學中則自與詩書相親日遊鄉里自與虞詐相遠日以力田爲食則自無奢侈之習矣此卽古之修其孝弟忠信也世道如此不亦懿歟

時文試帖雖小道非積數年之力不能通非積十餘年之力不能精其爲文也必熟讀而博取嚴於法而晰於體其爲詩也必多讀詩而知體裁多讀書而工運用沉潛涵泳其人之氣息自不同矣文之工者可以舉可以進可以掌教詩之工者中進士必館選考差者必典試故人爲之而不厭窮老而不倦成集行於世者百十餘家故曰亦國粹也

古之名賢古人之文字皆國粹也自宋人輕詆古人輕疑古書是反古也失其粹矣嘉道閒斯燄益熾由今溯昔得不謂之作俑

者乎其父殺人其子行劫吁可畏也

野棠軒撫言卷四終

卷四

五



野棠軒撰書卷五

吉林東 良

言魏

邵陽魏默深源著聖武記一書蒐羅詳備敘述昭晰文筆警拔於  
賊心醒目之處恆三致意其時官書未出僅有趙氏武功記七  
篇所述又出於趙氏之外可謂難能矣然亦偶有失誤處如開  
國龍興記中

太祖癸未年起兵越十年癸巳葉赫九部來侵太宗實先一年  
壬辰十月生孝慈來歸則癸未之前一年也九部既敗葉赫獻  
女魏指爲高皇后實生太宗誤之甚矣蓋由未見官書而意度  
之故有此失魏氏之失有二有以意度而失之者有以行文之

便而失之者如記吳三桂之叛先云三桂功最高遇最優權最重修史者因魏語遂許三桂善知兵皆非也余於史錄中一一辨正之又每云三藩叛沿用袁枚文語不知彭尺木已彈正之矣又賊將韓大任祇是走耳降耳不必綴小淮陰之號

記川楚教匪之事共七篇意外責諸將帥玩寇老師甚非也真劇寇也夏閏庵太史分得嘉慶年臣工列傳於此役考察最詳凡一二品大員之陣亡者多至百餘參遊以下勿計焉固由於廟廷督戰之急而賊之未能併合大股未立名號亦由督戰之急使賊不能喘息作計也

清野之議始於明文襄德果勇聯疏力陳事在丁巳八月中旨方誚責之謂非兵官所宜言迨 睿皇親政特詔謂湖北有清壁

禦賊事賊不能擾曷仿行之

見本紀

於是四川首行之陝西行之

甘肅亦行之湖北河南次第行之賊無所掠無所脅乃日蹙而歸於老林然負隅者尙二年羅壯勇幾爲所挫故曰劇寇也記云清野始於嚴如煜蓋非嚴之功在關治南山亦一大事默公頗不滿於勒文襄故不欲歸之

又謂羅壯勇爲劉青天所撫非也壯勇有自述年譜甚詳始撫之者英善也受知而拔擢之者前七十五後德楞泰也其保薦專闢者勒常二總督也不及劉清於劉亦不甚譽之此皆考於官書及年譜者然而劉羅之說流傳甚夥一說羅爲劉之與卒壯勇入覲請訓上問曰爾卽行乎奏曰聞劉清將至擬一見之而後出京上領之乃迂於通州羅冠服磬折送之升輿劉笑言爾

尙能抬轎乎公卽揮其打頭者扛輿疾行將至齊化門矣劉輿

中大呼羅乃止猶冠服也說甚新奇可喜而實齏言

穆丈竹村說

一說公爲四川提督時總督勒公會公校兵勒曰吾帳下一健兒能爲公超乘之技公觀之乎羅曰甚善卽呼一弁冠服上勒曰提臺觀爾技好爲之弁欣然領命下免冠解衣脫靴一躍而登瓦聲鏗然勒曰何如座上顧無人問之曰提臺上房矣再問之提臺由廳後入就座矣勒驚曰公何爲者羅曰爲語健兒軍中

無解衣脫靴時也此亦齏言

馮丈子哲說

羅初擢貴州提督移四川未任調雲南又移湖北勒公去川督時羅猶爲副將也羅本奇人人喜以異事歸之漢之桓侯唐之尉遲明之常開平皆然猶之文詞敏捷之事在宋則蘇在明則解

緝本朝則紀文達藉爲談噓不足信也

記中初稿海防篇以八事責林公大致謂操切求全致於激償余

又閱李季雲文集有責林公一事謂林使余太守

常州人

赴英船

議約許其寬假已就議矣爲關提督所持而罷人皆惜之大抵操切之責不能爲公諱抑知當日之主權與林公之權任爲何如乎若以同治後假借督撫之事擬之失之遠矣海防篇初甚詳易稿則簡後乃無所言自敘所謂三易稿者是已蓋難言也

季雲名恩慶余外曾祖佃雲公之弟也由翰林御史外任甘涼道遷兩淮運使乞歸著詩文十餘冊其家託致館中擬入文苑傳館中不許也其文只責林公一事責侍郎王茂蔭一事可備考謂道光季年議行鈔票度支部庫猶可行而王爲



農郎力沮之咸豐時鈔票萬不能行而王爲御史獨疏請行以是得美遷洋兵入棄官去再入京不見用乃疏劾議政王仍不見用乃乞歸友人致書惜其鯁直覆書極論之謂乃權譎非鯁直也

太宗伐明迴師永平遣蒙古兵攻昌黎昌黎令左應選集衆守城再攻不克會班師城以得完未幾令中察典去默公深惜之余謂此必左令君求而得之者也明末求材甚急縣令而能守城必升道員監軍監軍而有功必升撫督以至經略而終不離乎兵衝一旦蹉跌則身困西曹伏尸東市矣何若以微罪行身名俱隱乎此雖戲言卻合當日事勢願以質之默公

吾最歎絕金聲桓之一役也順治五年金聲桓叛於江西李成棟

叛於廣東是時明桂王聲勢及於五省加茲二叛連衡東南半  
壁爲之震撼適孔尙耿三藩督師在湖湘亟徵回京而起譚秦  
徒中爲大將視師師至九江九江下師至南昌南昌圍數月南  
昌下逆賊授首事平自出京至是始奏報而仍在江撫之後若  
依後日五日一報軍情之例早檻車就徵矣豈惟譚秦卽李牧  
周亞夫亦難成功也

李成棟赴援格於贛再攻之墜水死魏氏據南疆逸史以爲高進  
庫愚之之功非也進庫副將也其上有總兵胡有陞巡撫劉武  
元皆守贛者劉胡關外舊人並能軍嘗開城輕騎奔李軍守自  
有餘是以世祖特詔褒獎優予敘贈記專詔高非實也

魏默深又著海國圖志所據者職方外紀海國聞見錄澳門日報

並時之瀛寰志略據羅馬上下篇以定西洋肇自殷商佐以尙  
白用七之說似可依信書中大旨在因敵以制敵師敵以攻敵  
二語因敵大約因焚土時美人有調和之言若右中國然庚申  
之役美師亦入京矣夫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人之情也若因一  
日之鄰而制萬里之敵復乎難矣師敵者師其船師槍礮同治  
中年其說大行沈文肅開船廠於南臺經營十年船有矣非購  
自外洋卽造自洋匠左李張之礮有矣亦購也凡事不求心得  
不研實義唯知依牆靠壁以張虛聲以欺朝廷以糜金錢迄今  
十數年敵可制乎又一敵耳亦非魏氏所及料也

沈左李能爲匠乎不能則委之官乎委之匠乎若其官也猶不能  
也如是數不能國家府庫之財罄矣

張文襄在鄂初設三廠亦犯此病而文襄無戰功不敢輕用國帑  
或捐其俸餘或佐之商債迫債重而廠效不著乃舉以償之然  
而歲月久矣見聞熟矣考察周矣漢陽工廠興焉可以築礮可  
以制槍可以造彈行軍倚爲重儲庶幾魏氏之言可大白於天  
下後世矣

文襄言包在龔上魏在包上

野棠軒摭言卷五終



野棠軒撫言卷六

言包

吉林吏良

包慎伯先生世臣著安吳四種一治河二論文論書三文詩詞四政刑其言治河首闢海口高仰鐵板沙之二說及余在淮陽二年與老於河工者言之始知包言之不足信而其理又易明也海潮之來也勢盛沙與俱來及其退也勢緩沙不與俱去久之則沙淤矣海口安得不高仰乎沙之始淤也猶可以挑治而雲梯關距鹽城二百里自明季以來久棄不置風日吹曬是成鐵板不可推移是以于成龍引河入海之說爲衆議所嗤也包氏述徐河督答星使之言亦不足破高仰之說船行遲連以上下

流爲斷去遲而返速則是海口居上游矣海口而居上游非高  
仰乎且星槎果涉海津當溯洄於鹽城之河二百餘里中更無  
遲速之可計也直欺人之談耳嘉慶時特簡馬慧裕濬治海口  
費帑八百萬告成之後 睿皇製文製詩立廟刻石爲設一道  
二廳未幾淤不可行河臣以睿藻之輝皇也不敢明言上亦不  
復究詰此海口不可治一大明證包氏獨不知乎

乾隆三十年 純廟南巡分遣九卿治河嵇文恭獨言河勢北行  
當順其性別求濟運之法勿競以壅河爲功部議雖不行亦未  
敢深斥之但依違其間而已足爲河不入海之證  
河之難治牽於漕運自初運至回空幾於終年在河中旣欲蓄清  
以敵黃又欲借黃以濟運安暇言導况實不可導也

河工經費自雍正至乾隆常年六十萬嘉慶中驟增至百六十萬  
及出險工仍復請益末年增至六百萬矣爲河員者般樂怠傲  
游客雲集下焉者食客而巳上焉者輒爲高談危言以聳之如  
虎山坳之說是巳治河本是補偏救弊而巳補救而得一年無  
事即可歡呼相慶虎山坳建壩乃能二年無事是補救之善者  
也包氏顧諍之以爲不可盛漲將至黎督憂死河工失事未有  
不由盛漲者漲何以盛雨水多也大風鼓之失事必矣黎歿逾  
年而後漲此不獨不能爲襄勤咎亦不能爲虎山坳咎也修史  
者乃采包說入之黎傳歟詞獎聽不考實也不知往也

南河外工厯事甚久閒能測隱知微文人得而潤飾之遂成神異  
包氏之說率由此也然亦與河爭能之常言耳無關治河大體



迨北行後此類說詞皆成芻狗

余在河工嘗語人曰治河之書備矣獨缺一事未言人問何事曰  
祈天不雨耳河之患未有不由雨生者而淮徐之閒夏秋恆雨  
若又其河半爲人力所成故又易涸則又時時盼雨非身歷其  
地不能知之詳也

吳督部熊先任軍機章京加卿銜擢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包氏  
記之以爲殊遇殆未攷實乾隆四十一年金川平定軍機章京  
敘勞首列者爲松筠吳熊光蓋一滿領班一漢領班也階級已  
崇由御史而鴻少惟以阿文成之故和珅抑之積久弗遷然其  
資則深矣文成治河視師無不請吳自隨度其造膝之薦必不  
止一再嘉慶二年文成有病在京 純皇或偶憶之故有是擢

然當時諭旨明言視松筠台布之列蓋介乎大臣與司官之間未久卽遷直藩以去卽松台二公之出樞廷亦未獲優擢也倦翁未見官書故未得其實而槐江以耆老家居偶對鄉客亦未必言之晰也

倦翁記二趙事皆關臺灣一云甌北在閩督李侍堯幕中廷寄至令柴大紀棄城渡臺經趙阻止按前此大紀疏言民同守危城不可竟棄詞甚痛切純皇爲之墜淚封伯爵授參贊賜萬金卽爲此也是此詔已下柴矣李安得而阻之甌北自著年譜亦未及此此須詳攷

一臺灣趙令某獲得林爽文用其宗人言歸之經略由是歷擢臺道宗人大作威福余因檢和珅事狀會調乾隆四十年以後實

錄悉讀之臺灣道府未有趙姓者又不足信矣 余因檢六十年實錄始知嘉慶元二三年尙有訓政實錄詢之同人無知者調之館中則亡之矣

又記柴大紀事謂福公入嘉義旌瘠載道而倉有餘廩因欲劾之爲李公所勸而止李公未渡臺也柴會劾恆瑞援兵不進恆受嚴斥福與恆中表故切齒於柴欲得而甘心焉此不足道而諸書多未之知

倦翁論作文起伏照應歷舉古文之文以實之然非古人文之至者也仍是茅鹿門之八家耳

論學書之法詳矣盡矣大抵爲學北碑者言之卽筆心內轉一語於他書無與也其評古書家謂魯公爲耕牛穩實吳興趙姬挾

瑟人多不然之者謂香光龍女參禪欲證男果大約緣於錢牧齋之言耳牧齋可言之他人莫輕道也

記翟名揚事與南潯志異此種土豪何故揚之卽其細官役入人一事豈是平民所爲尙明目言之耶失體甚矣

其言王虛舟不能書亦太過高自稱許卑視古人當時習氣如此

野棠軒撫言卷六終



野棠軒撰言卷七

吉林夷 良

言多

丁文誠之官川督迂道解州謁閻文介故師生也請曰老師川中  
有所知之人乎閻曰無之唯鄉人田秀實者不可用也文誠意  
探文介屬其邑子而反有斥而無諉信乎其公正也及抵川迂  
於道左者成都令田秀實也斥之曰爾名氣不佳須要小心田  
唯唯丁之閻人黃某

後見星使  
彈奏者

田與之暱日日在門房中吸鴉

片食點心黃告之曰老頭子與爾無緣爾須設法田唯唯一日  
黃曰吾眷屬將至爲吾覓一房須離督署近者越數日田白房  
有矣在節署旁盍往觀乎出署旁左入小門大廳閣綽錦褥文

几陳設爛然進至內室華侈更勝黃謝之曰君太費心矣因舉  
蹙告曰君之參摺已具矣吾故停閣之爾急設法田曰兄誤矣  
吾卽識京中貴人可能青鳥傳書乎黃曰明日八少翁壽日其  
母金姨太太也姑備一禮試之次日田早至果見小男盛飾出  
田迎問曰八少翁何故著新衣老嫗曰吾少翁大好日子也田  
顧其僕曰亟備一禮來文誠早衙無事躡金屋中見肴蒸甚盛  
疑問之金曰吾孩兒生日無人過問吾爲設食亦不許乎丁笑  
曰吾卽在此食旣坐諦觀曰金器也迴見牀上文綺駢列驚問  
何人所送老嫗曰華陽縣送也丁曰是不可收金曰儂已收之  
矣丁乃出以語黃黃曰田令人甚能事不知主翁以何不善遇  
之丁曰無他閩大人言其不可用耳黃曰然則通一函告之而

請其劣迹聞覆函曰無他田某之父欠吾家二千金還本不還利疑其人不實耳亟語田田寄二千與閻而升瀘州牧以去

此事聞之蜀人程某四弟見之謂不足信然在河東時聞文介辦賑頗招怨言慶蘭帥在陝臬時具知之則以二千金登人白簡亦非甚怪事也

李鑑堂督部已亥召至京按奉事訖特命巡視長江水師用彭剛直例也庚子四月始至襄陽襄陽縣令李某請示水行陸行李曰吾向不受供應吾僱船令曰大人清節天下無不知惟僱船須用卑職李曰何也曰襄河失修淤淺隨處皆是非老舵工不辨亦非當地人不獲僱也曰然則船由爾僱價由吾發次日令上謁謂大船二隻僱妥其價十二千李卽發價而去到省督撫



迎於郭外李見面卽曰貴省襄陽縣好大胆敢向欽差索船錢  
于撫大驚旣晰言之乃歎李令之能事也

欽使巡江至荊州泊近隄岸問何名曰洋碼頭欽使曰吾不泊此  
吾甚惡洋式余上謁凡渡三商船而始登問曰欽使巡至下游  
駐節何地欽使曰蘇州有巡撫有教堂江甯有總督有教堂吾  
均不駐其揚州乎請問上游駐節欽使少停頓曰吾駐武昌則  
有督有撫有教堂之地也

憩叟曰李公賢者身又殉難獨其客氣未除所謂洋碼頭者非  
洋人之碼頭也乙未新約沙市置關文襄委員修隄開埠土人  
呼之洋碼頭云爾李之坐艦拖以小輪獨非洋式乎客氣中於  
襄陽令遂以罷官

襄令使其弟帶兵捕刀痞至堂皇訊之刀痞曰吾穀城人也襄陽官問我何爲刑之則罵再刑則大罵令憤甚下公座持刀剖痞腹死道府以聞于撫袒令甚欲易道府文襄調解之記令過案不究未幾令發一等官電局員照章不收令怒使其弟帶兵封電局門及其機電員逸至他局通電訴告文襄詫曰李令瘋耶撤任逾年劾罷之

李令進士署施府一縣補襄陽赴任過荊州謁余言語平易無客氣也以得李公譽遂爾誕妄客氣爲之也

響謂居官之樂莫樂於兩淮運司居官之苦莫苦於烏里雅蘇台將軍其地浮沙不能築高牆大屋雖以將軍之署牆僅及肩前院三楹後院五楹將軍之所居也捐悶散步院中市人呼曰將

軍出矣羣聚觀之將軍乃入戶不可以病購藥在雜貨鋪付藥一撮問其何方何藥不知也煎藥卽在煮羊肉大釜中先時行軍爲運輸後路軍罷應撤不撤居是官者皆滿人無敢上聞者但視爲左遷耳以上聞之興榮齋京尹彼官其地三年可以爲苦矣而不知廣西思恩府之苦也其地諺曰虎上房蛇上牀皂隸上牆侵晨將起戶先四望房上有踞虎則不開門地卑濕連山山蛇如蟻宵中恆爲蛇所擾如蚊蠹居民極少皂隸無應募者但於大堂兩翼牆畫衙役以壯觀瞻耳雍正中滇省以改土歸流爲功桂省效之并其不必改者而改之奏報設官以明其不妄其時政尙綜覈廉俸役食率從儉薄桂省謂之瘴鄉瘴鄉大半如此此特最甚耳

夏閩庵太史曾遊桂省在志白石郡守席上見一書記藍纒憔悴異之志告之曰此思恩守之子也流落七八年矣余以同鄉故招置之然余之勝彼亦無幾何矣未幾志歿

閩庵又言廣西某縣毗近越南時有逋寇來擾一日鄉民報曰寇來矣令念縣無兵練無民壯且往視之集十餘人製旗二面大書曰縣官來使前驅呼之寇聞怪之出視曰是何縣官縣官來此何爲令立於野曰吾此縣縣令也卽民之父母不忍民之號呼願諸君殺我而釋吾民寇相視曰未見此好官吾等亦飢民耳願求一飽令曰一飽易事飽後何如曰必去令卽集鄉人造飯傳餐食有頃令曰歸乎曰飽矣卽呼嘯而去令淮安人水姓失其名

兩淮運司日與富商伍養尊處優公事率例行坐嘯畫諾樂矣然不如天橋巡檢之爲樂也奉省有三巡檢名曰騎牛跨鳳下天橋一天橋廠一牛莊一鳳凰城天橋隸錦縣駐天橋海口每河開沙船麇集巡檢徵貓眼錢隨人所給不爭也久之并不過問每日上午老役二人舁一巨籬置於街心上貨者過之投以錢或以票或以銀擲之籬中或次次給或數次一給或終日一給擲於筐外者弗取也盈而溢出亦弗取也日昃兩役舁筐歸自開河至封河日日如此商船歸時多載猪去棄其五藏納鹽其中同治以前奉鹽無稅值廉而斤重購猪爲購鹽也猪亦有稅縣署旗署分之巡檢亦不爭

物產變遷不可思議古時有褐無棉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是

已迨棉花興而褐絕矣前二十年廓爾喀入貢其人尙服之如絨毯然不知以何物織成

古者之糖卽糖稀也謂之飴所謂飴可養老含飴弄孫是也唐始有蔗漿見唐詩宋有蔗霜見容齋五筆今到處有白糖矣又有冰糖有潮白糖皆蔗爲之飴仍不廢製飴者謂之糖房祀竈之糖條糖瓜皆飴也近聞泰西以萊菔製糖色更潔白

古無茶夏日飲水冬日飲湯而已楊升庵謂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茶卽茶也卽飲茶也甘者回甘也說甚新而無旁證南北朝有水厄之語人以爲茶也茶實見於唐始有茶博士之名而大盛於宋蔡君謨有錄范蜀公有茶具坡公謂茶欲白評隲甚精古無檳榔晉劉穆之以金杵盛檳榔未知卽此種否歷唐宋無聞

國初始見亦惟粵人食之漁洋詩轡中端坐喫檳榔以嘲程進士周量程固粵人今則到處食之亦無作血色者北人爲甚胃火盛乃宜之彼饜糠粒咬菜根者固不習此味也聞粵東可得鮮者食之則唾紅涎矣

古無菸草葉子菸始見於明末塞上軍人吸以禦寒按瀋宮秘牘云有文館臣疏言自丹白圭奉令禁吸而物價轉昂至有以一金易一斤者敢請弛禁勿耗民財而從民便云云是國初亦禁之矣入關後盛行流傳至江以南韓文懿深嗜之公飲燒春而吸淡巴菰在關中亦然或問公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公沉吟久之曰去酒

聖祖惡人吸菸嘗製玻璃管使人吸之曰是非吸菸乃吸火也紀

文達亦嗜之號紀大鍋

旱菸之中有定子菸不知何物旱菸之後有水菸潮菸

水菸不止一種產於蘭州五華山者較良余孩幼時見吸者尙少菸筒亦小掖之懷袖中後乃大行

潮菸本閩閩中物出門以此爲識菸袋先下則客將行矣張文襄獨嗜之用長幹以幼童裝之裕中丞亦然

鼻菸分兩類有薰菸有洋菸其質亦淡巴菰也晾乾篩細研末爲胚用茉莉花薰之薰後抖晾過風入釜再薰如此者數四然後取其蕊中者以爲上品

洋菸來自西洋其初亦薰菸也此菸國初卽有之胡氏古月軒製菸壺極佳疑西洋製造在前販中國遇風稽留三年而始至粵



觀之色變嗅之味變將棄之矣或日曷以售中國人乃得善價  
於是有洋菸之目其佳者可以醒腦明目而偽品極多至以洋  
酒拌之入民國後聞者甚少

最後雅片菸興焉入中國者逾百年矣將有不能禁斷之勢焉或  
曰他日必有以吸水菸之法吸之者容或有之

緣雅片而來者有呂宋菸有紙菸紙菸能易銀幣數百千萬駭人  
聽聞中國近亦做製尙不如也紙菸蓋攙諸藥水呂宋菸直以  
勃蘭地酒煨之微有清香一支有數十鑽者其原質亦淡巴菝  
一物產也而變遷如此天地之氣流轉而不窮也

庚子拳禍趙尙書舒翹賜盡於行在所人以為無罪後歷證諸說  
乃知其死有由也趙以甲戌進士官刑曹張文達由兵尙調刑

尙趙往謁張急問曰河南胡體安案題覆乎對曰尙未張曰甚  
奸俟我到任爲之蓋文達與李子和積不相能欲藉事傾之趙  
已窺之矣案遂痛駁坐以失入從前葛畢氏案部中駁正尙能  
條分縷晰抽絲剝繭此則語多武斷且同行上盜之胡體安而  
比以無罪爲明旨所斥李督因是罷趙遂京察一等出守鳳陽  
此一事也趙在鳳陽保薦卓異請引入都權事者孫詞臣廷林  
趙欲留眷在署孫允之因結兄弟之好又出二千金託孫寄陝  
西其堂叔某處云曾受恩也未幾票莊持銀退回云趙叔不受  
有信孫怪之啟其信曰自汝赴京成進士我甚喜頃接信知汝  
得知府尤喜我倉有餘糧爾弟年幼無所用錢故爾寄回詞意  
高淡孫甚歎之此一事也趙入京驟遷浙藩蘇撫適有緝私船

者報告南潯庇盜趙委孫令往查之詞臣之兄也查無有趙不悅曰爾不可言南潯富人宿盜一夕乎孫曰令不敢妄言趙怒撤其七差令已補東臺矣急召詞臣至詞臣入謁趙問胞兄乎曰胞兄曰同居乎曰同居久之曰歸告老母可請放心此一事也趙入掌刑部西壇送教民七十餘人至曰殺無赦其時義和拳匪分兩壇東壇貝勒載灃主之西壇莊親王載勛主之司官請於趙曰人數太眾請派員會審並覆壇詢其罪狀趙曰諸君誤矣此有何情理法律之可言欲如何便如何耳遂駢斬之此又一事也此一事最重其時拳燄猶未大熾若痛切上疏據理力爭謂國家立約許傳教則入教者無罪罪不至於死拳民草菅人命至數十人本朝深仁厚澤無此成憲無此刑章如此則

拳黨之氣少沮莊即並可免禍欲如何便如何尙書亦拳匪乎  
莊後賜死蒲州

合數事觀之其人行詭隨而性忮刻宜其不良死也其死又曲  
折辛丑正月行在詔下同案者侍郎英年端方監刑趙刑者  
岑春萱趙吞金不死忽傳聞洋人許一人解免舉家相慶其時  
英已死端已覆命矣而趙無聞樞臣召岑譙責之岑卽促趙家  
人以雅片進趙呵一口嫌其臭乃結帶自縊岑已到門問棺備  
未入視見其未死乃解帶納之棺中而覆命焉余於是夏至行  
在僦居在趙鄰右得備聞之

庚子之拳禍也袁世凱驅之剛毅迎之人所知也高駉麟啟之董  
福祥主之知之者鮮矣直隸洋務局清河道司之高已昏耄而

補是官建議教案而賠償者當令民自負之於是河間有教堂撫卹之案卽令民間按畝攤錢而河間人多爲內閣者羣訴於太后謂官逼民習教未幾義和拳自山東來其揭櫫曰滅洋保清太后大喜使剛毅密往迎之直督不知方咨聶提督已數戰矣剛毅嚴檄訶止之拳匪遂入城城內不知也副都統慶恆督兵堵於正陽門已而知朝命乃罷戕德使害日書記拳之攻使館者死傷狼籍禍已成矣技已窮矣而猶不悔者則內侍董福祥也是年無端徵董帶兵入衛使駐保定不願卽與教堂爲難移駐保德抗不往許駐薊州薊距京近時時入說諸王貝勒謂洋人可滅也願自任之諸少年深惑其說以爲可恃乃使之攻使館而不攻使之守城而不開礮盡其人本降虜

平定回匪方略屢見其名

作幅

樂於有事有事則可自逞比至聯軍議和則抱頭潛竄矣

而洋人獨不深求之又可怪也其不開蔽殆有約也拳匪於練軍公所傳慶恆去懸於梁而捶斃之無人過問者爾時與國亡何異

趙之驟遷也因刑尙薛允升薦其堪任部事先朝慎重刑名惟刑部有此成事如胡季堂金光悌皆然薛其鄉人而張又在樞廷也戊戌入佐刑部旋升尙書其冬派充京城團練大臣輦轂而

辦團練真亂萌也

咸豐末年有之亦具文

大臣者八人無一事可辦乃驅

逐娼寮數千猥賤之人無所得食遂爲義和拳矣拳匪由山東來何由與京師教民相仇可知皆附近之莠民也長聚館之張姓永定門花廠之杜姓麻線胡同之寶姓皆闔門就死其先猶

送部其後則徑殺之耳善乎袁爽秋之與載濂爭也濂曰君讀  
書人不知民爲邦本乎袁曰此賊也非民也民有不遵王法乎  
拳指人面上有縐紋者謂之十字紋卽殺之七月初曾檢查宮  
廷一次監媪懼哭求於孝欽孝欽亦凜凜然

金之末年妖民言有神術能服元氣充糧可破敵兵時欲用之張  
天綱力言不可乃罷觀此金猶有人焉

李公以甚和平不知以何忤張嘗問其子彥琦觀察彥琦曰亦不  
甚悉但知二事張太史鉉者文達之族先父之房師也頗藏書  
畫身歿子幼

卽晉敷  
巡撫

族人欲分之先父集同門爭之乃止又先

父爲豫臬時裁併糧鹽二道爲一餘規萬餘張爲豫撫欲與兩  
司分有之藩司王公不可先父亦不可張甚意沮先父坐胡案

罷官未幾起用河督治鄭工以請帑忤旨均罷斥張言河督處分當重遂戍軍臺

雍正中李衛督浙疏劾蘇省捕務廢弛鹽梟擾及浙網詔令浙督兼治蘇捕不知何時蘇之巡船乃緝浙私蓋疆吏如何請卽如何行之不檢詳也自同治以來冲人在御樞臣專以假借爲撫馭其始以軍務假借之其後非軍務而亦假借之矣其始以洋務假借之其後非洋務而亦假借之矣久之樞臣以假借爲卸過深官以假借爲成憲庚子西巡陝州牧黃璟越境供應深合上意豫撫于某卽以逢迎劾褫其職孝欽覽疏怒曰何哉逢迎者非我耶樞臣言巡撫奏不可却黃璟可以他事加恩乃勉從之督撫薦劾屬吏先朝駁正者多矣樞廷大臣無一曉成憲者



而轉視假借爲成憲矣

孫虎臣名寅人甚伉直蒞東臺二年以民事爲甯藩司李有蔡劾罷其考語云見好於民余迎謂之曰君千古矣龔黃之治亦不過見好於民耳

光緒年間蘇撫甄別屬吏有云書生本色此與見好於民皆下考中不可多得之語

鹿傳霖按事歸化奏結摺片中忽有朝覲者往焉獄訟者往焉二語記室樊增祥筆也諸侯朝覲必指天子言天子錄囚而不聽訟獄訟之往奚爲乎孟子之言本自廓落軍機大臣按事章疏乃牽及天子與歸化何涉益不可思議矣

袁世凱以總督入京議約乃派侍郎楊士琦爲隨員鹿只派革職

藩司爲隨員其謚文端也宜矣

咸豐間試行鈔票實不能行時人有以鈔票出分子爲謎者

京中慶弔

饋遺謂之

出分子

猜詩經四句云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以云可使得怨

及朋友

宣統改元朝議紛更日求變法有人榜於朝堂曰發憤爲雌勵精  
圖亂破格用我下詔罪人識者歎其確切又憲政編查館比之  
摺紳鋪每三月一易

方地山之友吳某娶妾假其京寓後廡迎之日地山集聯云前廳  
跑到後院後院跑到前廳爲的是誰街坊是好街坊鄰居是好  
鄰居他也不敢

某令榜其門曰愛民若子守法如山人續其下曰愛民若子牛羊

父母倉廩父母供爲子職而已矣守法如山寶藏與焉貨財殖焉是豈山之性也哉

余有三言一言於閭王凡生人予其富貴者必併其聰明才智而予之一言於天王凡其屬邦只可通商切勿朝貢一言於番王縱極雄強萬勿入主中華

官牘中不乏笑話然未有如江北提督關防之甚者提督例用印此用關防一也制官非行軍比關防應請部鑄而茲用木質以錫緣之二也關防應有滿篆而此無之三也其文曰欽加兵部侍郎銜署理江北提督統轄文武兼治河漕之關防此真笑話矣首任爲劉永慶加侍郎銜其後亦有予侍郎銜者卻並無兵部字樣竟是謊捏當日上諭明云自鎮道以下咸歸節制節制

非轄也統又何說欽加字不合署理字尤不通蓋劉之署在改官之初惟思張大其權炯嚇官吏致出種種笑話活畫出一不會作官人面目來後來五六任亦鮮作過官者此關防竟用之章奏吁亦奇矣或云漢印不有假司馬章乎亦足以解嘲

庚子七月德宗奉孝欽避狄出西直門至昌平州官不出門不啟赴懷來未至三十里有冠服跪於道左者問之曰懷來縣知縣臣吳永孝欽願謂德宗曰吾母子可無凍餒矣至邑車駕留一日晉呈肴饌衣飾非時召對天語春溫立擢知府扈從而西明年授雷瓊道趙劍秋進士賦懷來行紀其事余亦有作詩在集中趙詩錄下

懷來行 趙椿年

榮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扶持王母車同出井陘口孤城蕞爾  
縮其轂夜半羽書驚入手倉皇供帳亟縋城重門早爲黃巾守  
泥塗積潦曳朝衣望拜馬前九頓首翠華慘淡苦無光中涓意  
氣猶如舊兩宮相見涕沾膺三日水漿斷鼎缶今宵夾道盡焚  
香慟哭江山猶在否三閭解屋住東西六校軍屯護前後滹沱  
豆粥逮臣工舊繡天吳進妃后明朝萬騎復西行詔令前驅弩  
先負薪芻已盡力已殫此任蠹蟲恐難受赫赫藩侯從隴來銀  
刀金粟供求取驩驩開道需此才某也相隨幸無咎崎嶇河洛  
達秦中行殿茅茨罷雕釵天書哀痛盼勤王奉使荆湘諭耆耇  
謂張旋聞除道返鑾輿復見收京賜圭卣受知從此歷監司十  
文襄載諸州印懸肘南山陵墓痛須臾東海桑田感衰醜垂老吟詩

杜拾遺空憶流離主恩厚我聞斯語三歎息君知此事由來久  
自從渤海肄樓船輕出蒲騷豈容狃金縉百兆雖可羞猶勝和  
親說甥舅朝官由此言變法思以神奇化陳朽與人家國稍不  
臧東市六君在枷杻揚湯之後遂懲美盡蔽聰明塞牕牖坐令  
敵國滿舟中致使蒙塵到關右我從甲午迄辛亥無役不從事  
非偶書生年少勇登陴甲午以中書在京師團防局新學談經笑芻狗祇餘  
斯役未躬逢遠至西江綰銅綬曾參幕府治軍符庚子在贛撫松鶴帥幕  
略竭顛愚幹陽九邇來一夢付黃梁省識君言異烏有銅駝陌  
上認前塵蕉鹿隍中醒蒙叟興亡百輩豈人謀且聽長星勸杯  
酒

賜圭卣者紀迴蹕大賚之事也歲辛丑西安迴鑾駐開封十月降

恩詔官銜無算被於海客雙翎紫纒異數雜沓出狩遂成盛典  
從亡比於殊勲異矣自此深宮鮮惕息之思疆吏競歲月之貢  
謂之何哉

同時有戶部郎中陳鹿賓名宗媯

山東人其名記不清

因和議之成上書言

賠款驟增只可凡百節流用示宮廷修省以安海宇人心司農  
不欲奏推之樞廷樞廷謂俟督撫議覆已而湘撫俞廉三奏言  
湘省攤賠百三十餘萬力任有餘陳議遂紕陳卽乞歸其後有  
胡御史思敬者江西人上疏力彈新政之失深切著明不省胡引  
疾去益皆忠貞遠識之士也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叔季得之光  
史乘矣

野棠軒摭言卷七終

野棠軒摭言卷八

吉林爽 良

言微

陳天一僉事潢題邯鄲壁詩云四十年間公與侯雖然是夢也風流我今落拓長安道要與先生借枕頭斯文襄撫皖過而見之愛其豪雋禮聘入幕遂成治河之績袁子才過邯鄲云黃梁未熟天還早此夢何妨再一同時病起赴官意在重蒞江南比改發陝西奉父諱歸不出夢不成也余翻其意云一覺黃梁從此醒斯人猶是不凡材又云思量莫學邯鄲步贏得蕭蕭一種閒黃梨洲遯隱後藏書甚富至爭購悅生堂書未竹垞曝書亭藏書八萬卷富矣其時書價尙不甚貴老師宿儒力能致之若近日書



價與珍玩等非儒生所能問鼎矣藏書家有古書善本可以互相假鈔後來并有精鈔本之目可爲寒士收書之法

黃梨洲成明儒學案五百卷明文海五百卷以其繁重難刻約之爲明文授讀十二卷卷皆盈帙余嚮有是書明初人書札猶有思元政者

凡名人成一書未有不賴同志校勘訂正之力南雷之書淮安人

戴晦晟願在瞻譔楊禹開沅助之亭林音學五書成於張力臣之

力力臣昭卽復社張性符致中子也

查伊璜遇吳恪順事鈕玉樵觚賸所紀奇豔動人不無緣飾至謂查儲十些女樂亦是吳力則非也查旣却莊聘具牒在縣追事發以呈首在先得分莊產之半得彼吳之力也近人冒鶴亭部

郎考訂最詳

趙甌北贈袁子才詩云作吏不會逾十載及身早自定千秋袁贈  
趙云生面果能開一代古人原不占千秋人或集合爲聯云生  
面果能開一代及身早自定千秋轉爲工洽袁趙均享大年袁  
八十二趙八十八八十四時重赴鹿鳴八十七尙遊虎邱蓋生  
直隆平民安物阜日遊太和翔洽之中自能長樂永康其福不  
可及也

國朝文人多通醫學堯峰文鈔道古堂集徃徃而見鈍翁跋素問  
述元人葛恆齋之言曰醫當視時之盛衰爲益損劉守眞張子  
和值金人強盛民悍氣盈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民勞志  
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此足於五運六氣之外發所

未備也

壽葉母序云吳中葉紫颿善治小兒詳視願願細詢飢寒飽煖便溺啼哭之狀子陽生世其業母誨之曰醫之難也藥性之不辨經絡之不審方書之不博病者起居之不詳皆足以誤事而殺人太宗志盧君墓述醫案甚詳此葉陽生即天士之先德也

太史公曰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斯言也調侃醫家亦至矣乾隆時吳江徐靈胎著洄溪醫案近人建德周澂之學海纂醫學叢書遇治而不愈之症亦備書梗概以待後人初不以道少而諱之此仁人之用心也黃東發云凡疏已壞之病易而立必效之方難其道少之謂乎此等弱症居多耳稟賦所限醫者固不能與造化爭也

夫所謂道少者亦難言之必欲如扁鵲之爲帶下醫小兒醫百日痺醫周官之疾醫瘍醫凡夫鍼石案杭毒熨火及水禁無不備而後可謝道少之謗未易多遵也

莊子逸篇云流脈並作則爲驚怖陽氣獨上則爲癩疾漆園叟亦知醫乎尋繹所言乃以切脈爲要漢郭玉診嬖臣手與女子同診左陰右陽狀若異人斯藝精矣其論四難云自用意而不任醫一也將身不謹二也骨節不强不能用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亦醫家與病者所當並知

扁鵲視病見垣一方特以診脈爲名耳後世鈴醫猶有沿其術者如治痔則剔髀骨治兒積則剔指骨皆奇效而禁忌食物甚厲秦越人之治魏太子也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子豹爲五分之熨

入滅之齊今西人治病多以其徒從往潘文鐸割背疣醫師執刀一人射水管一人視漏刻一人剝生人皮以俟補瘡前數年某醫院爲某貴家婦治水皴二十餘人按圖集議以及麻散之類然後奏刀蓋古法猶有傳者

昔賢有云儒者不可不知醫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晉殷仲堪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自劑湯藥誤以藥手拭目遂眇一目北齊李密洞爛鍼藥母疾得除唐王勃從曹元學秘術王珪之孫壽從高醫遊著外臺秘要此類見於史冊者不可殫述

宋人詠雪云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自謂豪放楊升庵一七字體賦雪云萬樹有花春不紅九霄無月夜長白較爲工繳又唐人詠梅句云清極不知寒移以詠雪亦佳

宋人詠梅句云雪後園林纔半樹謂梅則滿樹雪只半樹也今正  
三四日快雪雪至滿樹雀集其上雪輒紛落鵲踏枝翻雪下尤  
繁晴日映之景致絕逸宜倩妙手丹青寫之

向乘常州蒲頭鞋小艇由蘇適甯沿岸叢葦修竹人家掩映其中  
水作油碧色汲之盎中猶是白水支篷時少船行而人不覺遇  
雨倚檻望真如密絲雨中買魚烹之下酒最爲鮮活孤篷浙滙  
入夢清絕

辛丑從荆子關買舟行水小刮沙蓄水行七日始至老河口因憶  
乙亥由龍駒寨行五日而至襄陽今昔不同如此

陸行遇雨最苦然在春末晨興靄霏策馬徐行微澗土香亦自舒  
逸

湯若士曾改削王鳳洲文

見野獲編

自命甚高不應又爲院本四種以

自玷其牡丹亭謂曇陽子吾讀鳳洲曇陽大師傳二萬餘言無

一合也南柯記描寫易老稍有情致

藏園九種曲中琵琶記最簡潔冬青樹灑落裝生祭文具剪裁桂

林霜雄闊第二碑爲彭家屏方伯作然甚隱晦

東塘桃花扇是院本之最高雅者總難被之管絃不如李笠翁十種按腔合拍卽關白亦可照本膽錄蓋笠翁當行也天下事無不屬之當行則善矣

由岫岩入鳳凰中過一山直峰壁立飛青含翠若皴若縐無一點塵表弟恆子易曰何不鑱詩其上余曰欲嘔噦山靈耶北山可移正當乞以爲屏

子艸撫言訖客有病其簡者予謝之曰是誠有之良朋相值晤言  
一室偶涉評隲互述軼聞退而筆之於策彙括其辭忽不悉著  
抑亦達心辭略之義也若執途人而語之則千百言勿能盡矣  
第亦有太簡者如言文中陳壽特識一條語殊鶻突今爲文詳  
說之

或問予曰陳壽之評諸葛也曰將畧非所長而君許以特識何  
居有說乎曰是不待說其文自明也夫以宰相視師惟識與量  
必視其遠者大者而圖之非一將之智可幾也蓋在當日必有  
以不用魏延之計爲惜者故壽言及之也然則延計果可用乎  
曰未可用也夷考其時魏之力侈於蜀魏之兵浮於蜀魏之諸  
將郭淮張鶴鄧艾鍾會之流盛於蜀使用延計而得關中守之



手抑進取乎進取則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師無後繼勢成兩極此危道也守乎關中四達之區魏之入關河中茅津武關凡三四路備多而力分蜀弗能任也得如不得而國威以挫籌之熟矣故不用也然則諸葛拜表出師何歟此謀國固圉之深心也管仲有言晏安耽毒不可懷也使直以保境爲言徒事乎春蒐而秋狩將久且懈兵久且疲乃大患也是以張皇六師以內事付蔣董身蒞師干雜耕境上使敵人惟急備禦不遑謀我昔王翦之規郢周亞夫之討吳濩皆一舉而空之不以野戰詐取爲功蜀之力不及乎此猶能三方鼎峙垂數十年可以告無罪於先主矣出師之用如此要不可以明詔國人也唯陳壽能知之觀其表章遺集特筆羅列其知武鄉者深矣知之深而言之

婉豈非特識哉

野棠軒撫言卷八終

野棠軒撫言卷八

六



全集之四

史亭識小錄

吳興吳永書



本	北	奘	歲	荒	屠
斛	宋	氏	吉	落	維
印	槩	仿	林	之	大

史亭識小錄小引

作者從事史館十有餘年所言有用有不用所修天命康熙雍正嘉慶咸豐宣統六朝本紀后妃傳諸王傳國初臣工列傳凡數十冊亦有用有不用惟獻疑辨難必依古義不敢率爾時日既久哀爲此錄共十二篇竊取劉知幾之義尙與吳仁傑有殊考文獻者或有取焉吉林夔良



史亭識小錄

吉林爽 夏

五大臣第一辨

從事史館編次國初五大臣以宏毅公額宜都爲第一直義公費英東次之或難之曰太宗天聰八年之詔世祖順治十五年之詔皆言費英東功臣第一子之首額而次費也何居余曰宏毅之從太祖也在庚辰明萬曆八年是時太祖年二十二蒙難潛歸族人不附內難迭作宏毅公年十九左右禦侮枝撐三年歲癸未萬曆十一年始起兵攻尼堪外蘭於圖倫城繼拔色克濟城舒勒格布城巴克達城而巴克達一役尤艱險宏毅將兵乘夜濟河聯繩浮渡登城飛矢貫股著陣斷矢力戰中五十餘創卒拔其城而還太



祖迎勞悉賫所俘號巴圖魯是在丁亥年越明年戊子費英東何和禮扈爾漢始陸續挈所部來歸是時兵起六年威稜遠播以視潛龍元從爲不侔矣夫以旣冠之年獨識真人於草昧亦偉矣哉天聰八年諭旨係就挈部來附諸功臣敘列第級費居第一宏毅本不在內順治中晉封費英東伯爵爲公爵有功臣第一之褒實因其子姓巴哈卓布特鰲拜不附睿藩效忠王室之故非於同列勛臣有所軒輊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謹博稽方策列宏毅爲第一而詳說之

領侍衛內大臣右列之極品也宏毅子孫代有一人居是官迭見於乾隆嘉慶年間諭旨而直義族無之此亦一證 宏毅後改果

毅直義後改信勇

宏毅一族世任外有武勳王揚古利子孫亦同見嘉慶二十三年 月諭旨

棟鄂部無五萬人

禮王雜錄何和禮以五萬人來歸此語誤也何和禮先世由瓦爾喀遷棟鄂屬於哈達世爲部長所謂部長者不過一村一堡之長耳一城之聚安得有五萬之眾戊子歲哈達以女來歸何和禮以三十騎媵送因請歸附太祖以其乘仇尋好特妻以長女其妻挾眾來爭太祖親諭降之當時海西四部眾不過萬人是以前癸巳九部之師來侵合計不過二三萬眾卽後此己未薩爾虎之役傾國之師出禦明兵亦只五六萬人蓋招徠生聚三十年乃得有此數彼叢爾一城其無五萬之眾明矣檢查功臣傳大臣傳皆無此語今芟

吳三桂功高致

魏源聖武記謂吳三桂功最高遇最侈此非覈實之言也三桂於順治元年在山海關降附封平西王是年冬從英親王征李自成於延綏自成已前走次年逐至湖廣至九江班師三桂領所部還駐山海關外寧錦一帶五年始召至京出鎮漢中詔與定西將軍

李國翰偕行其時孔耿尙三藩先於三年出師湖廣矣

孔爲正耿尙副之

三桂師行先勦隴賊次拒姜瓖夥寇然後赴鎮九年入川無不與李國翰偕吳志周瑜謂關張熊虎之士使如瑜者挾之與俱國翰受任殆猶是歟十五年國翰病歿三桂獨將入滇當時入滇之師分爲三路信郡王多尼爲一路征南將軍卓布泰爲一路三桂爲一路而經略洪承疇與貝子洛託作爲後路承疇有調算兵食師行剋日一疏言之綦詳大軍入黔明人分守信軍當馮雙禮先至

滇吳軍當白文選卓軍當李定國有盤江雙河鎮關索嶺數大戰  
定滇非三桂一軍之功也而磨盤山一役滿軍將備死者極多三  
桂一軍獨無是其師行在後之明證安得謂之功高哉廷議促令  
入緬承疇抗疏力陳瘴盛運艱乃詔班師並鎮滇之都統卓羅撤  
回而令三桂接鎮十七年三桂疏請征緬蓋以明燼殘破之餘可  
自建方面之勳乃朝廷仍命公愛星阿爲定西將軍會師進討以  
視定南之仗鉞專征者異矣綜攷四王之中待遇孔藩最優耿尙  
次之三桂又次之孔鎮廣西在七年尙耿鎮廣東在八年均視吳  
之鎮滇爲早入緬虜桂晉封親王當日恭順懷順智順定南平南  
靖南之封本無親郡王之分至  
是聊以親王爲酬功其  
愛星阿功僅註於勅冊並授總管乃是四大臣輔政時耳度其恣  
睢專擅應在此數年中迨聖祖親政特遣近臣蒞臨宣撫頒賜內

珍

在康熙九年

復頒明詔飭戢部下

在十一年均見實錄

尙可喜意不自安疏請

歸遼撤藩命下三桂覬覦元明故事失望尤深甘心發難雖西選

之名官書未見而其醜類布在四方實繁有徒如李本深之在貴

州王屏藩之在四川王輔臣之在陝西洪福楊來嘉之在湖北蔡

祿之在河南卽甘肅之張靖逆天津之趙忠襄亦其部將獨不反

耳是以一呼而天下響應賴廟謨周而羣策羣力歷八年而後定

武事餘記謂遲之數年杯酒可釋是蓋不計藩屬虐民之害與其

爪牙桀驁之多設使寬假歸藩依違容納酷暴難盡剷除日久仍

防爆裂何如一施捷伐舉其穢惡悉洗而空之本朝愛重黎元布

在方策實以茲舉爲惠鮮之始而非功高不賞之謂也謹詳說之

魏先生往往取便行文不暇鉤稽年月又務自申其說不復

詳求事實如謂三桂功高卽以破流賊定陝定川定滇實之  
皆非也定陝自孟忠簡之功定滇已如上文所述川之未定  
記中曾自言之在龍興記五若謂破流寇則更遠矣闖李經山海  
關望都潼關三大戰精銳盡喪芒角已摧奔出武關王師但  
有尾逐迨見鋤田父餘部投明遂爾班師是滅寇之名英親  
王且不得居更何有於三桂至謂三藩并建乃誤會十六年  
諭旨而未詳攷出鎮先後故知記事之文必以編年爲要義  
矣用人用財部中不得掣肘稽遲此當日官書中語洪文  
襄曾被是命吳得不爲獨異第吳以何時得之須攷十七年  
補吏一疏曾爲楊御史素蘊所糾則其除吏之權必在十七  
年以後矣

劉繼莊廣陽雜記記王輔臣在滇謀升提督事非西選也三桂樹黨偏重武人兵部銓補猶沿明制但使賞其財賄卽可遷轉如志以是星布南北何必西選哉後來夫已氏卽襲用此術盲相當涂亦荐亦賄非獨右列也卽文職方面亦聽之矣安得不顛覆乎

袁子才記事文每言三藩反爲彭尺木所糾是也非但先後之不同而亦輕重久暫之各異吳之叛在十二年冬耿之叛在十三年春尙之叛在十五年冬耿之部將擾浙江擾江西江西土賊蠶應擾及安徽之績谿十五年反正正是年叛鎮祖澤清大壽子引滇寇入粵東逼近肇慶尙之信乃叛而從賊三桂卽易置其督撫兼徵鉅餉十六年夏卽反正未出廣州一

步與吳耿差異故尙尙留兩佐領一在海城守家後裔仕宦  
不絕耿精忠兩弟昭忠聚忠雖榮顯歿世後遂不振

睿史二書不錄說

或問余曰當攝政王之入燕也首致書於明閣部史可法援引春  
秋責備甚至曲意招徠許之封爵史公報書不屈亦復數陳經義  
備陳祥瑞皆煥然大文也自乾隆表章以來無不豔稱之者子修  
睿王傳也獨略而不錄抑有說歟余曰竊嘗聞之矣凡史官采錄  
章疏文議務取切中時勢關繫成敗昭示功罪乃著於篇如史記  
韓信傳載蒯通反復陳說之言卽以明淮陰之不反漢書甘陳傳  
所敘劉向谷永耿育之疏卽以明陳湯之有功通鑿存荆邯之言  
則明公孫之失勢也明史紀御史馬錄之奏則知李福達之獄爲



不實也是皆重倫物之文亦卽取爲論斷之資今攝政王之致書也所引春秋不書葬不書卽位之義按之東晉南宋往事已不盡合又謂翩然來歸爾公爾侯焉有君子而可貨取誘致而效宜廢甲兵又謂李闖非得罪於本朝且將用爲前驅夫天下之惡一方以仗義討寇爲德而忽借資寇兵並其義舉而塗抹之失辭甚矣史公復書引經則合侈瑞則非江干湧木焚表升雲是浮誕之談失秣厲之氣行文頗襲當日公牘俗體非至文也嘗綜國史攷之順治元年二月睿親王奉命出師伐明索文忠公索尼筆記謂爲輪班出兵蓋承鄭王上年出言行過錦州吳三桂乞師書至猶以敵國自居此間亦依違答之迨李闖逼近三桂迫促乞降渝關戰罷受封平西先是范文肅啟事僅以完守河北爲言旣入燕京乃窺南服虎據鷹趾太公

已然良平常規有進無退軍謀內定無假一紙書也二年英豫二王滅闖之師三年肅王殲獻之師堂堂正正奚事文誥昔建武招致隴蜀數降手書卒至用兵而後底定手書何益哉陳志不載諸葛出師後表歐史不載世宗伐唐之檄蓋文誥不切事實則屏而弗錄固前史之通義也二書之不錄猶是志矣若夫子雲齊書最多文札班錄揚賦輒至連篇但求取充篇幅不顧取譏通人庸足法哉

### 韓大任降闖攷正

康熙十七年滇將韓大任敗於江西走闖投降王源爲姚啓聖傳全祖望爲第二碑皆以大任之降爲啟聖功今以國史攷之實不然也大任初踞吉安簡親王圍之經年吳將高大節來援不能解

而死大任走寧都眾二萬詔旨切責安簡二王乃檄副都統布舒  
庫提督趙賴總兵許貞三路進兵逼攻大任出戰礮擊敗之屢衝  
不得出棄城走布舒庫等躡之及於泰和萬安蹙之於永豐斬其  
部將王朝斌萬象羅大任奔福建戰於老虎洞斬首六千餘級別  
將李天桂先由七嶺奪關邀擊斬僞官五進戰於天花山大陂嶺  
大任窮蹙適姚啟聖奉檄撫之卽降所以紆追師也王源乃謂大  
任將投鄭經啟聖撫而有之以不齎敵爲功殆非事實是時經在  
廈門中隔大軍十餘萬康親王賴塔將軍皆在焉能閉目而聽其  
徑過乎嘗攷耿精忠之叛卽遣白顯忠犯江西江西土人蠶起應  
之聲勢極張吳三桂故遣大任往會將以窺犯腹地而朝遣兩親  
王視師額楚巴爾堪銳師續進以是不得逞又不意耿逆驟降閩

人盡退客軍孤寄大兵四合夫如是焉得而不走顧走爲行軍大忌士氣一散其不迺道亡者猶爲能軍而接戰必挫兵敗而將折兵法擊其惰歸是也韓大任之入閩其惰歸爲何如哉布舒庫順治間已立功會摧李定國許貞潘耒有江右戰功記極詳皆宿將也嚮使閩

師迎擊韓可盡殪曾師武臣力之不錄而但錄一口舌之功乎非

事實矣

凡賊之來降必有所因韓不於贛降而降閩有所因也

全碑言姚說降耿亦非也大軍入仙霞後耿遣其子至延平

迎降安用姚之說之

其謂康熙二年疏請旗下開科亦謬獨不知范忠貞公乃順治八年壬辰進士

乎

謝山之至不平者以平臺之功姚爲施攘也姚氏經營臺鄭

誠亦有年獨於施任提督之後忽爾疏請停師

在二十二年春明明

嫉功之爲全氏未之知也前此徐立齋總憲劾姚十款姚皇

恐謝罪

均見國史本傳

聖祖不能無疑密遣安谿回籍相度進軍姚之坐絀或以此然謂賞薄則又非洪李二文襄皆賞及輕車都尉而止當日文臣賞本薄於右列况姚以革令五年而至總督賞與兩文襄同猶需後人爲之鞅鞅乎

嘗笑謝山以散館歸班之故而遙附於前明遺逸凡明末庶僚如張肯堂張煌言諸人皆詳具某閣某部雖黃梨洲所不欲書者無不加詳抑思荒朝草制朝令而夕已熄奚足重輕北漢劉鈞之言曰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可一嘆也

謝山又以遙附南宋外戚之故因於史彌遠廢立之罪一字

不以及而譽史衛王不置平日論史之嚴至此一變又以前  
明宗褒生於閏十一月三十日入本朝來未達此閏訾及日  
官則其褊心矣謝山工爲古文而李穆堂方望谿姚熙止三  
篇皆冗散爲遜余久服膺結埼之文而爲此言猶柳州之非  
國語也

校清史稿卷五十七攷異

清史稿五十七卷郝浴楊素蘊郭琇三傳論曰直道難行校之則  
與事實不符夫所謂難行者必其言之見絀而其人又沈淪不遇  
也若三人者與茲異矣郝楊直劾強藩皆被謫黜天下莫不壯其  
節而亦原朝廷之處置迨叛藩作亂公論大白卽起原官驟膺節  
鉞郝公身後追款乃部中習爲刻覈之論

聖祖免其著追且褒其廉潔直言之報抑已至矣楊公告災與督臣異指朝廷遣官按覆楊公既未偕勘又因以告病在楊公固實病中朝疑其負氣託疾予之薄譴非無因也且因病而去官非因直而去官若夫郭氏又復遜於二公其始入臺也首劾河督頗附湯于已違公是及劾明珠偉已然參考明珠本傳亦揣摩風氣之爲也不一年由御史驟遷左都御史凡此不次之擢皆所以酬直言也迨其私函事發始劾馬繼劾高直歟曲歟十年不調起擢湖督苗疆不靖失於上聞遂與撫提同斥傳中據事實書無一曲筆篇終忽入嗟歎之辭焉何哉故曰與事實不符也

校清史稿卷五十八攷異

高士奇傳內全錄郭琇劾疏而於王鴻緒傳內申之曰遵高宗之

詔也愚以爲可勿引也修史非鈔書之謂又非博采爲工必宜覈  
其事實審其去取尤貴翦裁至於采錄諸疏必大有關係或借爲  
論斷非漫然而已也乾隆一朝政治美惡詔令純疵更僕難數惟  
茲之詔尤爲失檢蓋爲于敏中發也其罪狀于敏中云要不若康  
熙朝明珠高士奇王鴻緒之甚旣取明珠等傳觀之亦無甚大惡  
乃令錄其被劾全疏以暴諸人之罪罪蹟幾在于敏中上而又不  
然也夷攷斯時高士奇以解任少詹事領辦書局非柄國權奸也  
郭琇劾其可誅者三一無蠹國殃民之事不過曰有田千餘頃有  
房數百間有銀四十萬是直劾一富人耳若謂貧官不應多財則  
應按其餽遺得之歟賄賂得之歟受賕又當按枉法歟不枉法歟  
不求其可誅之迹而懸坐以可誅之罪不可也自宋以來言官每



身通論八金  
劾一人率爲推波助瀾不衷已甚之詞冀動當宁之聽而掠須臾  
之譽彼給諫則爾若都御史乃臺長也大臣也出言當守繩墨中  
法律不宜憑臆虛造故爲名高而郭之意正在於此其時郭公私  
函事發勘訊方急旣劾馬齊又劾高王冀有解免卽使請託考實  
仍可號於人曰吾乃以建言得罪也用心巧矣使當乾隆朝有不  
朝衣赴東市者乎又何取乎此疏且聖祖方掩覆之而神孫故暴  
揚之豈不異哉故曰可勿引也

史論擬用史臣曰說

諸史紀傳之有論斷也蓋通例也而名稱不一史記曰太史公漢  
書曰贊後漢書曰論又有贊三國志曰評晉書有制曰有史臣曰  
自此南北分國南之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北之魏書周書齊書凡

七史皆史臣曰南史北史皆用論隋書用史臣舊唐書史臣新唐書贊薛五代史用史臣曰歐五代史用嗚呼宋史用論遼史金史明史皆用贊計二十四史除元史無有遷史陳志歐史皆孤行晉書之制齊書之論贊皆附著外用論者五用贊者四范史齊書不在內用史臣者十一蓋多數也原夫史臣之稱始於沈約宋書其有感於齊高帝我曾經事明帝之言歟是以偏閏之八代大一統之兩朝指隋舊唐言晉不在內皆率由之良以秉筆之彥皆先朝之遺也禮爲舊君有服其猶行古之道歟或者以民國無君臣爲疑民國十五年來主者六七易主名且不畫一非一王不刊之典也可勿拘矣謹獻芻議伏候鑒裁

壬戌四月上館長劄子

館長鈞座庚申二月奉教分立西館編次歷朝臣工列傳目錄與  
夏分得天命天聰崇德順治三朝臣工列傳是年十二月編訖惟  
其中字句之煩冗事理之無嘗紀載之失實先後之倒置所在而  
是西館公議各就編次之卷從事修改有點竄者有全易者迄於  
壬戌二月共排成一十八卷寫定交付西館惟自太祖癸未起兵  
之年至順治殂落之歲共得七十九年斯時開創宏業人材奮興  
疑非十八卷所能網羅無遺因詳檢功臣大臣二傳乃知所遺者  
尙多如雅賴卽雅賚大二喀勒塔刺赫特赫噶達渾三人均大賽  
喀納挂拉二人均大尼滿西拉巴雅爾阿賚賽圖庫路什巴特瑪  
沃內卽鄔內七人均大以上諸人皆昔有傳而今無傳  
沃并見功十八者又有大臣功臣兩傳所不載而別見於實錄本紀者如喀凱速

班代列列渾賽薩額孟格艾博阿爾布尼莽嘉伊巴克圖杭奇薩  
穆什喀十一人蓋功臣傳大臣傳二書乃館中最古之史檔亦間  
有殘缺功臣傳只餘十九卷大臣傳僅鈔至四十一卷上述十一  
人或卽在逸書中也應否補輯伏候鑒裁

此稿先以示西館提調邵章邵懜然不語後乃劄呈館長亦未  
答覆余方修后妃傳諸王傳不及斟酌矣

清史稿列傳七十四書後

此一卷專紀廉親王黨附諸人也共五人附一人夷考其實有無  
涉者有被誣而旋白者有有連而無事者其可得而指目者只二  
人耳修史者於前之人坐以實出之首惡於後之人加以最力之  
深文一無事實皆空言也余故爲別白而件繫之如下

佟國維本不在附廉之列作者忽然坐之坐之何也謂其所上之疏將不利於廢太子也亦可謂測隱之至矣當日聖祖日日望啓之賢不期爲丹朱之不肖不能無慨於中因之違豫數月佟之上疏卽於此時蓋以寬譬上意而已措詞之不善用意之不圓作奏之不達此自滿人常態豈有他哉明年三月卽已宣詔復儲安有所謂利不利者其再立而再廢也則以魔厭之後菁華已漓暴戾無親之失逐漸上聞聖祖於是憮然而意不屬之矣不能以是爲佟公咎也佟公除一疏外更無餘事與廉相涉忽然入之忽然出之二三之說非史所宜有也

佟國維孝康皇后之弟孝懿皇后之父所謂國舅者實兼母舅外舅二義

廉而有謀也當附於佟佟不必附廉

馬齊以張玉書之奏大遭譴責至於論斬拘禁然未幾卽釋之未

幾卽起用之

均在  
本年

又逾數年而依然大學士事迹可謂皦然大明

矣作者只據三十八年正月一詔不復旁求卽斷之曰舉禊之議

實出馬齊可謂武斷矣亦讀之不詳耳京江之對原自明白聖祖  
懷疑暴怒不暇致詳遽以此詔爲實出作證不可也作者亦知其  
不然乃亟以二諒之解釋之又以非出本心掩覆之夫彼大臣也  
老人也非其本心果何心哉

阿靈阿似是擁廉最力之人於何知之於其得禍之酷知之身雖  
死而猶不貰其子可謂酷矣要知擁廉只是三十七年一見耳事  
隔二十餘年矣阿之死亦六七年矣而猶側目視之中心藏之其  
中必有故矣卽此二十年中不能無彼此傾軋爭相營謀之事然  
而無事實之可按無始末之可諗無方策之可據當日之詔旨且

不能明白宣示卽碑文八字亦無擁附之可尋似此空諸依傍下筆焉可不慎後之人乃欲斷定之乎

明珠聯姻帝室揆敘往來通謁謂之相結亦尙有因雍錄罪狀諸皇子也斥其以婦家數十萬金要結人心所謂相結者不過如是而已是以揆之受禍較阿爲輕也

阿爾松阿以柔奸狡猾過於其父八字考語逐之誅之當日朝旨未及其他作者乃以擁廉最力加之豈於朝旨外別有據歟

鄂倫岱傳中被斥舊事兩俱有首無尾遙亭尙拘及何焯旋即釋之此時謠啄繁興讒人罔極然讒中於廉則非廉黨之興讒亦明矣旣鞭撻矣而不褫官亦甚恟怳校注所謂始末不諗卽指此等言也無端譴逐無端誅殛而又無端加以擁廉最力之名嗟乎冤

哉○鄂倫岱與隆科多從兄弟也隆敗而鄂逐隆錮而鄂死作者始坐以父子之異趨又益以兄弟之異嚮直其然乎

立碑者世主一時之喜怒史官不必指爲惡名也如謂碑卽爰書則涑水眉山皆當入姦黨矣使爲宋史者大書曰某人入姦黨某人蒙惡名後人有不齒冷者乎五刑之屬三千未聞立碑之罰人主言莫予違一時之佚罰嗣服者卽去之矣雖不書可也旣書之矣又從而標舉之不可以已乎○此與名教罪人賜額等耳攷其事實則皆誣也名世投詩當在年羹堯入覲之時是時朝廷褒功崇德惟日不足詞臣一詩頌揚可謂太山之微塵亦似仰希朝愷其云第二碑鄙意頗同之蓋準夷入藏驅而逐之者年岳也旣逐而後延信送新達賴安牀聖祖親製碑文特以護教爲重非不以



身... 金  
川軍爲功也岳鍾琪以捐納同知改遊擊署參將護副將成功之  
後超擢四川提督賞亦厚矣而戰績弗詳故曰第二碑可立如云  
御製輝皇當守永遠也彼碑中人延信者不旋踵而以二十大罪  
論死除屬籍何如哉杜陵哥舒之詩昌黎李實之文未聞以爲罪  
也既以罪之又從而歌詠之其不類於俳諧者幾希因論立碑而  
附及之

### 列傳百七十七書後

咸豐辛酉十月賈周二相國沈趙二尙書合疏請兩后臨  
朝而臚列往事有不洽者不可以欺後人也故爲論之

合疏之上在迴鑾之日肅順已就繫矣朝局旦夕變更獻策逢時  
誠投機之會也

用新唐書語

顧既援引古事理宜檢書一觀但以母后

蒞政爲經猷不考女主臨朝之得失漢  
后召蘇峻之亂宋劉后輕於變禮就中  
之譏車蓋亭之詩當時已憎多口紹述  
麥飯嗚咽之言宣仁亦自知之矣是女  
之有也大臣創建非常之議當存慎始  
忠諦觀疏中一不之及直以親操出治  
之樂他日議政之削號沖人之入纘五  
聲噉應親操威權之流失至此極矣且  
論史深致贊美疏中乃指萬厯初政悉  
有故事何必誣及前代夫其援述前明  
也援引有宋者爲著任姒堯舜之盛譽

祖訓之先鑑忽久干之生變置隱憂於罔覺大臣謀國若是抑亦  
疏矣踰年庶吉士嚴辰散館卽以女中堯舜上頌特詔斥謫明乎  
深宮不以此爲德也諸喋喋者能勿有動於中乎史官之詳書之  
也垂以爲戒也

校勘純紀餘記

純紀校訖謹按其中失書者甚多以詔令言之如望都之詔禁喪  
中婚娶之詔皆溫雅與典誥同風張靄生一詔與河防有關至陳

郎中

不憶  
其名

一詔則敬肆之分端皆宜書而不書也孫文定三習一

弊疏柴潮生直攻上躬疏均未書臣工獲罪至於斬絞不著其事  
不書其官無以考其直枉卽劉文正請息兵而論斬傅提督以殲  
敵而處死均未書平伊犁平回部受土爾扈特降三大役書之而

無起止裘文達之奉使軍前及其奉使治河奉使盛京均失書傳  
文忠之自緬回京及其病歿竟失書譴舒文襄而下其四子於獄  
譴阿文成而戍其二子於桂皆失書又有書其事而首尾不具者  
如竇光鼐尹壯圖等其他失書月失書日失書啟鑾回京各細節  
皆隨事簽註外凡有關法戒數端似應檢補修正庶幾勒爲信史  
不同闕史也



野棠軒獻酬集

吳興吳永書端



本	北	奭	歲	荒	屠
鬪	宋	氏	吉	落	維
印	槩	仿	林	之	大

野棠軒獻酬集

文

雲巢詩序

林君詩序代

朱母壽序代

題呂村圖引辭

詩

賀人詩三首

壽人詩八首

詞

代壽次丈八十一首



壽張安帥八十年代

壽李新吾侍講

壽俞階青探花

壽寶侍郎

壽川島

壽鄧母

輓聯附

野棠軒獻酬集

吉林 爽 夏

文

雲巢詩序

記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三百篇多于役懷人之作紆餘其詞委曲其意婉而多諷使人之意也消聖人之論詩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詩人之誦吉甫也其風肆好穆如清風風人之旨理如是也嘗持此義以求詩人乃於雲巢詩見之矣雲巢詩者吳興凌楫民之所著也志潔而行芳舟車所至流連景光登高能賦一出於和平爾雅無噍殺滌濫之音上之得風人之遺次亦不失王儲家法君以苞匭英姿遠適異國苦志研究廢著刑名之學兩掇學士之

級兼習東西文字蔚爲通材同游咸服迨羈迹京曹樂志教育久之瑑瑑無由大展其素蘊而君天懷淡定顧視清高發爲詩歌夷猶淡遠不改其樂蓋其得於詩教者深矣間嘗讀其展舍一篇一往平實神味雋永合於祈年迎蜡鼓瑟吹豳之旨如讀靖節斜川康樂永嘉之什爲之悠然神往情移一唱而三歎也昔羅鶴林述山中之樂啖筍蕨臨流泉野老情話長日如年疑若太古好事者衍爲圖畫珍爲秘笈君之詩風華不少遜而曼衍恢奇則又過之有不流爲丹青者乎他日圖成吾將載筆而賡賦焉

林君詩集序代

有詩人之詩有學人之詩而才人尙矣鄉曲塾師終年不著面看人沉鬱之積不能無詩自以爲六朝三唐而其詩可知矣少窺乎

五車二酉之藪而不免爲米鹽佔嗶所持思於詩展其博洽而一  
無江山之助風月之感詩乃限於見聞故夫有釘鉸者矣擊壤者  
矣皆五代卑靡之餘習也惟夫聲大而宏氣雄以厚擷取博以華  
始可與言詩也盍觀吾鐵林先生之詩乎君林氏粵人也生長華  
腴讀書有夙慧出語恆驚長老旣長遊於閩排大難解大紛功成  
不受長揖歸田余識君於赤嵌奇其爲人嘗出千金解余之厄旣  
歸詩筒往復殆無虛日南北奔逐居處不遑而君墓草青已十年  
矣今年郎君以君詩草來厚逾尺許余得而盡讀之歎曰是合詩  
人學人之詩而一之者也而其才足以御之腹笥雄富經歷綿闊  
抒寫乎天懷涵詠乎世故略足見其生平是不可無傳也獨是君  
負萬才含俠氣建樹已具風槩而卒不得施其抱負而獨以詩傳

也是可哀也已

朱母壽序代

佞默闡茂之歲孟秋之吉爲我朱老伯母袁太夫人六旬晉九設  
輓之辰郎君旭初稷生稱觴津寓禮也是時也金風送爽璧月騰  
輝集海內之耆英均鋪荼而摘藻合都中之冠蓋各慶嘏而隣堂  
某以通家子姓參與其間揚鱗而前曰我太夫人嘉言懿行美不  
勝書而用以致斯耆壽者則有五焉請得而畢陳之爰夫臨汝門  
高陶公息弱姆教婉婉七訓夙聞女誠修明四德咸備事庭幃以  
怡顏代友于而解愠涉獵經圖耳熟能詳組織針神指顧便悟淑  
媛共佩純嘏宜臻一也迨歸我養田公也鴻案相莊雀屏宣譽堂  
上之尊章並茂盤匱親操房中之宛若咸和榛栗遞費始佐琴堂

之治游筦鹽鐵之司受寵若驚處膏彌潔山河蟲藻無心翟莠之  
榮風雨鷄鳴不改裙笄之素黽勉中饋之勤沿循內則之篇相夫  
最勤得天宜厚一也若夫育子辛勤教兒周至晝爇之暇示以簪  
花折夔之餘參以詠絮期其駿發遠到之材果瞻魚軒就養之日  
況乃小郎見屬施及孤露之嬰羣從相依儼被慈雲之覆彼封胡  
遏末之多幸自嬰媿齟齬以成人曹大家之禮法昭然郝夫人之  
神明可想斯又一也至於媵侍之霑仁尤爲戚鄙所艷述小星三  
五抱其枕衾明珠十雙資之膏沐寡鵠太遽離鸞可思頂禮空王  
栖遲淨地託西方而介福祝長海以延釐斯又一也家本高資世  
膺膺仕郭家多藏金之穴張氏有無名之錢太夫人富而能施惠  
而好善傾筐以墜何靳乎十囊五囊指困相遇徧逮乎三族九族

仁漿所溉北陌東阡義粟所頒南垂北際允矣羣推眾母得不預  
卜遐年斯又一也凡茲五福之具陳敢贅一言以爲券蓋聞七秩  
僅古稀之瑞百歲乃上壽之祥我太夫人莊建垂乾康彊逢吉鐵  
齒金牙覘堅牢之仙久瓊田丹竈報長樂之花開方朔之桃新結  
子浹甲而數星躔安期之棗大如瓜長庚以推日曆切人不媚大  
書皆鞠謄之詞在遠不忘來日上期頤之頌

題呂村圖引辭

映山一角拓地三弓半種芋魁試栽朮紋每逢挑菜之節有時看  
花而來帶月荷鋤和風布穀東陵瓜好南陽蔓長椎髻自香布裙  
有耀鹿車共挽鷗夢無猜迨遊學之名成念食貧之日久爰託縑  
素流布丹青

詩

賀人詩

鼓篋圓橋不記年青青羣少影相憐徑携席帽稱先輩便賦霓裳  
望眾仙毀校是誰言喋喋通經始覺腹便便天台劉阮如重到流  
水桃花事杳然

賀罷黷宮釋菜初又聞浹甲賦公車龍門得意三條燭雁塔題名  
兩度書博物儼逢荆左倚少成較勝漢東徐老人星傍文昌近的  
的光明照石渠

嘉話重重一紀中笑言難執路人同時殊漸識儒冠貴名盛多因  
壽考功他日瓊林邀賜宴尙期野叟續詩筒詞場清福須探徧准  
備人呼長樂翁



壽人詩

通德門前蔚景光  
宣文眉壽得升堂  
盈堦芝比三株秀  
過嶺梅先十月香  
持節瀛寰雲在望  
傳家簪笏日方長  
迴思晝荻當年事  
鶴髮含飴一舉觴

官職科名兩數奇  
天教老壽報倭遲  
四乘不負監河使  
三徑居然謝客時  
佳果分甘紛繞膝  
清詩吟苦一軒眉  
却看令子翔雲路  
春酒年年泛壽卮

斗寅乍轉樂春熙  
花甲初周愛日怡  
共說夕陽無限好  
却看流水有餘思  
飲先履道屠蘇酒  
和就淵明采菊詩  
蘭玉盈堦紛鞠臚  
養天倪處卜期頤

江東舊雨曙星稀  
吾愛先生杜德幾  
往事難言驚鶴唳  
同時無那

各鴻飛清娛得伴春常好文度傳賢志不違  
遶屋梅花頻作尊一  
后送喜煖寒威

鹿車家世有高風作配瑯琊閎閎崇四代書香空冀北兩賢鼎威  
振江東敬姜老去勤猶續少伯歸來業轉豐羣祝慈萱無量壽看  
兒報國著全功

剛過中秋月滿時烏衣堂上進金卮從來聖善樂爲善說到期頤  
方解頤望氣躡鷗遷地好解紛飛兔遠人思遙知鞠臚稱觴處定  
有祥雲五色垂

恍疑仙姥降慈航救世身擎海上方教子成名科第外引人入勝  
百千箱知時機比唐銅漏益壽文徵漢瓦當繞膝孫曾顏一啟勉  
繩祖業紹書香

早從庭誥識名賢會賦高軒侍綺筵與物皆春香積佛逢場作戲  
地行仙心如明鏡常留影身是金人不計年得御龍門差自壯通  
家孔李總喬佺

題松客詩

風雅無關世亂離滄桑而後有新詩曾游豐鎬千山過約莫終童  
露角時

格律精嚴意境真心花怒發况當春勸君莫學黃山谷詩派西江  
問水濱

松陵唱和有餘音萬卷書供子細吟讀徧瓊瑤三十六本師一首  
最深沉

詞

五福降中天 代壽趙次丈八十

萬家生佛紅雲轟轟得家家歡躍蒲酒剛斟桂輪猶滿嵩嶽喬松  
蔚茂畫堂深靜只鴻案雍和鳳雛嬌小那有賓筵客履淡淡舊懷  
抱 彷彿託根仙李百二旬壓倒香山老潞國精神汾陽富貴漫  
數東都梁灝天錫純嘏一片婆心吉星繚繞百拜深深嬰倪常惠  
保

壽樓春 前題代

堅牢是神仙待鋪揚福履費盡漚箋且自尙書紅杏侍中青田豐  
鎬地黔川蠻知一般懷思纏綿况三郟涵濡千家嗑啜齊戴大羅  
天 將進酒便便言怎年登大耋會不華顛共詫方瞳朗朗長髯  
巖巖周召傅商彭錢又浮邱洪崖隨肩佳節正薰風瑤琴細彈三

兩絃

惜餘春慢 代壽張安帥八十七乙丑正月

東來風細南極星臨海屋仙籥頻下試燈節過挑菜時新秩秩賓  
筵魚雅住近松榆社邊羣從躋蹌親朋情話看雙星偕老盈顛鶴  
髮齊斟玉罍 更休題大纛高牙夢痕如掃尙有郎君行馬義熙  
甲子天寶流離火棗交梨聊且去歲重歌鹿鳴空外噲吟伊人清  
暇問海濱是否香山一幀耆英圖畫

百字令 壽李新吾侍講

西平名閥怎翩翩年少聯躡科第不作尋常裙屐態鎮日摩挲圖  
史篆是陽冰畫傳海岳妙絕烏衣致十年邗上竭來金馬避世  
當日我謁賢良低徊今昔變法公先啐一自尋盟回紇了盈耳蝸

蟾如戲杜叟閒居遺山野史聊作優游地白頭相視菊尊還許重  
醉

齊天樂 壽俞階青探花

校書東觀多耆俊何如月泉吟社藜火吹青葦航虛白猶是玉堂  
瀟灑儒生雍雅向七伐書徵三驅易假艸長鶯飛十年荏苒似湍  
瀉 茶香書著滿屋有公孫能讀聯步金馬露幃嘉陵星輶渭曲  
飽看峇堯太華丹鉛清暇聽遞續添籌鳳池佳話我欲躋堂一尊  
窺鄴架

百字令 壽寶侍郎

名門甲族愛八磚花影英英接武奏賦明光樓上第意氣崢嶸如  
虎鸚武洲前雁門山外露冕經行處秋風一霎寄身仍近瓊宇

聞道暇日臨池豪端巧妙雅意規鐘傳一自傭書籙紙貴多少輦  
金窺戶天際烏雲日中青李點筆消殘暑吉金貞石玉堂宜入仙  
譜

齊天樂 壽川島

名賢那可區方域東海喜逢吳札歲月如流鬚眉未老一似金敲  
玉真靈襟豁達挈騎鶴腰纏散分手滑每有良朋閒情戲向虎牙  
拔 頗憐塵世磨軋運廣長說法大聲疾喝四萬八千聽者藐藐  
只合裝聾啞啞相逢天末歎墜絮飄蓬酒酣耳熱聞道添籌飛觚  
遙擊節

月華清 壽鄧母

高密名門陽陵仙裔眉壽寶筵魚雅禮法師師穆若清風林下曾

借歷夫子驂鸞更看到郎君行馬聊且向燕南趙北作粉榆社  
髻年調護萱慈效納肝故事并刀直劃彤管流傳永作賢媛嘉話  
到晚來隨意含飴了不用封書還鮓圖寫謝庭羣屐趨斟瓊罍

附輓聯

己丑輓金叔廉

手擲千黃金竭來塞北咨且問公瑾當年一見宰官春夢短  
神棲雙白鶴莫遞江南消息省王戎死孝已依子舍夜臺長

己亥輓趙丈鐵珊

孤露只童牙賴是朱衣報德又全仗慈母丸熊擊弱弟列仙班羸  
得郎潛廿四考

乞靈須佛脚云何赤厲嬰災了不識倉公扁鵲憑盲人點鬼簿辜



負孫逸三千方

又

紅豆嵌玲瓏聽東山絲竹是一般陶寫也百萬擲帽狂呼叉手試  
賡豪士賦

綠油停叱撥問南部煙花更何人品題者十千當壚倚醉按腔休  
唱惱公歌

壬寅輓勞厚庵

簞筆建銷兵何來北地良家徙戎可復思江統  
送人頻作郡羞說征西幕府落帽誰能識孟嘉

甲辰輓陳御三

瀟灑玉堂仙無端月旦推排楊柳當年人易老

遲留金粉地大好春光明媚荼蘼未了客先歸

又

莫上木蘭舟曉風殘月依然聽紅牙拍歌來井水爭傳柳三變  
相逢桃葉渡寒食清明過了徵玉條脫故事文園頓失溫八叉

輓黃某

落花時節逢君開到酴醿春去也

翫月依稀何在贈之芍藥客歸歎

庚子哭伯羲

此別竟難逢迴思卅餘年意外遭逢慚吾良友  
斯人真不出可惜數十函枕中封事老了宗卿

輓夏穗卿

爲文累數十萬言覆瓿略與子雲等  
飲酒可六七千石荷鍤疑自竹林來

輓惠師儕

文場跋扈垂五十年日暮途窮渾不似  
舊雨零星餘二三子曲終人散太無聊

野棠軒獻酬集終

野棠軒游戲集

吳興吳永書端



本	北	奭	歲	荒	屠
斲	宋	氏	吉	落	維
印	槩	仿	林	之	大

野棠軒遊戲集

文

曲譜序

買夾袋說

梅蘭芳辭戲界大王書

答韓鄰

詩

曲中人二首

有贈

葬花曲

桃谿雪題句應教

詞

浣溪沙等詞共八首

附時文試帖

咬文一篇

則之野一篇

賦得風花雪月泉得花字

題詩自概

野棠軒遊戲集

文

曲譜序

詩降而爲詞詞降而爲曲曲之盛也播爲院本元人六十種是也至明而益盛鳴鳳之記白練之裙皆直指其人用資歡噱崑山周魏以善謳名蒙叟張之遂有崑曲之目爲吳歛專矣文人各極其能事曲師務研其格律不相謀也就中以笠翁十種曲爲佳賓白各極合拍是以桃花扇雅矣而不適弦歌玉茗四種藏園九種曲高寡和同於東塘若綴白裘其又下也因之曲師亦頗移易字句勉就鏗鏘易滋譌誤漸失真相如金雀記之月中竟譌爲月車市儈小夫方侈爲奧文莫敢是正可一笑也近年雅音復奏古調重



彈而般演之劇不過一二十折蓋善本難得依據遂隘道南主人有鑒於此每向舊家搜集秘度積以歲時謹得百折公諸同好校勘從慎紙板精潔試引商刻羽以求之不至聞古樂而思臥矣吳諺有云曲有誤周郎顧飲醇之樂其可俟乎嗟夫堆成阿濫望紇于其奚歸曲唱大隄悵迷樓之不返彼一時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買夾袋說

道光年間科目最貴關防不嚴貴游子弟掇如拾芥家有餘力不以學文者預儲文以應試則買夾袋之說興焉其間有善有不善其善者集文人而語之曰題必以次學而未完勿及爲政也全節未完勿及單句也此節未完勿及下節也截上截下截上下過脈

叙事諸題必以備長短必合度華素必及時文之弗工弗取也法  
之不合弗取也無題不備焉無文不美焉携以入試罔弗遇焉罔  
弗售焉此善者也其不善者亦集文人而屬之曰必爲我文其題  
之前後弗計也其文之工拙不顧也其法之合否不知也其人之  
文與否亦不計也日日而儲之速者喜多者獎於是是一題而有數  
文焉數題而無一文焉甚至題非其題而亦文焉皆收之或云是  
宜聘高文以重望高文者至或錄舊焉或急退焉亦不計也其後  
乃付之蒼頭倌人之屬而塗抹之加扁鑄焉以不求甚解之人購  
不求甚解之文了不求甚解之事完不求甚解之局果其相喻焉  
不解斯亦已耳如有解者將何如哉

文

論將謂

梅蘭芳辭戲界大王書

得報慚皇攄誠辭避伏念某家本宛陵系出吳市童牙失恃佛面  
難看學廢丁年聲依子夜鬢雲梳罷莫工墮馬之愁陽雪歌來豈  
有游魚之聽低管而謳輸王豹長袖而舞類商羊幸也求轉益以  
多師聞者猶欠伸而思臥坐部立部空聞凝碧之名大垂小垂未  
窺迴黃之妙南曲北曲僅叶乎宮商東施西施悉聽諸評隲三游  
滬瀆一度錢塘食力爲升斗之謀養親博甘旨之奉迴思孤露非  
始願所敢期何處雄風直望塵而辟易大名暴得昔人以爲弗祥  
聲聞過情君子之所深恥謹告僕御無任主臣

答韓鄰

曩年乘障接近箕封竭來掩關乍辱華翰論蘧廬之寄迹君子來

遊託側理以通辭有朋自遠桃梗之語土偶同此漂流楚客之對  
越謳泯其酬酢雖卜鄰之不速識賃廡之非常特製報章用謝執  
事

詩

曲中人有與芒父同名者父自嘲一首忍堪和一首余亦有  
作

名士佳人作合奇老韓連璧不須辭莫同畫手標虛牝解學琴心  
引伏雌驚坐料無紅拂分聆音還覺綠珠宜天花自向瑤池落一  
任粟姚萬里馳

前詩未次韻也次韻一首

武功老去遇文姬肇錫嘉名作弄奇實不相如仍獨鶴公然無忌

奈羣雌洞賓遊戲神仙侶松壽殷懃宰相姨佛說我聞平等觀他  
年孰是豹留皮

有贈

春申江上十年前爲我曾歌得意緣白髮滿頭花滿地不堪重對

李龜年

葬花

人人競說紅樓夢我道瀟湘最矜重麗句能調鸚鵡訝香魂不入  
鴛鴦冢女兒心事本靈滋每到花時好護持忍使落紅飄滿地肯  
令零翠踏成泥塋花韵事人爭豔合付梨園教歌扇舊譜難描絕  
代妝新聲誰補長生殿爰有一人清且揚月中仙子花中王六幅  
湘裙拖雁錦雙懸漢珮響鶯簧手挈奚囊作花史自鋤明月裁流

水相地可是選牛眠守壟會看兼蝶至忽聞石畔哦書聲獨立花  
陰影自清聆將戲語嗔無賴歛卻曉容暗有情璇閨禮法合如是  
那能一霎雙珠繫意緒微茫古佛知行踪峭潔飛仙似此時無語  
正延俄此際聞歌可奈何侍兒解把霞帔送賀老方擎玉笛和子  
虛物始相如戲微之薄倖臨川伎月地空呼醋醋名雲堦莫向真  
真覷名花合是美人身細雨和風醞釀春自有金鈴香世界相逢  
都是看花人

桃谿雪題句應教

耀瑜四角鬪風華燭影搖紅看作家碾玉爲膚香竟體生成一對  
女兒花

紫玉煙沉保梓鄉墜崖更比墜樓香能將奇烈輕描出冰雪聰明

錦繡腸

偕行竝坐似聯珠停燭何妨阿妹扶他日璇閨求坦腹畫眉還勝  
女嬃無

惜花卽是養花天十里和風盪暮煙一樣憐才心鄭重莫教錯認  
柘枝顛

詞

浣谿紗

海上神山入望迷鋒車錦纜費驅馳空無人處繫人思  靦院莫  
傳鸚武語侏儸休作子規啼玉關回日與重提

菩薩蠻

煖風吹動宮花顛朝霞烘映桃花面何事皺眉端問郎郎不言

避人嬌語細道破心中事密誓費郎猜笑郎呆打孩

虞美人

雲藍犢鼻明妝起貼鬢鴛哥紫不須蘭麝不藏遮生就一枝灼灼  
女兒花 無端戲語將人逼頰怒翻難避本來酤酒是生涯贏得  
豹房天子不思家

望江南

天花調何處響玲瓏腰鼓碎敲同點兩鬢釵斜鞦趁迴風碧玉自  
然工 夕陽下歸去數青銅袂手銜裙猜舞蝶按腔顧影瞥驚鴻  
兒壻特籠東

喧闐處嘉客往登堂乍瞥瑩眸青玉案輕攬玉腕綠沈槍天壤有  
王郎 鏡臺下判別更淒涼不忍藁砧羈紫塞便提矛戟洗紅妝



旌旆盡飛揚

天人樣妝束內家傳璧月華嚴凝翠黛鬢雲齊整  
轟花鈿高屐呀  
光圓 赤龍導軍令一聲宣帳下鷗兒擐甲立道旁  
蛾賊倒戈前  
直上紇干山

庭陰立無語覩窗紗碾玉作盤輕送酒敲金成筋緩煎茶  
郎意信  
難拏 梳妝嬾雙鬢淺堆鴉羞入眉尖籠碧月  
嗔留頰輔逗紅霞  
人道是天斜

鵲橋仙

天上碧桃日邊紅杏難共秋風競半江蘆渚一枝斜正  
出水伶俜  
不定 初日高樓流霞金井恰照出新妝靚霜姿已  
是耐寒枝况  
有個梅花接引

傳言玉女 鳳陽詞贈硯雲

明鏡新妝消得滿庭花蕊隔時重見較前番斌媚妙舞清歌喜有  
同心阿姊檀槽千點靈螿雙總 舞到迴風愛纖腰輕貼地翩翩  
乳燕忒自然流麗萬星璀璨齊照玉人明綺眉峰聚處時露英氣

附

咬

臉而有以咬聞者志異也夫臉也者不可咬也不可咬而竟咬焉  
豈非異聞歟今夫寡婦之守雌也有所謂咬定牙根者矣時文之  
批尾有所謂咬出汁漿者矣顧此皆自咬其咬而非爲人所咬更  
非爲似人非人之人所咬若乃咬之於共見共聞之地咬之於相  
俚相傍之餘雖其所以爲咬者不可知而咬之之人則可想矣爲

所咬之人益可惜矣日者癩公入市招鄉人而載之攜手同車非  
招搖之過市而無端得輔頰之占接茵狹巷亦車笠之深情而不  
意有齒牙之獎嗚呼噫嘻此瘋人也此咬人之瘋人也胡爲乎來  
哉而癩公當之瘋人必有不可嚮邇之勢夫君猶復笑靨以相迎  
瘋人已是冥然罔覺之天邂逅乃得朶頤之相餉傷哉咬竟及於  
臉也大嚼而向顙門直敗芙蓉之面幸哉咬僅止於臉也鱗傷倘  
至徧體儼成楊梅之瘡手則猶是也足則猶是也何爲任其吞噬  
以致災及剝膚鼻亦無恙耶眼亦無恙耶雖復律以折傷共信罪  
不及舌世有瘋狗咬人而人之瘋隨之癩公或不至是耶和漢祖  
而守鼻梁博雅本方今之貢父昔有瘋子能書而書不以瘋掩癩  
公其善學者觀耶擔夫而悟手訣遊戲真變相之少師試執途人

而告之曰此瘋人也而初不信也渠方舉體相依奚至有嗜痴見  
嗽之事卽遇熟人而呼之曰我癩公也而仍不信也翁本笑容可  
掬何至爲流血被面之噓枚叔之面陽滿大宅大宅可大坑不可  
何郎之面美如敷粉敷粉佳敷藥尤佳人而不可以瘋瘋而不可  
以咬咬而不可至於臉癩公一出而三善備焉或曰謔言也吾終  
爲惜之

則之野

身之所之爰得其野矣夫野者所同也而之野者所獨也彼何人  
斯善機之流露歟且曠觀宇宙之內有大野焉禮失則求爰謀則  
獲野也者非有負於人也顧厥壤非落落寡合之地而舉世乃抱  
蹙蹙靡騁之觀斯亦枯菀之恆情乎若有人焉興來而獨往託迹

於無名斯則其神閒其志定矣今之世乃有所謂善士者乎况乎善士而自搏虎來也既羣奉之爲善士矣善士何爲則之野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固之野者之恆境也揭來夫大漠無垠足徵意氣之甚盛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亦之野者之樂趣也若茲之巽然高望豈唯醑醢之是求其或之野而爲廣武之歎也者則登臨之寄嘅也然而人孰不樂爲英雄亦孰甘居於賢子必其蓋棺論定之日軒輊乃可攸分當夫耽耽逐逐之相尋比於疆場之間一彼而一此品隲殊難定也則望古而遙集非所懷矣其或之野而爲盤谷之隱也者則退閒之遐舉也然而人既自命爲丈夫安肯閉置如新婦當夫威棱遠播之餘顧盼本足自壯處茲落落漠漠之已久猶於田舍之內予取而予求規模爲已隘

也則匿迹而銷聲非所屬矣夫豈無安宅之可居而適野者所不暇計蓋與客而俱適或臨流而賦詩愛隨時之景光以共探寰中之秘斯一樂也而倉卒之主人或有所不遑也則載馳載驅以需之所之者其寬閒之野乎及是時之暇豫以招我嘉賓假無外之遊邀兼資夫博物過都歷塊之餘乃從吾之所好也夫夫也其示人以杜德機矣乎亦知夫盛名之難處而遁者藉以自安彼供養於烟霞與膏肓於泉石竝閒居之興會因而爲同氣之求亦一奇也矧婆娑之老子其當復有意也則斯邁斯征以先之所之者其廣成之野乎登東皋以舒嘯歎日月之不居顧北轍之安窮已風霜之備歷度阡越陌之際或與世而相忘也僕僕者將遂名爲逍遙游也哉君子曰是野也是虎也合同而化二而一者也其觀之

哉

賦得風花雪月泉得花字五言八韻

有客翻泉譜朱門厭勝誇月涼呈皓雪風暖盪嬌花  
被飾徵名雅標題攬景賒披襟輕舞燕插蕊俏堆鴉  
白戰含情怯黃昏對影斜陶鎔疑姹女刻畫盡靈媧  
七字傳詩格雙飛感歲華如聞和少傅下蔡最宜家

其二

雪後長圓月風前不定花古泉殊貨布彼美勝盤茶  
難濟腰纏富還虞面貌差微聞銅有臭平視錦無遮  
旖旎春時永光明夜分加紫標輪豔製紅袖許輕拏  
二五情相得三千望竝奢一般遊戲品倘出太師家

其三

只可談風月其中儘縹緲  
華洪爐真點雪彩筆偶題花  
豆架涼吹鬢蘭畦淺蹴芽  
諒無高士迹頗憶美人家  
躍躍情天活多多境地嘉  
苦吟三疊板樂意兩重紗  
翻倒宜思臥溫柔却辟邪  
泉神何太苦神女是生涯

其四

雪不因風灑天魔偶散花  
玲瓏探月窟宛轉逐泉漣  
香自旃林送光從閨苑華  
偷寒乘夕霧買笑到朝霞  
隊隊鴛鴦戲飛飛燕雀斜  
點金蓮不定碾玉杵無瑕  
鏡裏何須此囊中尙有些  
祇嫌冰冷者難與飯胡麻

題詩自慨